

# 成為完整的人



廖得凱 著

# 目 錄

- 05 評審推薦序 - 古蒙仁  
09 序：《成為完整的人》
- 11 **卷一 重識故鄉**
- 13 我家門前有糖廠  
16 我的民主之路  
19 舊宿舍的滄海桑田  
22 同心公園有我小時候的笑容  
25 鐵支路  
29 虎尾第一街  
31 “五間厝”的都市變遷  
33 建國眷村  
35 虎尾的 228  
37 中元普渡大拜拜
- 41 **卷二 我的山居筆記**
- 43 我是阿凱，好久不見  
46 這就是部落的工作  
48 改車與獵槍  
50 溫水澡  
51 交換工  
53 下竹東、去新竹  
54 交給命運吧  
56 沒有周休二日，只有晴天雨天  
57 跟泰雅獵人打獵  
61 部落風味餐  
62 幫水蜜桃穿衣服  
64 雜貨鋪

- 65 新光部落的森林小學
- 68 **卷三 古巴見聞**
- 70 古巴人的智慧
- 72 簡單美味！？
- 74 教育是未來的希望
- 76 我們都是公務員
- 78 閃電不再
- 80 下雨天
- 82 海島颶風
- 84 殖民作物 - 甘蔗枷鎖
- 85 殖民作物 - 雪茄平等
- 86 美好午宴
- 88 致 Denny 及 Hector
- 91 以“Che”為名
- 95 **卷四 除了 Super Surgeon，我要當 Story Surgeon**
- 97 腸子內的異物
- 98 醫療的等價交換
- 100 我們好好的走進來
- 102 奇妙的感官之旅
- 103 外科醫師的身體特徵
- 105 朝九晚九的移植手術
- 107 成為外科醫師之路
- 110 從雕花到木雕：黃伯的瓣膜修復札記
- 114 一場無輸贏的仗
- 117 想來點超音波？電腦斷層？還是腹腔鏡全餐？

- 120 為大愛送行  
121 平凡的一天
- 123 **卷五 我、與兒子**
- 125 逐漸淡去的“我”  
126 環山音樂會  
128 拜訪拔仔庄  
129 夜宿紅樹林  
131 認識百年鹽場  
133 嘉南大圳溯源  
136 品嚐淺山小鎮  
138 出海口的地方攝影展  
140 來查畝營，為王送行  
143 海邊的蒙古包  
144 給兒子的一封信

## 評審推薦序 - 古蒙仁

民國 113 年《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活動，分為新詩、散文及其他三類，總共收到 11 件作品，其中新詩類 5 件，散文類 5 件，其他類 1 件。經過二輪評審後，共有二件作品被評為優勝，分別是新詩類的《意象島嶼》及散文類的《成為完整的人》，主辦單位將予以獎勵及出版。本人忝為評審委員之一，援例由我撰寫二書之序文。

名單揭曉之後，我才知道二位得獎人分別是：楊子澗《意象島嶼》及廖得凱《成為完整的人》。

楊子澗是資深的詩人，獲獎無數，且已出版多本詩集，一生創作不懈，質量俱佳，在詩壇頗受矚目。其詩風自成一格，辯識度極高，我在看此詩作時，作者是誰其實已了然於心，因此給予極高評價，其他委員亦有同感，二輪評審下來，果然脫穎而出，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名單揭曉後更證實了我的感覺無誤。

楊子澗在自序中提及，詩是意象之城。可以意象故鄉北港和雲林的地誌行腳；可以意象山水田園和花間，可以意象島嶼上生活的各種樣；也可以意象古今，邀古人談詩、論詩。因此，詩是生活的日記，是情緒的出口，也是生命的意義。

這段話總結了本詩集的體例和內容，全書分五

卷，分別是「行腳島嶼」、「山水島嶼」、「生活島嶼」、「邀古人談詩 / 與今人對話」、「花間島嶼」。每一卷的每一首詩，幾乎都扣緊各自的意象和主題，環環相扣，組合成島嶼整體的意象。此書的書寫，應該是詩人對這個島嶼最深刻的觀察和最感性的表白吧。

我的評語是：作者感情豐富，文筆細膩，意象豐富，詩作極為成熟穩健，對故鄉及早期農村生活情有獨鍾，日常瑣事信筆拈來亦極生動，讀來令人莞爾。

其他四位評審委員的意見如下：

一、書本裝幀很好，題材內容豐富，含括各種生活風物和地景。

二、以詩記述作者全島之所見所思，表現與土地親切之情，語言與意象運用在水準之上。

三、整篇內容豐富，可以顯現作者書寫的野心，兼具文學與在地性及寫作技巧。

四、浪漫抒情，某些意象頗為雅致。

至於散文類優勝者廖得凱，應該是文壇新人，因我對他本人及其作品並不熟悉，僅能從此書中得到初步印象：虎尾糖廠出生的台糖子弟，充滿文青

情懷的外科醫生，關心原住民部落及文化，具有世界觀的旅行者，重視家庭生活的新好男人。

以上的印象，分別來自書中的五個單元：卷一、重識故鄉；卷二、我的山居筆記；卷三、古巴見聞；卷四、除了 Super Sugaron，我要當 Story Surgeon；卷五、我與兒子。

何其湊巧，這五個單元中除了卷四之外，其他四個單元與我的生涯竟頗多雷同之處，其一，我們都是虎尾糖廠的員工子弟，他還在文中提到我寫的〈吃冰的滋味〉一文，帶給他的甜美回憶。其二，他的山居筆記寫的是尖石鄉的養老部落，我則在鄰近的秀巒村寫下〈黑色的部落〉。他的海外經驗是古巴二個月的旅途見聞，我則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二年，出版了〈流轉〉一書。他寫〈我與兒子〉，我也曾出版過《天使爸爸》散文集。

由於彼此的生涯有這麼多重疊、相似之處，這本文集我讀來備感親切，也能看出他對於早年的虎尾糖廠及原住民部落的描寫，是否有失真或誇大之處。就這點而言，我應該是五位評審委員中最有資格論其優劣者；但也使我陷入主客觀對立的二難處境之中。

幾度審酌，我不但圈選他入圍，還打了高分，其他委員也給予高度肯定，最後終於成為二位優勝者之一。我的評語是：作者思慮周密，觀察敏銳，

文筆流暢敘述完整，全書五卷內容涵蓋故鄉、原住民部落、海外行旅、職場體驗及親子互動，各具代表性，篇篇俱是佳構。

其他四位委員的意見如下：

一、非常扎實而有情味的在地文史書寫，並從旅行角度拉到異國，形成有趣的文化對照。作者寫作態度誠懇，內容豐富動人。

二、寫作範圍涵蓋很廣，正如書名「成為完整的人」，每個階段都反映出作者的成長。

三、外科醫師那段與其他篇幅稍顯突兀，但不減全書之流暢，文字中可看出作者的新意與抒情。

四、筆調樸實，書寫個人經歷與生活間割捨不開的情懷，書中的心情醒悟需細細品味，方能體會作者對世間萬物的有情視角。

恭喜二位優勝者，你們的努力和才華，不僅評價委員看到了，透過主辦單位的獎勵出版，關心雲林在地文化的讀者也有機會看到，一齊分享作品中所傳遞的美好經驗，讓雲林人寫的雲林故事更廣泛的流傳下去。

## 序：《成為完整的人》

在忙碌的外科領域，努力開刀之餘仍寫作不倦，同事戲稱我是他們看過最“文青”的外科醫師，更有人給了我這樣的註解：左手執筆、右手執刀，文武兼備的外科人。

然而對我來說，若開刀是工作，寫作則是讓我從工作中得到放鬆的方法，某段日子，手術台上的壓力、面對病人的苦難、回到家想盡量身兼好爸爸的角色，太貪心希望可以面面俱到，結果就是將自己拉扯到近乎彈性疲乏，帶著情緒上班，帶著情緒下班，時常一股氣憋在胸口，日復一日，直到某天，手術技巧稍微成熟、兒子不再嗷嗷待哺，作息節奏掌握後，每天居然可以挪出一個鐘頭，去公園散步、聽播客節目以及重拾寫作，動筆將每天發生的酸、甜、苦、辣，好的不好的故事串聯起來，行屍走肉般的日子才又鮮活靈動起來，開刀是修復病人傷口，寫作修復了我失衡的高壓生活。

生涯不同階段，為了能夠成為更完整的醫者，大學時曾經在尖石後山的小部落裡，待上數周與部落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藉由親身體驗知道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和對生命的看法，畢業後回家準備國考，利用幾個月將北漂七年所遠離的故鄉虎尾再度追逐回來，人不親土親，只有故鄉的點點滴滴才是面對事物的根本，即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對家鄉若一問三

不知，如何能夠說服別人。

拿到執照後，有感於外科既是職業也是志業，不急於馬上步入軌道，給自己放了一年的假跟隨著前人腳步看看世界不同地方所遇到的問題，搭飛機一路從北美、中美然後長途夜車到智利最南端的港口，一海之遙就是南極大陸了，兩個月古巴的生活讓我熟悉這個國家期待現有制度的改變，也理解理想跟現實的取捨沒有百分百的解答，此外，旅途中變化莫測的隨機事件，皆磨練我使我擁有更堅強的意志面對手術台上多變的風險跟危機。

回到初心，時常遇到別人問及走外科的原因，喜歡解決根本問題的個性使然，喜歡槍林彈雨的刺激感，最重要的，外科醫師能夠觸及病人的核心，溫熱的血液、蠕動的腸段、跳動的大動脈都是讓我有更深刻與病人的連結和說不盡的故事，記錄這些點點滴滴化為我每天的動力，當然，有了兒子後生活產生極大變化，歷經一陣手忙腳亂，總算又步入正軌重拾寫作，休耕的田野也終於綠意盎然，更添加新的薪材與火焰，故鄉虎尾、養老部落、外科生活、出國歷練以及我最珍視的家人，這些元素，成就今天的我，也讓我成為更完整的人。

卷一  
重識故鄉

大學求學，為了沾染些都市氣息，選了一個最靠近首都的城市念書，套一個半舊不新的詞就是北漂，七年大學生涯，距離有些遠，寒暑假充斥著大小營隊，連假也總以忙碌為由匆匆待個一晚又驅車北上，就這麼逛了一圈在畢業後回到這待了十幾個寒暑的小鎮準備國家考試，不過捫心自問，對於家鄉了解多少？畢竟國中、高中都在書本裡度過了，也沒什麼機會好好探究，如同大部分人對自己家鄉熟悉卻又陌生的回答，知道個一兩間在地人會跑的小店、巷口鹽酥雞都買哪間，然後再多問，好像也就沒了。

不過拜一堂名為東亞近代史的通識選修，我踏上了認識家鄉之路，選修課程的期末作業就是要交一份家族史，從拜訪耆老跟二崙祖廟的過程中，慢慢理解到文化傳承、共同記憶，這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訊息理該當要保護下來，趁著念書空檔的散步，走踏了一些已經成為古蹟的、還沒成為古蹟的以及可能成為古蹟但會自己燃燒的老建築。依照過去經驗：考試前總有無限個待辦事項想在考試後完成，然而考試結束後這些念頭也就船過水無痕，不過這次跟以往不太一樣，對於家鄉紀錄的渴望，化理想為行動，把家鄉與我寫成文字，想想，也算對自己即將邁入另一個生命階段的紀念吧。

## 我家門前有糖廠

從小住在糖廠社區的土地上，即便搬過一次家，也就是跨了兩條街從六路換到現在住的民主路，社區由於在過去創建時就受到嚴謹的規劃，所以橫豎相當分明，穿越由椰子樹屏蔽的分隔島到對向後，隨意找一條巷子往內鑽就是舊日本宿舍區，後來才知道台灣各個角落若有所謂的椰林大道，幾乎都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設痕跡，因為椰子樹符合“內地”日本對於殖民島嶼台灣的熱帶想像。

再訪宿舍區的老屋每年幾乎都有些變化，不是又傾頹了一角就是聽說某棟又因為火災而不見，公民團體曾經創造“自然而燃”的標語貼切地為這些老屋做註解，想當然而即便如此自嘲，還是無力加快公家對於老屋維護的腳步，只有這幾年看到舊的診所跟理髮廳新添加了遮雨棚才覺得似乎有點東西即將被保留下來，雖然悲觀，不過我知道隱身在綠樹如蔭的小道旁，有一排優雅的房子，還算是維護的不錯，最靠近同心公園的那棟是台糖第一公差宿舍，黑色的日本瓦以及白色淋雨版所構築的視覺印象，讓人遠遠望去就感受到嚴謹和樸實的氣息，走近些，屋子正面線條稜角明顯的雨庇更傳遞出大器風采。很久以前，曾經有長輩提及，每次總統南巡，若有過宿雲林，一定是住在這個地方，小時後懵懵懂懂，也沒有確認哪個總統、什麼時候，卻也就立下了這棟氣質非凡的建築是給達官貴人入住的印象。

宿舍大多時間是不對外開放，所以只能從隔開的柵欄欣賞建築的外觀，不過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既然是大官的下榻處，戒備肯定森嚴，即便看起來沒有衛兵站崗，沒事還是甚少在那邊走動，不然被莫名原因帶進警察局就有趣了，說到對警察的印象，小時候舊家斜對角的鄰居是我國小最好同學的住家，他爸爸是名警察，長得高大魁梧，每次我不乖或又犯什麼錯誤時，最常聽見責罰就是請對面誰誰誰的爸爸帶你去警察局，久而久之警察局成為我認知上犯錯小孩的集中地，反正後來沒再深入所謂的第一公差宿舍，不過有時候心血來潮從糖廠販賣部買完飲料要去虎科大運動，隨機選一條路走，有時就會經過這邊，我得說，我最喜歡糖廠的食物不是作家古蒙仁筆下的冰棒也不是淋上紅豆泥的冰淇淋，而是色彩鮮艷的百香果汁，現在販售清單已經找不到任何百香果汁存在的痕跡，我也不確定那時候有沒有項目清單，不過透明冰箱不用打開就可以分辨黃色是百香果汁，褐色的是紅茶，一杯 10 塊錢，錢給販售部阿姨後就可以大口暢飲，後來我記得在某一次的食安風暴裡百香果汁從此消失匿跡，可能是太化工或是很難標示成分之類，總之，已沒再喝到那黃澄澄俗又大杯的沁涼飲料了。

第一公差宿舍再過去就是第二宿舍，原先的日式房屋可能已經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氣勢磅礴的水泥建築，但過份對稱的結果就是讓我們幾個小朋友都戲稱好像一座壯觀的園陵，前邊還有整理乾淨的花圃，當然，現在的我不再這麼認為，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

流行的建築手法，只要不過份刻意模仿或是參雜太多元素融合成四不像，建築風格也就是某種時代的見證，第二宿舍旁被灌木圍牆隔開的是舊第三宿舍，目前已經被民間團體承包經營，還沒參與過裡頭辦的活動，但我想建築跟人一樣，有活動才會活，建築才有延續下去的生命力。

近幾年，開始對於糖廠的歷史有些認識，簡單將糖廠的發展史等同近代虎尾的歷史幾乎也沒錯，而第一公差宿舍如同記憶中大人所說，是個尊貴神聖的地方，官方網站記載，建築前身為日糖招待所，曾為日本天皇下榻以及製糖會社社長所居住，不過一些正式的文件都沒有提及天皇有造訪虎尾的紀錄，所以官網參考即可，不過確實曾有糖廠要人長期居住過，無論是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或是他的兒子們倒也沒那麼重要了，然而，某年趁著地方照片展辦在第一公差宿舍，讓我有幸一睹貴為糖廠高級招待所的宿舍內部。玄關除去脫鞋後，上階梯後映入眼簾是 3/4 圓的門廊將內外隔開，簾空的雕花透露出高貴的氣質，挑高的木製地板已無榻榻米而是鋪上紅毯，踩踏過後是木質地板特有的窸窣聲，內部的格局已經大整修，沒有多餘的擺設裝潢，全然一派出外人員的住宿配置，一張床一張書桌以及幾張小太師椅，不過應該也都是上個時代遺留的痕跡，此外，房間散布著 90 後老式的純金屬電風扇以及舊型穿插著木條的冷氣機，可以想像若身在過去炎炎夏日的午後，無論開著哪種機器，應該也是轟隆轟隆作響吧。

很幸運能夠從小浸淫在這樣古色古香的文化跟建築中，即便喜歡上得有些晚，但希望不會太遲。

## 我的民主之路

從小到大，除了姓名外，寫最多的文字就是家裡地址，也因此下筆了無數次的“民主”，文字的時時提醒，可能也是造成我對於民主議題的熱衷進而喜歡去了解那些非民主時代下所發生的事吧，但今天主角不是我，而是我家門前那條“民主路”，但我不得不說，過去有一件事總困擾著我們家，就是收信的時候常收到寫有“民族”路的包裹，不確定郵差先生是怎麼運作或是分類送信地址，不過碰巧的是，地址的另邊是家人熟識的友人，所以若有送錯的信件就成為彼此相約見面的好理由，小鎮不大，大家或多或少一牽線也就認識彼此了。

虎尾沒有台鐵經過，唯一對外的大眾運輸只有客運，客運總站就在市中心，外地人若要來糖廠吃冰，必定得從市中心走中山路來到糖廠，經過虎尾驛時正對著的那條椰林大道即是民主路，中山路曾是虎尾第一街，而虎尾驛則是舊五分車站的所在地，現在成為販賣許多特產品跟觀賞糖廠火車的好去處，不過小時候對那邊的印象不很好，畢竟環繞樹木的木製建築即便大白天都看起來有些陰森，幸好當時開發的觸手沒有擴及此處，近十年社區意識抬頭，融合地景跟周遭環境的整建讓車站搖身一變成為觀光亮點，我自己若有

朋友來訪也會順道過去看看有什麼可作為伴手禮的靈感，虎尾驛裡頭掛著過去五分車的路線圖和票價，原來五分車除了載運甘蔗的功能外，在某個時期公路不甚發達時，廣大的雲嘉南平原遍布由糖鐵構成的綿密網路，成為交通往來的選擇之一，後來公路興起，糖鐵才逐漸卸下載客功能，不過也跟著國際糖價大跌，糖廠逐漸合併，許多五分車鐵路也就廢棄了，幸運的是，虎尾糖廠五分車是少數還利用糖鐵，甚至是唯一搬運甘蔗的活骨董，沒有跟上老一輩追火車抽甘蔗的時代，但我可是搭過五分車載客復駛的紀念活動呢。

從虎尾驛開始漫行民主路，幾步之遙有一間小巧玲瓏的郵局，赭紅色的磚瓦建築讓人覺得怎麼與刻板的郵局綠很不相同，倒是跟許多地方的派出所幾分類似，幾經翻閱，果不其然，糖廠郵局的前身是消防分隊所在，而原本的五間厝郵便局已拆除化作平坦的公園停車場了。然而，郵局雖小五臟俱全，兩個金融窗口一個郵務窗口每天也就這樣早八晚五的持續下去，家人喜歡集郵，住郵局對面有個好處就是每個月都可以早早買到新出的郵冊和郵票，我不懂集郵，但家裡四樓的書房一直是我挖寶的地點，有時是五花八門的水果，有時候是故宮經典文物，有時也可能是三國的經典人物，雖不懂箇中價值，但數大就是美，一整排或一整片的郵票看起來真的相當有質感，聞起來還有些香氣，難怪令人著迷，我也在兒濡目染之下喜歡收藏郵票，但沒有財力支持下，也就是收到信件後剪下郵票部分，泡水後撕下來，成為我那精緻小鐵盒裡的收

藏。

郵局旁邊的建築可看見高聳的閣樓突起，格外醒目，舊虎尾糖廠醫院也就到了，百年下來幾經易手，從原先治人看病的醫院，成為歡笑齊聚的福利社，洗衣部、理髮廳等等一應俱全，後又有婦女會的進駐，舊照片中成堆的木製課桌椅和黑板見證某一時期兼做教育場所的證明，接著，荒廢一陣後，由民間人士接手開始經營餐館，也就成為現在的模樣，一棟建築歷經多個世代，物換星移著各行各業而屹立不搖，如同人的一生，充實而豐富的歷練後，雖然外觀漸漸老去，但已裝滿內涵和底蘊！不過旁邊的附屬建築就沒那麼幸運，雖有鐵皮保護，風吹日曬下凋零的速度日益加快，搖搖欲墜也是早晚問題，幸好初稿當時的預判沒有成真，建築在幾經修復後將以嶄新不失古色的面貌重新開放！

沿著椰林大道，右側可以看到圍牆上拼貼組成的火車頭和小鎮意象的裝飾，安慶國小是我奔馳六年的地方，鄉下地方沒什麼明星學區或學校，左鄰右舍無不就讀這邊，放學時刻就在老師指揮下一排排小蘿蔔頭站好，頭頂著橘帽大夥一起走路回家，另外一群同學住較遠，是需要過虎尾溪的興南社區，所以都騎腳踏車上下學，我總是羨慕騎腳車同學拉風的模樣，但無奈學校停車位有限，只有住距離較遠的人才可以申請停車證，我只能繼續步行，長大後才發現住的近可以睡比較晚才實際，另外，小時候聽聞安慶國小是以

前的小學校，是專門給日本人就讀的，而虎尾國小前身是公學校，對歷史一知半解，居然起了稍稍高人一等的錯覺，現在回想起不禁莞爾，不過這樣的念頭歸因於比起一個年級上百人的虎尾公學校 - 虎尾國小，安慶國小一年級頂多三班可說是非常迷你，的確是客觀上的小學校，輸人又輸陣的情況下，只能靠點轉念才能稍稍平撫這樣的不平衡…

路的末端，止於虎尾科技大學，過去都習慣稱呼虎技或雲林工專，虎技是虎尾技術學院的簡稱，虎技虎技，調皮小男生對於性別總有無限的幻想，光是聽到“虎妓”諧音就能夠創造各種聯想，實在是個單純的年代，後來技術學院改制為科技大學，若將更早期的虎尾男子中學算進去，真的是一所學歷完整的學校，校區分成許多，民主路這頭的是體育館和運動場，另外那側則是教學區還有遠一點的宿舍區，近年來擴建下，校區日益增大生氣勃勃，成為繼糖廠後新一代撐起虎尾商業一片天的功臣。

## 舊宿舍的滄海桑田

舊糖廠社區內，腳邊踩上凹凸凸凸的柏油小路慢行，兩旁的行道樹有夏天顏色火紅的鳳凰樹，初秋結果纍纍的龍眼樹，以及四處可見的榕樹，而小徑的高高低低正是源自於這些超過幾十年老樹的突出板根，小徑與小徑形成的街區，是過去的糖廠員工宿舍，有些幸運還看得出輪廓，有些剩下斷壁殘垣，有

些則是乾淨到鋪上一層新生的草皮，只能從圍繞著排水設施推測這裡肯定也有過建築，曾經有一陣子草皮上很熱鬧，那時候糖廠公司發起一陣活化綠地的旋風，不同單位紛紛認養了一區又一區的草皮空地，並植上過分鮮豔或是略微刻意的觀賞花朵，能夠有新加入的色彩固然增添一絲活潑氣息，但這樣的活動沒能延續太久，所種植的品種幾乎又是一年生的觀賞植物，過了花期或是枯萎後反而像無人整理的荒廢花園，草地再度空白，更多了些雜亂，後來，人口漸增的虎尾，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額外的車輛，沒有多餘空間停的人將腦筋打到了這塊空地，草地上頓時多了許多車輛，有些技術不甚好駕駛還會波及無辜草皮，整片草地被輪胎痕切割的體無完膚，著實災難連連，後來聽說是一場意外導致車輛毀損，有人憤而向糖廠提出管理不當的不滿，一不做二不休糖廠直接設置車柵欄，所也出量禁止進入，才結束閒置宿舍區草地的巨大災難。

宿舍區動線的規畫相當整齊，兩兩垂直、橫豎分明，附近的嘉義蒜頭糖廠和彰化溪湖糖廠也都如此，也是糖廠聚落的特色之一，道路命名將舊宿舍這邊以奇數作為代表 設有民主一、三、五、七、九路，再過去就是虎尾溪堤防，隔著民主路的另端，則是二、四、六、八、十路。宿舍區的小徑路寬都不大，差不多就是一台汽車通過的寬度，畢竟近百年前的小鎮，除卻載運甘蔗的五分車，往來多步行或以鐵馬代步吧。走在佈滿林蔭的小徑間相當舒服，近來已經成為虎尾人早晨或是傍晚散步的場所，而我大多是要去

科大運動才會特意走進，尤其是與家中正斜對角的紅土網球場，像玩爬格子遊戲，過程中可以任意更換，只有終點是固定，在固定的路線中創造一些變化，單純鄉下學生的樂趣就是這麼樸實無華。回頭看看老屋群，原本應是佈滿空地，連同現在的民主路偶數段，但幾十年風吹日曬加上地主糖廠的變賣，新蓋別墅區漸漸蠶食原本的空地，已經所剩無幾老屋再經過幾場意外的“自燃”，更讓剩餘的建築岌岌可危，消極的管理政策下，房子四周都已圍上柵欄，但時間所造成的頹圯仍持續的。

老屋的建築年代，與糖廠相同，風格大多是當時的民宅建築，屋頂多採寄棟造（廡殿頂）或切妻造（懸山）的設計，然後因應需求作格局上的調整，牆壁靠土壤段會用磚瓦砌成，有時還會設計地窗，增加對流，讓木頭較不容易受溼氣影響，也可以防止建築被白蟻蛀蝕，上部則是常見的雨淋板結構鑲上青藍色邊框的窗戶。宿舍老屋群屬於官舍建築，主要為連棟設計，多為四連棟或二連棟，提供給比較一般的家庭申請，九路的建築以獨棟為主，保存也相對好許多，除了第一棟是高級的公差宿舍外，其餘也都是過去糖廠的高層人士住宅，擁有獨立的庭園以及完整的內外區隔，大多時間都是大門緊閉，近幾年民間團體進駐經營，或許能夠有一探究竟的機會了。此外，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留下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神社，各糖廠又都有自己的構內神社工員宮參拜，五間厝神社則是位於社區的另頭，除了廠內員工外，眷屬和附近居民也都

可以共襄盛舉，老照片中，許多的畢業旅行或是結婚儀式都有神社鳥居的身影，但現今已完全看不見了。

從宿舍區穿越公園可以來糖廠的福利社吃冰過過涼癮，冰箱裡當然已經再也找不到色彩繽紛的百香果汁了，而福利社對面有棟突兀的白色建築，美名音樂餐廳不過就幾捲卡帶輪流播放，前身的員工福利餐廳可就物美價廉許多，自助式點餐、要什麼直接盛舀，我總是夾取蘸有醬油的荷包蛋、色香味俱全的三層肉再用蔬菜將鐵盤填滿，最後白飯一定要淋上榨菜所調配成的深色滷汁，銅板價就能換取一餐溫飽，入口旁大鍋裡不是紫菜湯就是蘿蔔絲湯，那個絲切的真的很細，舀多少是隨機的，倒是紫菜湯有些油水可撈，藉由翻轉湯瓢角度就能夠剛好卡住紫菜，不致於讓到手的紫菜再度滑進湯裡，每每盛滿一碗料多湯少的紫菜湯就會相當滿足，單純鄉下學生的樂趣就是這麼樸實無華，糖廠餐廳是小時後外食的最佳去處，甚至為了覬覦那醬汁澆飯的美味，還會要求家人能否不開火呢！然而外出求學的某天，家庭群組分享了一篇員工福利餐廳不再營業的報導，吃膩大學自助餐的我意會到美好的滋味只能留在記憶了。

## 同心公園有我小時的笑容

現今的建案廣告無不打著百坪公園、千坪綠地作為宣傳手段，小時候並不覺得住在公園附近有什麼特別之處，長大後才發現有塊綠地走走放風實在是件幸

福的事情，更遑論同心公園是座超過百年承載、歷史悠久的公園。

位於糖廠正門口對面的同心公園，是虎尾糖廠的附屬公園，具體來說是當時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員工、眷屬的休閒場所。公園裡頭有許多巨大樟樹，以及木棉花、白千層、椰子樹等等熱帶林相的植物，入口右側的水池則是餵魚的好去處，鯉魚形狀的魚飼料機就在水池旁，10元一條的價碼幾十幾年來始終如一，硬幣投下緊接著的巨大聲響就能拿到飼料，把頭尾的封口搓破後就能得到一顆顆的飼料，對我來說，十塊錢是珍貴的，十塊錢換來的飼料也是珍貴的，所以都是一次一顆慢慢投下飼料，直到幸運的哪條魚吸入綠色飼料後才投入下一顆，很羨慕大把大把揮霍飼料的小朋友，然而即便現在不缺著幾十塊錢，一次一顆投入的動作依舊沒有改變，但有個疑問，那些吃得肥滋滋的魚最後會怎麼了？小時候的魚池沒有任何柵欄圍欄，踩著石頭像施展輕功跨越到水池對側是每個小朋友既害怕又勇於嘗試的挑戰，比起罐頭遊樂設施，我的五體協調肯定有一部份歸功於此，魚池對面是一塊由仙丹花圍成的小庭院，忘記中間種植什麼植物，但在那個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四季皆開花的仙丹花是遊戲的來源，除了可以從後面抽取花蜜來吸食外，頭尾相連還可以做出各式手環或頭圈。沿著植物所圍成的牆邊走去，會看到一塊隆起的土地，兩側各有開口，可容一人通過的大小，從外公口中得知那是防空洞，是日治時代末期防止空襲

所建造的庇護設施，我所有美軍轟炸的故事都是來自於外公口述，像是有飛機經過空襲警報會大響，或者政府規定晚上不能點燈，誰不遵守就會被警察大人用棍子毆打，當警鈴大響的時候就要跑進防空洞，兩兩相對坐著，直到警報結束才能夠出來，對於防空洞我有股矛盾的想法：若真有世界末日，只要能進了防空洞就有機會躲過一劫，但是裡面又黑又潮濕，所以真的非到萬不可以千萬不能進來，此外，防空洞在眾說紛紜下成為許多穿鑿附會最佳的故事場景，像是深夜的腳步聲或是不間斷的小孩低喃，沒人證實過也無法證實，至此就帶著這種又敬又畏的念頭與防空洞一起度過了，依稀記得靠近鐵橋側也有另一座防空洞，似乎還有道墨綠色大門，但後來也就不曾再看過了。

公園的正中央有一個西式噴水池，圓形放射狀的設計讓所有小路匯集於此，是追趕跑跳碰的不二位置，無論鬼抓人或是紅綠燈，只要掌握好噴水池與鬼之間的距離就能立於不敗，後來水池不噴水了，裡頭也沒水了，鬼抓人從此多了一條從切西瓜的捷徑。不過在還有水的時候，那陣子小學流行養巴西龜，大概是繼蠶寶寶或是鬥魚後的一大生態浩劫，畢竟流行如同陣風，吹完也就沒了，大家過了興頭決定要放生牠們，巴西龜要放哪去？說服自己是為了小動物更好的將來，同心公園的水池跟魚池是大家最好的解答，於是每個人來到水池前都說那隻烏龜就是牠放生的，有時想抱著來看看老朋友的心態打幾聲招呼，但巴西龜長的就是那副模樣，兩側特有的紅色腮幫子，沒人肯

保證哪隻就是哪隻，反正再後來就是沒水了，巴西龜下落也沒人知道了。

最後我對同心公園的兒時印象就是許多的寫生活動都辦在這裡，畢竟有火車頭、有綠樹、有許多石碑還有魚池，這麼多元素的公園不辦個寫生比賽實在說不過去，但我一直沒有太多的繪畫天分，畫來畫去就是綠是樹葉的綠，藍是天空的藍，沒有光影沒有變化，當然不可能雀屏中選，但是公園裡的椅子我很有印象，米白色塗料，外觀長的就像貪吃蛇的移動軌跡，奇怪的九十度轉折，平面可以置物又可以多坐一個人，是我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看過的，然後那些很多的石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那抱有甘蔗的農人，紀念的是 1956 年台糖在虎尾糖廠舉行甘蔗新品種引進的紀念碑，之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是由於小時候曾有人信誓旦旦的說只要將耳朵貼在石碑上面就能聽到未來的聲音，但我從來沒聽見過任何聲音，只覺得耳朵涼涼的，百般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總之當時的我跟預知未來是無緣的。

## 鐵支路

虎尾糖廠最負盛名的，除了那高聳入雲端的煙囪外（文章記錄的當下，被地震應聲震斷了），就屬唯一仍在崗位上運載甘蔗行駛的五分車，五分的由來來自於鐵軌寬度為國際標準軌的一半。

每到冬天，從外地歸來小鎮，經過青埔社區一帶總可以聞到淡淡的蔗糖清香，香氣甜滋滋的，若北港瀰漫的是豆油香，虎尾則是冬季限定的蔗糖香，緊接著，可以看到大量的水氣從夾縫後的巨管中冒出，呈現一幅熱鬧繁忙的景緻，一身的寒意都驅除了。五分車的車站坐落在中山路以及民主路的交叉口上的虎尾驛，一頭往大埤、斗南，另一頭則是褒忠、元長，過去幾十年曾大門緊閉，近來在小鎮再造的工程下，成為旅客活動中心，建築生命重新活絡了起來。往斗南的鐵路，需跨越寬廣的虎尾溪床，鐵橋像巨龍般地橫跨兩岸，小時候都稱之為“板仔橋”，畢竟上面走的鐵軌是由一塊一塊木板撐著，鐵橋最早只給火車行駛，不知從何時兩旁加裝了防護，開始可供行人及腳踏車來往，幾年前的風災重創鐵橋，工程完畢後延宕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才再度開放，但目前這條鐵路早已封閉不再有火車行駛，而河岸那端的鐵軌已經鋪上水泥成為自行車道。

相較於往斗南段，褒忠這頭的鐵路活潑許多，每到製糖時節，聽到火車遙遠的鳴笛聲代表不能再賴床，一陣簡單梳洗後拿起書包隨即衝下樓，校車停靠的地點在郵局前，三台校車在交通量不大的早晨還不至於影響動線，但後來就讀的人口增加，校車數量不敷使用便外包給遊覽公司，停靠地點也改至布袋戲館後面的那塊空地，後來空地消失成為毀滅布袋戲館拍照天際線的大樓，或許這就是進步要付出的“小小”代價。

現在的我看見緩緩降下的平交道、緩緩駛過的五分車以及緩緩再升起的平交道肯定內心充滿著浪漫情懷，但若回到幾十年前那些趕校車的早晨，我的心總是隨著紅黃相間的德馬 DIEMA 內燃機車後頭的車廂數量起伏著，若是超過十台通常越看心越涼，一個來回數分鐘就過去，校車往往會在眼前經過，要攔下只能在下個上車地埕內上車，這樣的上車往往引起許多的注目：今早這傢伙肯定睡過頭了。說起糖廠鐵路的歷史，洋洋灑灑的好多故事，畢竟除了平行臺灣的縱貫鐵路，糖鐵的網狀分布不但密集且深入各地，補足了縱貫鐵路的不足，成為過去國家下鄉宣傳最好的工具，而我有幸也在小時後的活動中搭乘體驗，立在黑夾板車上，扶著加裝的扶手，欣賞遠去的街道風景，老實說，其速度甚慢，但搭火車本身對小男孩的我來說就是有著令人著迷的魔力！

火車沿著虎尾第一街 - 中山路行駛，過去圍牆邊蔓草叢生，無法一窺小火車行駛面貌，直到整理過後才能夠與火車並行漫步著，此外，鎮公所搭起一排虎尾大事年表，利用許多老照片記錄著小鎮的發展，無倫白天抑或夜晚經過時都適合佇足品讀、了解這個因糖而起的小鎮，軌道會在中山路跟新生路的 T 字路口跨越到對側，在這個重要交通路口的角落有個不起眼的建築，破舊外觀的裡邊可藏有一個身負重任的人，那就是平交道管理員，五分車鐵路由於季節限定而且不像臺鐵有先進的電子化系統，當火車經過時除了鳴笛聲就是管理員要負責操縱那徐緩下降的保護桿，身為

虎尾人到現在，只聽聞過一、兩次車禍事故，我想管理員的功勞肯定極大！另外，撇除開工的蔗糖時節，鐵道就像大型停車場般停滿了許多汽車，得等到再次開工前夕才會有人清理，小鎮的風貌因位製糖，也有了四季變化。

越過中山路的五分車鐵軌旁，有條僅容機車通過的小巷，口耳相傳俗稱“鐵支路”，google 地圖上也未顯示出來，小時後，幾乎不曾走過去，頂多會在第一間房屋買乾飯，10 元、20 元一袋，對於小巷，長輩總是耳提面命，那邊出入複雜，有點危險…長大後才知道原來這邊是虎尾有名的聲色場所，白天時看似死氣沉沉、家戶緊閉，晚上總會亮起七彩霓虹夜燈，有次經過，玻璃圍幕後面立著體態窈窕的女孩，著實令人心跳加速，長大後理解鐵路畢竟是嫌惡設施，火車經過的震動跟聲響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所以兩旁的建築相對便宜，形成龍蛇雜處的機會增加，除了虎尾外，苗栗、彰化也都有這樣鐵支路的聚落形成，算是非主流的城市文化，再往前到鐵軌與中正路交會的路口，遠遠聞到燒烤香味，就知道燒烤攤到了，幾個銅板，米血、甜不辣就能餵飽飢腸轆轆的圓肚。

鐵軌一直延伸到褒忠、東勢的裝車場進行載運，小鎮外圍，由於與高鐵軌道鄰近，近年來形成一股拍攝世紀相會的風潮，百年前的五分車與百年後的高速鐵路：快慢之間的邂逅。

## 虎尾第一街

每個鄉鎮都有條中正路，也幾乎都有條中山路，毫無疑問，這樣的命名全然威權體制下的產物，不過若要說它的少少好處，大概就是最熱鬧的地方往這裡鑽肯定沒問題。

虎尾的中山路，兩造聯接著虎尾糖廠以及改建成虎尾布袋戲館的郡役所，狹窄、整齊的道路暗示著都市發展相當的早，大稻埕美麗的市街設計以及鹽埕區的小巷弄都足以窺見一二，中山路不長，姑且就用橫斷其中的五分車鐵路分前段、後段，靠糖廠側是前段，反之郡役所是後段。前段在還沒有整治之前，靠鐵軌一側被紅磚牆給圍住，雜草叢生，住宅這邊則是商家林立，有小吃、機車行、雜貨舖、釣具店以及理髮廳。記得小時後想看電影，都會到這附近的一間唱片行，當時沒有所謂的藍光，DVD，而是比臉還要龐大的光碟 LD，宮崎駿系列與蠟筆小新總是家裡磁碟機上的常客。

與民主八路的交叉口，曾經看似一堆廢墟，後來水泥鋪平成為停車場，以前是第一代“美貞乾麵”的所在，每天清晨甫過六點，絡繹不絕的人潮開始聚集，店家品項不多，但靠著乾麵、肉羹麵兩項即遠近馳名，而外表黑溜溜，口感略硬的滷蛋更是許多人一定要外搭的常客！再走過去些，連著三家雜貨店，第一間是由一對父子經營，仍掛有菸酒專賣的傳統柑仔

店，生意雖門可羅雀，但家裡臨時缺米酒或大瓶飲料時，總會腳踏車騎了就到這，兒子動作稍緩，但基本的找零數數還行，父子倆作息跟雜貨店緊密相連，日出而開日落而息，這樣開開闔闔，轉眼間不覺也數十年，另外，隔一條巷子是販賣南北雜貨的正義百貨行，後來店鋪轉手，成為伴手禮的名店，再過去，是販售釣具周邊的協春漁具店，顧店的老先生總是在有客人時才從裡邊的住家走出，但我想虎尾人若有專研魚釣的，應該都知曉這麼一間不起眼的小店吧，第三間雜貨店相對體面，原先由老婆婆和先生一同經營，老先生死後由兒子接下，年輕一輩的兒子除了繼續檳榔香菸的販售，還兼開飲料鋪和零食，生意風風火火，算得上小店轉型的案例。

過鐵路後，兩間水果行分據斜對角，是同一家人出來開的。水果行對面一間雙層水泥建築，裝潢幾乎已凋落，但去色的牆上不難看出“青年旅舍”幾字，彷彿紀念著曾經熙熙攘攘的小鎮，而沿著鋪設紅磚的街道行走，左右可見相片館、不起眼的腳踏車鋪、租給旅行箱中盤商的小兒科診所，但換作七十年前的中山老街，可都是有名的日式糕點店和西式麵包店，當時的糖廠員工一天工作結束後，最快樂的時光莫過於上街湊湊熱鬧以及前往活動中心舒展一天的疲憊，如今活動中心已拆除，大概就是現在的中山堂所在。越過中正路後，郡役所就矗立在街道尾端，下紅上黃的雙層建築像帝王般的巍峨坐落，上頭切角頂式的屋頂是當時流行於歐洲的樣式，有助於通風與採光。

虎尾第一街 - 中山路至此抵達終點，短短不到一公里的路段卻包羅著虎尾小鎮最精華的部分，沒有縱貫鐵路的虎尾，公車是重要對外交通的工具，無論想去斗六還是北港都得來此，甚至遠一點大臺中地區也有車班，看似不起眼的臺西客運總站倒也毅然挺過幾十年寒暑，伴隨著的老舊巴士一起見證退役的臺北公車史，著實有趣，高鐵通車後，小鎮頓時湧入大量人口，交通壅擠成為常態，讓自詡老虎尾人的我，開始有些吃不消呢。

## “五間厝”的都市變遷

“都市規劃”近幾年大概是社會大眾又愛又恨的名詞，短短幾字後面藏著無窮的利益及家破人亡，在許多人眼中甚至如洪水猛獸般令人厭惡，不過百年前的今天，都市再造、都市規劃在臺灣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有些至今都還是城市建設的標的，舉例來說，觚觚方正的棋盤式街道、高雄市區從下到上的一心、二聖皆是如此，而小鎮虎尾更是從一片荒蕪到具備城鎮的雛形。

日治以前，文獻提及虎尾早稱“五間厝”，從字面上來說大概就是幾戶人家，類似山城九份或是新店七張，另外找到些清朝時期的史料，上面更描述虎尾一帶曾經發生過規模不小的叛亂，政府清庄剿匪，人民四處亡散，放眼滿目瘡痍，綜合這些，不難想像位處濁水溪以降嘉南平原的虎尾，是個在大片田地中，散

落著紅磚灰瓦的地方，靜靜地迎向這 19 世紀末的據變。

明治三十九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選中這片由虎尾溪孕育出來的沃土設立糖廠，同時廣植甘蔗，逐漸開啟虎尾鎮的轉型。一個城鎮的產生，最重要的因素在於人口的多寡，糖廠的設立無疑帶來大量員工和眷屬，除了基本的住所，周遭的基礎建設也大大增加，包括附設診所、理髮廳、員工食堂、活動中心等，另外，民生所需的商店也開始在中山老街上林立，鐘錶店、西醫院、中藥行至今都可以窺見遺留下的痕跡。每當周末假日，同心公園遂成為休憩放鬆的好去所，公園面積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歐式的噴水池、多層次的園藝造景、許多著名的碑文石牌還有戰亂年代不可或缺的防空洞，步行於高聳大樹下實在心曠神怡，外在物質穩定後，居民開始尋求心靈的歸屬感，五間厝神社就設立在住宅區的不遠處，大概是現在安慶國小的側邊。

短短幾年中，虎尾的發展快速地進行著，終於在 1920 大正年間，行政層級從原本的虎尾庄、虎尾街一躍而成虎尾郡，這樣的攀升，甚至引起鄰近的土庫庄民不滿，向上級抗議，但考量長遠和未來發展的潛力性後，終究成定案，若以現在雲林縣來劃分（當時皆屬於臺南州），僅有斗六、虎尾、北港三郡，地位可見一斑。行政區的確定，直接帶來的是辦公人潮和新建設，有名的虎尾郡役所、郡所官邸和合同廳舍都

是同時期的建築，當然，當時的行政建築不僅僅如此，但經政權遷移轉換和民族意識下，許多老房都不復存在，更讓人珍惜目前所擁有的，如今，郡役所改建為布袋戲館，郡守官邸租借給故事人協會經營，合同廳舍則由連鎖咖啡廳和大型書店共同使用，老酒新釀的案例讓虎尾注入活水，大大提升了居民對自己家鄉的認同感，政府樂見於這種隱形的價值，在文化規劃中挹注了不少資源，整修後的“涌翠閣”也重現在世人面前，有別於糖廠的第一招待所，涌翠閣屬於當時官方的招待所，下榻的政商名流不計其數，是間完整大型的“寄棟”建築，更留有濃濃的東洋風味，搭配整排雞蛋花的人行道，不難想像日治時期，這樣的殖民母國究竟想把他的“兒子”妝扮成一個怎樣的南洋面貌！

## 建國眷村

半世紀下來，小鎮虎尾無中生有，從原先散戶的居住型態轉變成人口集中的小型都市，無疑歸日本的殖民政策使然，雖然難以用現在的價值觀點評論是好是壞，但若以遺留下來的無形資源與有形建築而言，對現今虎尾的定位可以說幫助極大。

五十年的殖民時間，因應不同強度的民族認同、屬地主義還有國際形勢，日本對臺灣的統治方針也有十分顯著的差異，從武官治國到文官統治，特別法改成內地延長主義，最終又因為中日戰爭的爆發，臺灣也

納入戰爭弧的一環，緊接著皇民化政策的實施，各地開始軍備武裝。擁有糖廠工業的虎尾，對政府來說當然算是生產事業的重心，經評估後建蓋了虎尾海軍飛機場，隸屬於“虎尾海軍航空隊”，軍事單位的進駐，開始大批的軍舍建造，位址就是現在荒廢的建國眷村，對我來說，不曾看過建國眷村攘往熙來的模樣，只記得每每前往二崙阿嬤家時，吳厝橋前有一大塊地方，是被綠色鐵皮圍起來，鐵皮外是大條的水溝，僅有幾處搭有水泥橋連通，而鐵皮後是一片樹林什麼也看不到，聽大人說：那裡曾經是空軍基地，於是這片鐵皮對我來說就像貼在虎尾的狗皮藥膏，始終不太清楚。

長大後開始體認到，越是出門在外，越是要瞭解家鄉事，畢竟比起天馬行空的四處遊覽，人家更願意聽屬於你的故事，建國眷村就是在這種心態下驅使我去“冒險”，老實說，用冒險兩字一點也不為過，眷村於民國八十年陸續裁撤，至今荒廢也近二十年，裡邊蔓草叢生、牆傾瓦落，甚至整面牆半幢房屋被藤蔓覆蓋也比比皆是，走在其中，不自覺會有恐怖電影的拍攝手法：主角彷彿置身在發生事情的當下…想像著過去住在這兒人的日常、冒著煙的煙囪、福利社大聲喧嘩的場景，不過當然，這些沒有在我眼前真正發生。

眷村幅員廣大，一側已經開發成高鐵站和臺大醫院虎尾院區，另一側還是農田，不過若真要說，原先眷村也都是農田徵收而來，從農田端走出，會在一片

平坦中看到一個顯眼的筒狀建築，約莫三層樓高，下方是裸露的紅磚外牆，上三分之一則為水泥樣式，我問在附近農忙的婆婆這個東西是什麼，只見她抓抓頭，半肯定半疑問地回答可能是水塔，一個廢棄的大型水塔，不過我走更近處看，這個水塔的下端有門狀的開口，剛好一個人身過，然而，我想應該沒有水塔會蓋那麼精緻，抱著疑問在“虎尾大代誌”找到了答案，原來是這建築叫作高砲塔，負責瞭望跟機關槍的架設，在二戰末期日軍建造，而二二八事件後，全台風起雲湧的抗爭中虎尾高砲塔也占有一席之地，但這又是另個故事了，近年，建國眷村近年在多方奔走之下，成為另一個樣貌，小店進駐、活動此起彼落，還有不定時的孩童爬樹體驗，成為城市裡的小森林，虎尾人的後花園！

## 虎尾的 228

某天早晨，與虎尾小有規模的慢跑隊場勘一年一度的虎尾馬拉松，路線從中山里、平和里、下溪里轉到近幾年因剪紙彩繪爆紅的中溪里，兩側景物過了圖書館後就一派農村風光，初生的稻米、花生交錯種植，小埂上的畸零地則披上了青翠香蔥，泥土腥味趕在太陽升起前四處瀰漫著，左右不時有騎乘摩托車準備返家的農人。大隊速度飛快，我決定停止追趕，擇路步行回去，走在田與田之間的小路上，沒有什麼遮蔽，陽光直挺挺地曬在背上，讓我體悟到陽為背因為腹的原理，小路阡陌不像棋盤平直整齊，稍不留

神走進人家田裡又得重新來過，歷經多次的來回，終於回到馬路，是小時候連接斗六虎尾的校車路線。

心中有個底後，步伐隨即輕鬆許多，途經埤內社區交叉路口時，道路旁的立著社區導覽的告示牌，遊興盛起，決定遠離校車行駛路線，朝著前方大片水池走去，水池旁種有一排行道樹，樹下老人與寵物相互坐在長板凳上乘涼，幾隻灰鴨悠游在池上，路上的、水上的各自有各自的活動領域，再往前走，小廟輪廓出現在眼前，口乾舌燥的我像見著了救星快步向前，幾個老人乘坐在廟前通常有的老樹下聊天，點頭示意後我尋側邊茶水桌前連灌幾口量水，恢復活力後腦袋也變清晰，看著匾額大大的三姓公廟忽然覺得有異，畢竟看過許多書籍，但從未認識三姓公這個神祇，若說是那種萬善祠系列，這三姓公又怎麼列的出來呢？

還好廟旁記錄清楚，我越看越驚奇，心中的風起雲湧也越發劇烈，想不到是一間祭祀二二八受害者的祠廟，三公乃是顧尚泰、李持芳、王濟寧，其生平不多敘述，端看職業皆屬當時的高知識份子，近期尋找湯德章的電影再全台上映，轉型正義讓大家越來越知道在那個黑暗時代散布在各地的點點星輝，高壓的限制，顯現的是政權的不正當性，我們今天享有的普世價值，皆來自於這些先賢對於自由的渴望，一切絕非偶然，平息心中的感觸後，廟宇隔條路就是埤內 228 紀念園區，園區有立紀念碑一枚，雖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我們心中永遠知道有這麼一件事，發生

在很多年很多年前的臺灣，虎尾也不例外。

不過若說到二二八事件，虎尾除了有三姓公廟，鎮上也曾發生過多起運動。事情開始在中山路上的中山食堂，現為腳踏車店，民眾得知台北傳來的消息後，包圍區公所，在區長的懦弱逃避下，民眾得不到良善回應，於是很快地佔領虎尾區公所，然後以合同廳舍作為民兵指揮所，相對地，國民政府軍主要集中在建國眷村所在的空軍基地，幾次交火，民兵用簡陋裝備奪下機場，且繳獲高砲塔裡的許多彈藥，讓虎尾在二二八運動中有了一定的歷史定位，然而，各地運動最終在 21 師的支援下告終，虎尾二二八也成為歷史裡的一股，接續的自新大會辦在廳舍會議廳，自新者須接受一個月的“再教育”，起義的烈士們則槍決於東市場…對於二二八，我想省籍因素所占不多，多的是腐敗政權對於不同文化的不尊重以及無知。

## 中元普渡大拜拜

農曆七月，過去社會時常隱晦卻又不失虔誠地將這個月度過，近幾年，愈發更多的聲音想重拾對土地的熱情及記憶，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紛紛被提出，像是雞籠中元祭以及諸羅城隍中元祭。從有記憶以來，虎尾普渡始終盛大，除了大批人潮湧入外，各處封街封路，要經過市區僅能從外環道路，程度上說“封城”一點也不為過，後來知道了有“北基隆、南虎尾”一詞，才知道虎尾普渡不僅是地方盛事，在臺灣文化祭

典中，稱得上有一席之地。

文史書提到，虎尾普渡成型於“大崙腳普”，大崙腳庄是最早出現在文獻內靠近虎尾的地理位置，在過去，除了天災瘟疫，諸如族群械鬥、海盜入侵或者民亂，時常造成大規模傷亡，而大崙腳庄的沒落則屬於後者，曾圭角事件讓原本的村落遭受兵燹，一夕之間屋毀人散，後人為了弔念這些死於非命的先者，遂有了大崙腳普，百年中，雖然有時因為政策停辦，大抵上每年的農曆七月對虎尾人來說，普度都堪稱一年一度的盛事，今年遭逢疫情，雖然公普將如期舉行，但限縮規模，活動無法像以往來的熱鬧。

虎尾普渡會場，初來乍到的人可能會覺得眼花瞭亂，因為有太多節目，經過在地人引導細分區域後，就能知道不同區塊的特色項目皆有差異，大抵上，普渡會場共分七個區域：東、西、南、北、中、德興宮和福德區，分區的目的，除了地緣，還有信仰圈的差異，每區都會有當年度負責主普的單位或個人作為統籌。我喜歡沿著中山路北行直達與中正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往東走是最熱鬧的中區普渡會場，原本車水馬龍的大街擺上一桌又一桌的牲禮台，三牲五禮是主軸，搭配各桌不同的微調，有的是柴米油鹽加料，有的則喜歡糖果餅乾堆疊，還有些桌採飲料大全套，走過百來桌後，來到與新興路的交叉口，南區普渡會場由此開始，有別於剛剛的熱鬧，南區多以靜態為主，道路中央一座兩層樓高的祭祀台，多位道士在台上誦念經

文，聲音綿延不絕，讓人回到普渡的核心之一：亡者今日大快朵頤，未來能夠好好安息。

穿過巷子來到若瑟醫院旁的民權路上，也就是東區普渡會的所在地，在過去手機及 3C 還不盛行的時候，東區普渡會裡包羅著各項傳統技藝和玩具，可以買到竹蟬、筷子槍，另外，拉麥芽糖的師傅會表演絕活將已經是十足吸引人的麥芽糖變成各種精巧可愛的形狀，右手一支左手再一串剛買的糖葫蘆，堪稱當晚最幸福的小孩！不過這些年逐漸走夜市飲食路線，麥芽糖被烤番麥取代，糖葫蘆則早已是花枝丸的形狀了！來到圓環，彷彿聖地麥加，所有人逆時針地同步緩慢前進，堪稱虎尾麥加，北區普渡會沿著信義路展開，這裡的路面寬廣許多，道路兩旁會擺上許多的遊戲機台，打彈珠或是一元一顆的小鋼球滴滴答答不絕於耳，右轉民族路後，每年的冰雕秀就從這裡開始，夏日炎熱的暑氣往往到此一哄而散，看著超大型冰雕散發著水氣，即便展示台上寫著請勿碰觸，上百隻大手小手還是在冰雕上滑了又滑，沒沾沾冰雕的冰冷之氣，今年的普渡好似沒有參加到一樣，北區的街尾，四層樓高的戲台矗立，擬人的機器代替真人表演，內容是忠孝節義的寓言故事。

晝完一輪，時間大概來到九點，這時，中區普渡會場會將炮城推出，上萬根的沖天炮蓄勢待發，搭配高空煙火，目不暇給地又怕受傷害又擔心錯過精彩畫面，一聲聲的驚呼後，煙火秀終告一段落，偷偷地

說，連鎖速食店的二樓是絕佳的觀景台，越過中正路另一頭的中區和德安宮，來到鄰近西區的公安路右轉，現在郡役所後方的兩塊大空地，有記憶以來包括泰國人妖秀、星光幫演唱會或是布袋戲都曾在這演出，堪稱無國界的露天展演台。

以為這樣就結束？虎尾普渡最讓人目不轉睛的部分當屬散布在街口的電子花車，各異其趣的表演內容和與台下觀眾的精彩互動，讓普渡之夜，不僅僅酬鬼神，也慰勞了所有的普羅大眾。

卷二  
我的山居筆記

2010 的那年夏天，因緣際會參加了一個以學習為宗旨的校外社團，社團在暑假期間會將學員分配到不同的部落做深度的學習與實踐，而這也是我頭一次認識到新竹後山 - 尖石鄉的養老部落 (Yulu)，十年來，無論是步行、敲車還是自行開車，總希望能多擠出些時間回山上看看老朋友以及小朋友，幸好，這樣的許諾有達到低標，至少一年一次的新竹後山行，甚至在大學畢業等待服役的那個過渡，回山上多待了數個禮拜，內灣老街過後的竹 60 縣道成為我最最熟悉的道路之一，曾經誰在哪個轉角重重摔了一跤，好吃的豆腐店居然開了第二間 ( 但老店聲稱僅此一家 )，以及形同虛設的入山檢查哨乾脆裁撤。

住在山上的那段日子裡，跟著部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筆記寫道：山裡面，沒有所謂的星期一二三四五，只有晴天與雨天，晴天工作雨天休息，簡單地異常有理，十年如一日，這樣的準則依舊行得通，只不過，生老病死並不會因為這樣簡單的生活方式有所打折，生命仍要用力過、努力過，此外，每年總會聽到誰的過世，或是誰又受傷的訊息，心中不時揪了一下，但新生的喜悅還是不斷降臨，部落歲月，有悲有喜。

山居筆記整理出當初的日記，是我心中踏實、真摯的生命記憶。

## 我是阿凱，好久不見

十點半家中出發，新竹科學園區順道午餐，到養老山上已過下午三點半。Gigu 家門深鎖，鄰居雅姿也沒拿到鑰匙，電話那頭得知 Gigu 還在山上忙，索性東西放著到附近的雜貨店看看，幾個孩子圍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緊盯螢幕，為首的是大偉，與上次見面相比依舊消瘦，稚氣的臉龐有一顆顆冒芽的成熟，旁邊衣著鮮豔的是羅帥，金黃跑鞋在遠處就閃閃耀動，不多看一眼也難，總掛著兩條鼻涕的他，臉上乾淨許多，也長高長壯了，另個孩子是靈鋒，當初上山時還小，路都還走不穩，現在已成為古靈精怪的調皮鬼，來到外面的沙發區，Hana 跟小女孩文雅坐在上頭，在泰雅語中，Hana 是花的意思，適合所有的部落女孩，她們手上玩著一臺 S 牌的平板，音樂播放的是小蘋果 mix 版本，女孩們隨音樂擺動身體，山上物資缺嗎？回答是否定的。

即使年年回來，年年和大家打過招呼，我不會自討沒趣開口就問：記得我是誰嗎？直截了當地“我是阿凱”取代答不出來相看兩瞪眼的靜默三秒，喔…阿凱唷？其他老斯（老師）勒？小朋友下意識的回答，然後我們無縫接軌地開始聊天更新彼此近況，這時，從雜貨店二樓下來了兩個男孩，靈揚與靈偉，小六的靈揚發育的很好，肩膀寬闊將衣服撐的十分體面，挑染的黑髮使他一點也不像是這個年紀的外表，靈偉的紫金湖人球褲配上黑長運動襪，看的出來健康的

身體來自充足的養份還有適當的運動。

一會兒，靈揚從屋裡頭拿出一顆充飽氣的籃球，我跟靈偉，大偉跟靈揚兩兩分隊開始比賽，即使身著拖鞋，即使場地奇差無比，旁邊緊鄰的就是稍陡斜坡，我們仍樂在其中，這時，我瞥見挖著碗裡蛋糕的小男孩是 Ulaw 家的第四個男 Tolik，發音聽請來就像斗笠，很好記，當初看到老三盛云差不多也是這個年紀吧。玩到太陽快下山我們才結束比賽，其他還有兩個第一次見面的小孩，一個叫 Batu，泰雅語裡是槍的意思，身形單薄的 Batu 剪了個西瓜皮，另個小女孩一歲多才剛會走路，都是阿威的小孩。

回到 Gigu 家，她已經坐在外頭和姊姊 Gimi 吃飯，一看到我就叫我趕緊添飯，晚上吃的是酸菜炒肉還有香腸，Ulaw 這時騎著歐兜麥一旁經過，剛打完獵的他滿面春風，抓起一隻飛鼠就往家裡面走去，Gigu 上前從他的工作袋裡東翻西撿，最後拿帶有兩排青色小果的細枝，「這是馬告。」說完隨即丟入還在沸騰的排骨湯裡。

飯菜吃的簡單，扒完後走去 Yukeh 他們家看烤香菇，下午碰面時已有稍稍聊過，羅帥明天要去國小比籃球，握著他厚實手掌，不禁想到四年前下山時的場景，Yukeh 是個誠摯溫和的部落人，也是輩分極大的部落人，年輕時曾遠洋討海，身體、手臂有那時候留下的紋身印記，回來時，Gigu 和他姊姊已經整理完

畢，我分別為她們處理了腰痛還有失眠的問題，秀珍姐則是左側肩膀痠痛，由於明天還要五點起來，我早早回房休息，窗外由遠而近歐兜麥聲，熟悉的聲音響起，是 Bayes 來了，經年累月的長頭髮是他的招牌。客廳由木板床改裝的長椅，我們分坐兩頭，無話不談，從農作到人生觀，又從交友態度到半年前的選舉。那場選舉我對一則宣傳至今記憶猶新，就是提到所謂的水庫回饋金，尖石因為有水庫的設置讓地方的生活有所變化，回饋金行之多年但直到這幾年制度較透明後部落人才知道擁有這樣的權益，一年人均兩萬的金額不是很多，但集聚起來起也達千萬之數，問題來了，以前的回饋金都運用到哪了？雖然有些挹注到發包的工程裡，但絕大多數的流向仍不明朗，居民希望能合理分配讓大家一起得到這樣的補助成效，Bayes 舉了蛋糕和糖果的例子，不過最後的選舉結果仍是糖果獲得青睞。

邊聊的同時，天花板不時傳來東西移動的聲音，果不其然，從 Bayes 口中證實是鼠輩橫行，是貨真價實的“山”老鼠，新養的幾隻貓為的就是貫徹古老的真諦，時間雖然不過九點多，但一日的跋涉與協助治療也頗累人的，雙腿一伸，回山上第一夜沉沉睡去。

## 這就是部落的工作

早上六點五十分起床，超過九小時的睡眠讓人感覺很不真實，山裡的夜晚是嘈雜的，多種青蛙和鳴以及鼠輩橫行天花板的窸窣聲，劃破自以為該是寧靜的夜晚。打開房門，Gigu 已經出去，廚房瓦斯爐上留有昨天晚餐加水煮成的稀飯，等到七點多，外面沒什麼動靜，在想 Piling 應該又晃點我了，於是沖了天然又超級冷的山泉澡，想著等等要做些什麼，每次來到這，總還是遵守當初的那套“社規”：盡量不去使用部落資源、付出勞力後才能收下部落的餽贈。

曬完衣服，總算看見 Piling 從部落那頭走來，他的樣子總是活力十足、一副不安份的浮躁模樣，把雨鞋穿好後，坐上他的歐兜麥，我們要去他的田噴藥，臨走前 Yawu 聽到我們要去噴農藥，多給了我一份套頭防曬，非常貼心。Piling 的田在背對部落山腰上，大部分養老人的田在靠近霞客羅那頭或是更往上頭的地方，原以為要直接上去，沒想到 Piling 先是到雜貨鋪那邊買飲料，又到 Uhung 家拿東西，事前準備相當忙碌，坐在後頭的我調侃 Piling 很忙欸，只見他笑笑的說工作就是這樣阿，歷經許多準備後，最後終於來到 Piling 的水蜜桃田，他囑咐我遠離他噴灑的農藥然後把水管拉好，原本不懂何謂拉水管的我在看過他工示範後瞬間明瞭，前頭的他會拿著龍頭穿梭在水蜜桃樹中間，高低起伏的地形佈滿著枯枝石頭會讓水管在延長的時候“卡關”，我的任務就是要在這個時

候移除障礙，然後順著他噴灑的方向移動水管，看著他靈活的上下移動，小小身軀極其矯健，就像他的泰雅祖先一般，山林中的精靈。

中午隨意吃過，再度跟著他到另一處的田地，Yawu 已經在上頭剪枝，而 Piling 則負責疏果，疏果的原則很簡單，在幾顆叢集的水蜜桃裡優先挑揀被蟲咬或是碰壞的，剩下長的不差就擇一留下，目標要把營養集中在一顆身上。剪枝的道理也相去不遠，避免養份分散，還有讓樹枝不會長太高，減輕摘果時的困擾。我們一路往山坡上剪去，將水蜜桃樹修整一番，不過才沒多久歐兜麥的聲音由遠而近，滿是枝葉的綠色畫面頓時又蹦入一個深綠人物，居然是郵差先生，聽腔調應該也是部落人來任職的，所以不用地址就能夠抵達每個人的農地，家戶沒人可以簽收時，郵差先生開啟部落導航直接到田裡堵人，不但使命必達更多了份親切，閒話幾句後，又陸續兩臺歐兜麥從底下而上，是 Uhung 跟比較不熟稔的 Yumin 夫妻，原本 Piling 還打算邊工作邊跟大家聊天，但興致一來，索性手頭的工作放掉，全心加入討論行列，由於都是母語交談，我在旁邊插不上話，靠著一些華語專有名詞，在片段資訊中總算聽懂有養老人在山下被刺，胸部數刀可能也觸及心臟，從醫療話題進入，稍微也能夠聊上幾句了。

霧聚霧散，太陽緩緩西落，Piling 的屁股時而黏在 Uhung 的車背上時而黏在草地，就是沒有再站起剪

枝，看他一點都沒有著急的樣子，我也只是乾笑，又過沒多久，筵席解散，歐兜麥引擎發動，嘖嘖嘖大家紛紛下山，Piling 看看我：阿凱走，回家。下午的農忙就在訊息交流中結束，坐在 Piling 背後，我問他：下午沒什麼進度沒關係喔，他笑笑：工作就是這樣阿，阿凱。

## 改車與獵槍

坐著阿威的快車回來，十公里的山路被他騎著好像一公里遠，一路上他不斷跟我說改車的技巧，如數家珍的把每個零件的來歷簡報過。

「這個頭跟哈雷的一樣，引擎跟蓋子是野狼的，後面也是我去買來改的。」

別人那要三、四萬的東西，在他手上只需要六、七千即可以達到相同的程度，這是他最後歸納的結論，順便秀一下他的改車層次。看著他左耳黑色蠍子的吊飾，很難想像這是由一位三個孩子的爸說出來的話，在華人社會裡，三個孩子的爸應該是要成熟、穩重，不見得說得一口好育兒經，但至少開口閉口會有些孩子的身影，但在山上，就算多幾個孩子，二十出頭歲的部落人還是屬於那個年紀該當做的事。

盥洗過後，部落的午後依舊顯得十分安靜，整天農忙的部落人不會抽空回來休息，即便分上下半場勞動，也是草草吃過午餐後回自己的田地去了，部落農

忙無分男女，孩子幾乎都在小學裡，小一點的也會送到幼稚園去。我聽見中間房屋傳來些許金屬聲響，遂走過去瞧瞧，只見 Yukeh 坐在地板上正把弄著他剛磨好的割刀，此時羅帥從裡邊拿出了一根比他身高多半個頭的獵槍，興匆匆地拿起地上的磨刀器開始他的“改造”，Yukeh 看到後並沒有阻止，在他身後留意著他，非到羅帥工程卡關時他才出手幫忙，原來是他們舊的那把獵槍不堪使用，羅帥打算將裡面一些零件取出後移裝到另外一根槍管上。

由於磨刀器轉速極快，與鋼制的槍管一觸碰到就會冒出許多的火花，火花沿著磨刀器的切線濺射而出，一旁看著的我著實感到危險，不過每個部落小孩總有一天會有一把屬於自己的獵槍，學會如何修理製作是遲早的事，所以 Yukeh 只是坐在旁邊指點一二而已，經驗傳承四字，不斷浮現在我小小的腦中劇場裡，拾起相機捕捉下這個意義深刻的一幕，然後繼續看著他們父子齊心合力地完成拆解工程，想起還沒晾的衣服，便回 Gigu 家整裡、休息，順便喝口水涼快，又來到 Yukeh 家，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那便調整槍管，羅帥人呢？早就躺在床上打滾，頓時，我心中立馬浮現幾年前仍留著兩道鼻涕的羅帥，如今的他不過身高多長了些。

Yukeh 的視力不太好，在漆黑的室內有點吃力，我問過意思後接手將紅外線燈的螺絲轉緊，一切大功告成，他開始展示獵槍給我看，又從壞掉的冰箱裡頭拿

出一把較舊的，我問 Yukeh 獵槍的母語怎麼說？

「Patus」他回答。

「那打獵呢？」我問。

「Mlyap！」

「那你什麼時後要去打獵呢？」

Yukeh 說了一次母語翻譯，而我再問一次，Yukeh 似乎沒聽懂我是真的問他關於打獵的行程，於是不厭其煩地再重複一次翻譯，他慈祥和藹的臉讓人感到十分窩心，看來我的打獵行程還要等等。

## 溫水澡

山上數天，還未洗過半次溫水澡，都是趁著陽光正熱的午後，利用天然太陽熱度沖個不那麼冰涼的冷水澡，原以為熱水器屬於少數家戶擁有的奢侈品，畢竟放眼望去，大部分的部落人得自己生火燒水，等水熱了再用冰水中和來洗個舒舒服服的溫水澡，細問緣由，才知道買熱水器不難，消耗的瓦斯才是關鍵因素，一桶瓦斯少說數十公斤，若天天使用不到半個月就得更換，運費計算下來也所費不貲，何況洗溫水澡不像煮飯有必要性，尤其夏天季節，於是發展出利用住家旁現成竹子燒水，既省事又省錢。

燒水前，我得先把曬乾的竹子敲打對半，上舉至肩再利用重力擊裂是最輕鬆的辦法，破碎成片的竹子大概七八片為一個單位拿到瓦斯爐上烤，著火後就可以放進專門裝燒熱水的鐵爐，爐子上有儀表板知道水溫多少，30度可以洗澡的水溫，大概是放竹子兩次的量。把水放滿浴缸後，一瓢一瓢的盛取再中和冷水就成為每次洗澡稀少而珍貴的溫水了。

## 交換工

部落人數有限，養老部落尤是，十多個家戶，老的小的扣除掉，有工作能力的大概屈指可數，於是形成了交換工的工作模式，交換工顧名思義，以人力代替工資，今天你幫我一整天，改天換我幫你，美濃客家村也有類似的文化

前幾天 Gigu 一大早就不見人影，說是到對面山頭的錦路部落幫忙高麗菜園除草，然而今天工人變老闆，輪到大家要來整理她的田地。一早，短針剛過五，大半夜回來的清華爬出被褥，神采奕奕地開始著裝，套完雨鞋的他已經不再是那個讓 Gigu 頭疼的大男孩，而是新的一家之主，Gigu 也都很自豪地對別人說，今天的老闆不是她是清華。我跟大偉吃過飯後在清華的指揮下騎車到他們的田，錦路來的耕耘機和工人已經在旁待命，Ulaw 跟秀珍姐隨後也趕到，最後的歐兜麥聲上面坐著 Lozi 跟 Yawi，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農忙時看到那麼多人齊聚一堂。

聽完說明，原來今天除了要整清華的兩塊地外，順便要灑下昨天曝曬一天的雞屎，一車一車的雞屎由 Ulaw 和秀珍姐負責載上農地，其餘的人將雞屎從車上卸下，雞屎背在雙肩上，依步伐調整麻布袋口來控制傾倒出來的速度，由於雞屎一袋都十餘斤，每個人在最初都左拐右彎步態不穩，直到出來的量少於一半後才顯得輕鬆些。倒雞屎除了重量折騰外，瀰漫的氣味也不好聞，刺鼻的氨味在熱天下直衝腦門，鼻涕眼淚直流，而每一個扛雞屎的壯漢們，背上不難看出明顯的汗漬，只見有經驗的 Lozi 早早脫去外衣，露出背上那條他說年輕不懂事留下的青色大蛇。

部落人步調不是挺快，每每工作到一個階段就會拿出東西彼此分享，一下交換菸抽一下共飲生啤，聊一些在我聽起來相當沒有意義的話，比如 Yawi 喜歡喝酒，酒品又不太好，時常亂說話，大家都叫他“酒鬼”，然後無分老少大家你一句“酒鬼”我一句“酒鬼”，然後全部笑作堆…不過這樣的輕鬆步調，有時也讓當老闆的很頭大，因為一不小心喝太多了，醉茫茫的，工作效率奇差，原本半天的工非得做上一天才能完成，Gigu 為此氣得開罵，甚至揚言下回工作時要到錦路抱醉，我很喜歡 Gigu 這個用詞，另外，有時老闆有時工人的雙重身分讓大家意見多元，說一做二說三做四的情形時常有之，不過最後能把事情完成才是皆大歡喜。

老闆除了承擔工作進度的快慢外還要負責當日的

伙食，看時間差不多後，Gigu 把分派割草的我帶回去煮飯，午餐是昨天下竹東買的牛肉麵食材，滷過一夜的牛肉相當軟 Q，我們放進滷包再添加少許的油蔥跟鹽巴就大功告成，而清華跟工人也陸陸續續回來，洗過澡後，大夥開始享用起我跟 Gigu 準備的牛肉麵，本以為一個上午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沒料到還有客廳的續攤！收拾完畢，Lozi 跟錦路來的小仙又拿出準備好的啤酒開始話家常並又開啟酒鬼的玩笑，早上略有一絲怒氣的 Gigu 也加入他們的這場啤酒盛會，只能說部落人擁有屬於部落特有的節奏與相處之道，即便早上吵得不可開交，大家依舊是部落家庭的一份子。

## 下竹東、去新竹

三天內下了兩次竹東，雖然是有要務在身，但悖離我想待在山上的初衷，不過轉個念想，也許兩個小時的山路對部落人來說只是家常便飯，到竹東看病，到竹東買衣服，到竹東買菜，大小事情都要到竹東，對我而言的路途遙遠，在部落人眼中看起來並不是如此。

由於今天還要弄清南還有葉蓮的護照，得跑更遠的新竹一趟，據我觀察，竹東與新竹在部落人眼中似乎有些不一樣，小時候的經驗，到斗六吃飯可以隨便穿一穿，但到臺中肯定得布鞋、長褲跑不掉，畢竟難得到市區一趟，總是得穿體面些，部落人也一樣，竹東可以說走就走，新竹可就不行了，Gigu 從櫥櫃內拿

出從未看過的白短上衣配上牛仔長褲，錦上添花的還加了條黑白相間的條紋絲巾，頭髮用髮飾捲起，臉部更塗抹上防曬兼美白的BB霜，種種舉動使我聯想到“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諺語。

近日邈邈的我，則把還過得去的白T-shirt與牛仔褲穿出，雨鞋也換成冷落數日的布鞋，近一個禮拜下來，工作衣不離身的我，套上牛仔褲突然間有股走入與山下世界連接的那條通道，想起來也頗為奇妙。

## 交給命運吧

一日Gigu問我要不要泡溫泉，二話不說當然同意，歐兜麥十分鐘的路程來到秀巒村的角落，商店早早關門，夜晚的山林只有幾家燈火透出，利用手機的光線，我們小心地踩著石頭下到河床，大偉熟門熟路轉彎、跨越，在微弱光線的協助下，看的出是一個人工圍起的池子，用腳試探過溫度後，我們移動到稍微下游的地方，這裡的溫度冷熱適中。褪去衣服，我們將身子浸在不深的溪流裡，或坐或躺，頭都可以輕易落在水面上，相當安全。

大偉雙手捧起溫熱的溪水，夾雜著泥沙塗抹身體，泥沙粗糙的質感搭配滑潤的溫泉，身體相當舒服，由於這幾天未加留意，手腳四肢遭蚊蟲叮咬起了許多紅疹，皮膚奇癢無比，這樣一摩擦，大大地緩解不適，也不管是否得宜。仰頭望向天空，沒有光害干

擾下，無數星星探出頭來，北斗七星像勺子般清楚地掛在空中，雖然認不出其他星座，但已讚嘆這等天然畫作，浸過一陣，起身舒緩微熱的身子，溪岸那頭，居然亮起點點螢光，青綠色細弱的光芒左右搖曳，哇！居然是螢火蟲！螢光星光同時輝映在河面上，為蔚為奇觀，身子又泡在溫泉水裡享受，這等生活，快哉非凡。

邊放鬆，邊同大偉聊天，幾日的相處，已經變得熟稔，問他是否有意到山下工作，只見他點起一根菸，臉龐在火光下顯得有些成熟，一點也不像十六歲的少年，他說了一句母語，我追問他什麼意思。

「交給命運吧。」說完，又深吸了一口菸，我向他要了根菸，不敢吸進肺的我，大口含在嘴中，作勢深深一吐，我們沒有再多話，好多想法湧上心頭。

對我來說，每一件事情總有最好的方法，不去追求就什麼也沒有，事情要規劃才能掌握，也才會往自己想的那方向前進，雖然我的人生大致都已經注定好，但仍不斷的試圖想改變些什麼，不甘心就這樣。但大偉的一句看命運，雖看似消極，但就是一種跟隨緣分的態度，像電影侏羅紀那句名言，生命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沒有放棄，就是順勢而為。打獵如此，沒有就沒有，不用強求，種菜如此，收成如何，盡人事，自有天命，生活如此，把自己準備好，機會一到，就抓住跟著前進，道理人人懂，但我意外部落

的小孩居然這麼早就領悟，可能跟長期打獵也有關係吧，兩種哲學沒有對錯好壞，只是能夠透徹一種對生活的態度，著實令人訝異。

泡完，身子都熱了，走上石頭，除了美景繚繞心頭，對於價值觀的不同，更是縈縈不去。

## 沒有周休二日，只有晴天雨天

農作物沒有周休二日，沒有禮拜六也沒有禮拜天，只要天氣放晴，每天都是工作天，唯有雨天的早晨，部落人可以起的比較晚，歐兜麥都乖乖噤聲，不會一早就馬力加足地嘶吼著。

我跟大偉難得睡到自然醒，但時間也才不過七點出頭，直到今天整整一個禮拜，還不曾超過十二點上床就寢，外頭 Gigu 跟 Ulaw 已經在門口聊天，突然，鼻子傳來一股燒焦味，瓦斯爐上的稀飯又燒焦了，印象中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Gimi 滿臉笑意地過來幫腔：你們有沒有聞到什麼“特別”的味道阿？說完又搖頭晃腦的離去，部落就是這樣，家戶緊鄰，一家的事就是全部落的事，幾乎沒有隱私，今天誰喝酒宿醉？昨晚電話那頭說話的是誰？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同個話題可以午餐講、晚餐再說，過個夜涼了，明天再加熱調侃對方，反正外來的刺激少，裡邊的人事也都不多，如此這般大家才比較有得聊。

Gigu 拿出許久不見的掃把畚箕開始大掃除，內內

外外整理一番，大小昆蟲屍體好像早已見怪不怪，房間裡的棉被也被翻出來摺，屋內外頓時煥然一新，環境衛生在部落中人人都有一把尺，很多時後部落會給人髒亂不堪的印象，畢竟接近自然山林，生物肯定較多，另外，忙於農作的部落人，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待在家裡的閒暇時間頂多吃飯休息再洗個澡，很難著重所謂的居住“品質”，房屋就是遮風避雨的地方而非裝飾享受的建築，當然，衛生習慣與文化水平也是其中的因素，這是部落人給我的答案，大家著重在眼不見為淨，而非垃圾哪兒去，所以有時習慣往外丟、往下丟，有趣的是，我問 Gigu 為何要把垃圾往車窗外丟呢？神般的回答：不然鄉公所清潔隊要做什麼？要給鄉公所的 Moli 一些垃圾撿阿…

追蹤被丟出去的垃圾，若是直接被丟入深山林澗間的，可能只能靠大自然慢慢淨化，若是住家附近的，待累積的量一定，一把火連同枯枝乾草一併燒掉，如果可以回收賺錢的，諸如酒瓶或保力達，部落人就會用塑膠籃裝起來載去雜貨店，小朋友拿了些銅板還能買幾罐飲料幾顆糖呢。

## 跟泰雅獵人打獵

盼阿盼，原本預期兩天後才會跟大偉去“散步”，沒想到經過 Ulaw 家時，他問我要不要晚上跟他去打獵，喜形於色立刻答應。

養老人的獵場主要有幾個位置，步道口、步道裡、養老山等等…Ulaw 和秀珍姐騎在前頭，我坐在大偉機車後面跟著，隨著山路歐兜麥越騎越高，頭戴頭燈的大偉跟我解釋，晚上打獵時，yabi(飛鼠)跟 para(山羌)的瞳孔在頭燈的照射下，會反射出細弱的黃光，所以搜尋獵物時，將頭燈以“己”字形來回照在樹梢上，如此一來就不會錯過獵物，另外，聲音也是辨認和辨位的方法，yabi 的聲音是高頻的 bi~bi~，para 則是近似低鳴的 par~par~。騎著騎著，氤氳佈滿視線，乳白色霧氣籠罩四周，頭燈的可見度越來越近，尋找獵物的難度頓時大大提升，突然，騎在前面的 Ulaw 一個猛煞，提槍就往後跑，身手矯健的他根本一點也不像平常吊兒啞當的模樣，瞧他動作，我們也立馬停下，大偉示意之下，兩盞頭燈熄滅，整個山上只剩下 Ulaw 的一道白光，藉由光源，推測他已經沿水泥護欄的缺口向山坡上爬去，這時大偉非常幹練地騎到與之直角處的一個低地，熟練地打上頭燈。

「碰！」整座山谷迴響著巨大槍聲，接著好像什麼東西從樹林枝葉間滑落下來，Ulaw 在上面找尋可能掉落的獵物，可是來來返返好幾趟，就是怎麼也找不到東西，口中喃喃有詞地說「搞什麼，都打到屁股還那麼會跑？「該不會是回 Pinsbkan 了吧？」總之，說一堆就是找不到獵物，不過從他的碎念裡不難發現即使沒有找著東西，一個成熟的獵人也不會氣急敗壞，放棄找尋後，我們仍舊把機車停在路旁，Ulaw 想要校正一下紅外線，只見他掛了一張白紙在細枝上，開始從

遠處射擊，藉由白紙上的痕跡，他慢慢找到準心，最後在槍響中，白紙迸成碎片，完成準星校正，我們再度往上騎，過程中，大偉不斷分享他以前的狩獵經驗，包括上次獵到山豬的驚險，以及好多好多的輝煌戰果，看著他單薄背影，我思索為何一定是書本戰場裡的贏家才是王者，在山林裡，大偉應該已經超過同年齡甚至大一輪的我們許多了。

彎過工寮，我們開始步行，切入山林後，周遭只剩頭燈的照明，褐綠相間的竹子立在兩側，乾掉的竹葉灑滿四處，膝蓋附近多的是不知名的低海拔植物，踩在獵徑上，隱約覺得，這不僅僅是一條路，對我來說更是開啟泰雅文化的大門，我屏氣凝息地浸潤在神聖的氛圍之中，穩穩踏出每一步，枯葉在我腳下發出窸窣聲，蟲鳴、動物聲在林葉間迴響，哪裡有yabi呢？探照燈轉遠燈不斷在頭頂上搜索，秀珍姐開始東拉西扯，Ulaw不斷講話安撫，一下就取代了剛剛神聖的儀式感，眼看這邊獵物現蹤的機率不高，Ulaw想轉移陣地，不過秀珍姐有點退卻，所以需要一個人陪她先到工寮等，大偉看見躍躍欲試的我，自願讓我完成跟泰雅獵人去打獵的願望，背上紅藍綠相間的獵物袋，出發。

地點是沿著稜線一帶找尋目標，那邊有比較多的para與yabi，我緊跟在Ulaw後，不過這邊的獵徑幾乎難以辨識，陡斜的山坡比剛剛的平路難走許多，堆積的枯葉容易讓人踩空，滑倒已經司空見慣，順勢滑

倒才是避免受傷的方法，我的頭燈已經從遠照轉成近看，走穩跟上 Ulaw 已經取代了找尋 yabi 的任務，腎上腺素被放大，透露出我在山林之間的緊張模樣，我的速度一點都無法跟上獵人 Ulaw 的腳步，可能知道我體驗夠了，Ulaw 大吼一聲，在工寮的秀珍姐跟大偉也以聲音回應，叫我循聲下去，Ulaw 指示灌木林後是竹林，竹林完會看見水蜜桃田，再一下工寮就到了，說畢 Ulaw 隻身往更高的地方狩獵去，一會兒隨即不見人影，這時的我可用膽顫心驚來形容，烏漆的四周只有頭燈所照是亮的，雖然大偉聲音不斷傳來，但當下就是走在沒有路徑的叢林間，新聞標題像跑馬燈不斷出現：一大學生參加部落體驗，迷失在森林中。不不，回過神，我專注在聲音的追尋以及克服腳下障礙，衣服被勾、泥土覆蓋全身什麼的都不是問題，終於，Ulaw 描述的竹林抵達，心中大石微微放下，直到看見水蜜桃園的那一刻，終於從緊張擔心的情緒裡解脫。

會合後，大偉繼續講他的打獵佚事，秀珍姐則是說他就讀國小的戎昕、聖君最喜歡跟爸爸一起打獵，我疑惑的問：也是像這種地方嗎？「當然阿。」秀珍姐不假思索地回我，再度發覺，我的山林經驗大大地輸在起跑點上，部落人的傳承，並不需要特意用文字記錄下，打獵什麼的，跟著獵人老爸耳濡目染肯定不會失傳。

## 部落風味餐

生火前，得築一道防火線，將周圍可能的易燃物清乾淨，露出底下潮濕鬆軟的黑色土壤。接著要收集燃料，山林中可燃物一點也不缺，乾樹枝，枯竹子，雜草碎葉等等，由細而粗擺好後，用每個香菸盒中幾乎都有的打火機將枯葉點燃，搨點風就可以維持住火力。

會這樣野外用餐，通常是農忙地點離部落有些距離，在忙碌的季節，時間是寶貴的，得趕在雨季前、果實還未長大前完成不同階段的任務，不然等果實大了，套袋時就容易造成果實掉落，午餐的豬肉塊早上即已準備好，與煮好的乾飯一同放在車子陰涼的地方，火生好後，利用柴刀砍下竹子，縱切讓竹片成為細條狀，在一端處加工削成尖刺，為了能有彈性跟曲線，施點力氣在火烤後的竹身，自製工具大致完成，最後串上肉塊插在地上就可以等待可口美味的豬肉了。

烤熟後，簡單的用鹽巴調味，部落風味餐大功告成，沒有餐具，雙手就是工具，沖點水將泥土洗去，一口飯一口肉豈不快活，飯前，Gigu 灑了點水向土地裡的靈魂打聲招呼，我們將在這用餐，可能打擾，煩請讓我們順利完成用餐，以便下午能夠有力氣工作，儀式簡單，但心誠意誠。飽餐後，將柴火澆熄，濕土蓋上，山林又恢復原來樣貌。

## 幫水蜜桃穿衣服

水蜜桃在近幾年取代了高麗菜成為部落人最主要的經濟作物，所以一年四季下來，6-8月甚至有的提早到5月，成為部落人最忙碌的時節，一株成熟的水蜜桃樹大概得需要兩三年的養成，等樹幹強壯後才適合結果，即使先天發育不錯、果實頗多，部落人也會將其捨棄，盡量先讓枝幹吸收地利。

四月底，小巧玲瓏的綠色果實慢慢發出，樹木如同耶誕樹吊滿許多掛飾，為了保護這些心血，部落人得準備一些藥劑，防落果、防果蠅、防瘦葉，還有讓藥劑黏附上去的粉，比例添加因人而異，大部分養老人會到竹東鎮上的玉山農藥行買藥，老闆娘大家叫她高姊姊，丈夫是玉峰的警察，來這深耕也數十年，部落人十分熟稔。農藥倒入大桶後灌入500公升的清水稀釋，主要噴灑葉子，所以噴灑完幾天最希望不要下雨，灑藥完靜置數天，可以開始剪枝疏果，有些人會提前冬天開始進行剪枝，為的是在忙碌時省去一些時間，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套袋，也是這階段工作的盛事，套袋故名思義就是將白色紙袋套在一顆一顆的水蜜桃上，猶如幫水蜜桃穿上衣服，套上袋子的水蜜桃，除了可以防止蟲咬，避免碰撞，下雨也能夠保全果實，還有重要的是收成水蜜桃時不會被葉子的底色給混淆。

經過設計的袋子，上端正中處有兩條斷口，將

斷口處對準樹枝形成夾縫，再將兩側對摺就可完整包覆，釘上釘書針確實含住果實，算是完成一次的動作，套袋速度除了個人能力不同外，樹型、地形也有很大的差異，斜上長的樹枝難套，陡峭的地形難套，剪枝疏果差的樹也難套，不過若在天時地利人和下，一個部落的套袋高手一天將近可以套上個 3500 袋，若以一袋 0.7 毛來算，2500 外快入袋，數目相當可觀，當然，這樣的工作不是天天都有，有需要的人會召集眾人，以工錢或交換工的方式支付，但由於每個人的農忙進度不同，所以找不到人的情形也是時有所見。

套袋時，不同人有不同手法、習慣，但幾乎人人都有“標準”配備，帽子肯定是必須，才能在仰頭套袋時勉強阻擋耀眼的陽光；頭巾是必須，套袋時因地制宜得不斷變換方向，背向陽光雖讓眼睛避免了直射，但換脖子、肩膀首當其衝；袖套是必須，防曬是其一，但最大的敵人還是那小巧玲瓏的水蜜桃，別看成熟的它可口誘人，果皮上密布無數細小的絨毛，稍一不慎，就可能讓皮膚奇癢無比，許多部落人甚至準備了抗組織胺嚴陣以待，再來就是裝袋子、訂書針的小包，通常斜背在左側腰間，右手則持釘書機，為了避免釘書機滑落會用橡皮筋綁在手腕，雨鞋可說是適應所有農忙的最佳利器，濕的、滑的、陡的、鬆軟的，雨鞋的摩擦力可以克服任何一種地形，讓部落人在山坡上移動無往不利。

套袋結束後歇幾天，就可以下一次的追肥，只要不要颱風提前來襲，不久後的六月中旬，就是水蜜桃大出的時節，收成、裝箱、出貨一氣呵成，大顆的六粒裝，小顆的十粒裝，過往網路不發達，部落人與盤商只能靠不成文的默契，無法議價，網路興盛後，一張表單直達尖石深山，早上訂單，下午就可以收到現採又大又美水蜜桃！

## 雜貨鋪

養老共有兩間雜貨鋪，對於僅 30 餘人的部落，當出的市場評估已經不可考，當然山上應該也沒有這種東西，但分屬兩座小山頭的店家，還是各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客戶群。

美花雜貨鋪是靠 Gigu 家斜坡下的建築，兩層樓的獨立建築相當醒目，不過由於女兒就學於山下，美花雜貨鋪開的頻率相對不高，但裡面擺設跟貨物是相當齊全的，Moli 家雜貨店則在部落另外一側，飲料從泡沫紅茶到台灣啤酒都有，但最受部落人歡迎的肯定是保力達，雜貨店多元經營還設置卡拉 ok 跟托顧小孩的服務，放學後印有“為人民服務”的接駁車會將學童送到這裡，車子據說是某年來自對岸的善意，這樣托顧小孩的服務讓因農忙來不及接小孩回家的部落人能夠放心。

其中最有趣的是，即便掛著小本經營謝絕賒帳的

告示牌，每每幾個酒鬼想要買包菸或啤酒時，經不住苦苦哀求的老闆娘最終還是會拿出記帳本，寫下幾個數字後酒鬼心滿意足地暢飲保力達或啤酒。

## 新光部落的森林小學

一個周末下午，秀珍姐決定帶我回她的娘家“新光部落”走走看看，是這幾天第一次往其他部落移動。與 Gigu 相隔一牆的 Ulaw 夫妻，是我最為熟識的部落家庭，他們倆年輕、熱情，十分好相處，不過能夠建立起關係，也是諸多機緣所致。

記得還在林口見習時，一天下午沒課，走在幾棟大樓圍起的空間時，發現吸菸區前怎麼蹲坐一個熟識的身影，「Ulaw！你怎麼會在這裡？」上前打招呼後才知道他們的第三個兒子聖云車禍被送來林口，山路視線不佳加上路況多變，交通意外時有所聞，幸好探望了幾天後總算順利出院，還記得卸下白袍的我在聖云眼中才是阿凱老斯，穿上則否，後來每每上山，都會談起此事，聖云對我來說也多了些特別情感。

從新光嫁過來的秀珍姐，嗓門特大，舉手投足充滿著活力，出口的話題也百無禁忌，當然這些都是幾日共同農忙後所建立的關係，由於對新光國小的信賴以及娘家人的關係，包括女兒月玲的四個孩子都陸續送回新光就讀，周末結束，又到了將孩子送回新光的時間，趁這個機會，我與大偉一同前往，貨車在前，小

車在後，浩浩蕩蕩出發。

離開往養老的岔路，重回竹 60 縣道，沿著指標繼續往上，過泰崗部落後，不久便可抵達新光部落，部落家戶數十分密集，也有許多兩層樓高建築，燈火上下交互輝映，夜晚的新光不像養老這麼冷清，還能看到些遊客蹤影，到了秀珍姐娘家，家人都已坐在烤火間聊天，布滿皺紋的奶奶身體看起來十分健朗，大姐、二姐擁有和秀珍姐一樣的大嗓門，吃過飯我與孩子們共同擠上硬板床，室內溫暖乾淨，沒蟲也沒老鼠。

一夜好眠，起床看手機不過六點，戶外，太陽已躍在群山上，新光之名大概由此而來，大人們都已開始忙碌，廚房那邊交談聲不斷，打過招呼，秀珍姐問我要不要來個部落導覽，二話不說點頭如搗蒜。早晨看部落，比起夜裡來的壯觀，二層樓以上的建築，幾乎都是磚瓦建成，設計跟裝飾也都有模有樣，我注意到這邊的門牌都寫著斯馬庫斯 Smagus，而非新光，於是問秀珍姐究竟怎麼回事？原來，新光本名就叫 Smagus，泰雅語裡是看見日出的地方，但某任警察來此工作，讚嘆這邊日出的美麗，於是更名成新光，只是當地部落人仍以斯馬庫斯沿用，著名的司馬庫斯則是後來興起，兩個部落以國字作為區分。

介紹完緣由，我們來到新光國小，秀珍姐對於這邊的環境與師資相當自豪，雖然教師流動率也不低，但正職缺的比例可能較秀巒為高，老師也相當有

耐心與方法，特色教學在評比中大放異彩，新光國小地理位置就在縣道旁，正面向著部落後邊就是高聳筆直的中海拔樹林，從以前到現在小朋友下課玩耍直接就穿梭在大自然間，名符其實的森林教室，學校也刻意在這邊放了座位與黑板，饒富趣味。由於還未到上課時間，校園還沒有小孩身影，空氣聞起來清新乾淨，能在這念書也算是其中一種的幸福吧。

回到家，小朋友都已吃完早餐書包背了準備上學，小小年紀的他們比起山下的小孩，肩膀上來的輕鬆許多，雙耳也都未戴上沉重金屬框，日子能夠這樣繼續嗎？還是所謂的教育會慢慢侵蝕這樣的自然呢？這段期間，跟許多人談到這塊，九年國教的立意良善，但在寶島上變成了殘酷的升學競爭，十二年國教更是變本加厲，不能適性發展下的教育，只是延長孩子在學校所受的壓力，被所謂的制度攻擊更體無完膚，但另一方面想，部落人給孩子教育就是不想讓他們重新步上家長們辛苦的道路，靠天吃飯比起一份穩定工作來的太不確定了，但每每看著他們在山林矯健自信的模樣，卻在加減乘除中重重摔跤，心裡的矛盾非常。

老傢伙告訴我，山上的孩子能靠幾條路翻身，柔道、加入志願役、山下的重勞動都是機會，反而靠升學的寥寥無幾，而且在二十歲前的孩子都不能夠保證他的發展，清文給我的啟示就相當大，當出耀眼的新星一下子就殞落，喝酒吃藥什麼都來，所以持續的關心比起短暫的給予來的重要重要太多，我銘記在心。

卷三  
古巴見聞

由於早早就立定生涯志向，在一年期畢業後醫學訓練完我沒有如同其他人所做的選擇：投入次分科的訓練、開始跟老師做研究。取而代之，我打算放自己一段長假，利用這段期間的空檔，找尋自己對於醫學的想法以及探索這個世界，靈感來源，來自於我大學時期看過的一部記錄長片 -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故事主角 Che，是一名阿根廷裔的醫生，畢業後的他沒有投入臨床醫療，而是騎乘摩托車繞著南美洲進行旅行，其中發生的故事和所見所聞大大影響了 Che 的一生。

自知不若 Che 有著胸懷大志，但我被他深深影響著，無論有點相似的背景還是懷抱對世界探索的渴望，我的旅程目的，就選在 Che 革命之地和長眠之地 - 古巴，這個加勒比海島國被美國實施 60 年的禁運，但靠著社會主義的架構，時至今日無論教育、醫療都是南美洲的佼佼者，Che 在這裡留下了什麼、改變了什麼？為了一探究竟，我選擇在古巴兩個月的生活，也讓我記錄下許多珍貴的故事。

## 古巴人的智慧

正午的 Malecon 濱海大道，色彩繽紛的街頭計程車持續來回穿梭，司機炙熱的眼光由內而外不斷投出，海水波光潑灑，將數百道陽光從水面激發而起，街道上，恍如只剩機器運轉的世界，毫無人跡。時鐘往後快轉幾個鐘頭，夕陽斜下，陰影漸長，海堤上一簇一簇的人群，圍著少數的幾支釣竿品頭論足，看熱鬧永遠比熱鬧的人還要多許多，將別人的活動猶如自己深入其境體驗，沒錯，這就是古巴，緩慢而悠哉，搭配熱情如火的性格使然，任意兩人的交會就能擦出連串的話匣，聊食物，聊體育，聊八卦，畢竟資料來源都來自同樣經驗、同樣電台以及同一份報紙。

由於實施禁運，加上許多物資受到配給限制，娛樂並不普及，偏低的平均所得和高價奢侈品，普羅大眾很難享有什麼樣的高級消遣，能掌握一支釣竿，就足以吸引大群目光。記得風災過後的 Trinidad，百廢待舉，電力遙遙無期，沒有國家新聞所提供的訊息，眾人聽著宣傳車千篇一律的政令宣導，大人興許還可以排隊在大排長龍的商店前面閒聊，排隊的原因來自於沒有電力後，店員記帳得依靠手寫筆記，物品編號多長，時間就得等多久，小孩們可按捺不住，黑漆漆的室內迫使大夥出門找尋樂子，幾個人架起球門，街道一封開始多人制足球，人數不拘，競賽規則也不甚重要，球進門後隨及半邊雀躍半邊憂容。剩下少數無法湊隊的，利用道路的突起作為隔線的記

號，手上彈珠開啟另一片戰場，誰能擊中記號中的其他彈珠，誰就能得分，比賽的人無不將身體延伸到極致，試圖一舉拿下大局，從微不足道的比賽中取得巨大勝利與滿足。

來到另一個城市，風災帶來的急性期已稍微結束，破壞後重建的道路才正要開始，馬路上大聲嚷嚷吸引了我的目光，破敗的庭院前圍坐著數名彪形大漢，中間一張方桌，桌上散著刻有數字的塑膠牌 Dominos，為首的年輕人跟我解釋遊戲名稱和簡單的規則，頭對頭尾對尾，數字一樣就可以接續下去，如果沒有就只能蓋牌放棄，兩兩對桌的人是一隊，遊戲中誰先出完手邊的牌這局就結束，最後再計算數字的多寡決定勝負，從上午到正午，牌局持續進行，一口一口的菸和一杯又一杯的萊姆酒交相更迭，突然，裡面冒出陣陣濃煙和燒焦的味道，原來是剛釣起來的魚正再燒烤，不一會兒，烤魚上桌，大夥七嘴八舌的地讓盤子迅速見底，結束後，年輕人伸伸懶腰，示意要開始工作了，我才注意到屁股坐的椅子，是準備砌牆的水泥磚，而這群彪形大漢，是請來重建的工人，吃飽喝足玩膩了，也順便可以開始一天的勞動。

“古巴人的智慧”，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形容，是等待延長簽證時，與同樣在等待的斯洛維尼亞大叔閒聊所提，原以為是在講古巴如何絞盡腦汁與美國纏鬥，直到越來越多的親眼所見，無論是設備簡易的足球競賽，或是石磚當椅的創意行為，我總算明白什麼

是“古巴人的智慧”，一種在資源缺乏中，面對生活及休閒方式。

## 簡單美味！？

電影五星主廚特快車裡，培根在高溫鐵板的催化下滋滋作響，加熱後的起司從兩片麵包中溢滿而出，無論任何時候看到這樣的畫面，肯定都會垂涎三尺，古巴三明治一舉打出名號，象徵簡單美味。

故事設定的主角來自美國南部邁阿密，由於地緣關係，邁阿密是美國最靠近加勒比海的大城市，自從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後，經歷一年的政治改革，許多不認同Castro理念的古巴人度過海峽，來到邁阿密，幾十年間，陸續有上萬古巴人藉由這條“自由之路”抵達這個北方國度建立家園，慢慢的，古巴社區逐漸成形，也有了屬於這群美裔古巴人的生活文化，當然，食物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所以電影才設定這樣的框架背景。但事實上，古巴人的古巴三明治跟電影上的古巴三明治有相當大的落差，大概就跟日本拉麵到台灣也經過相當程度的修飾。

古巴的物產大多來自配給，有額外的金錢才可以再去傳統市場或是商店購買肉類或蔬果，但是，販售三明治的店往往是狹縫中的小店或是街角攤販，衡量物價與收入，並不會有餘力提升品質，尤其大部分店家主要客群來自當地的勞動階層，一個果腹的三明治

充其量就是 5 塊國民披索，當然不會刻意要求食物的美味，油滋滋的培根？沒有，熱騰騰的起司？沒有，就連加熱的麵包，都算奢侈的古巴三明治。

古巴的飲食文化歷經長時間的殖民，融合了西班牙人、黑人奴隸和一點點美國人的飲食習慣，如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以米飯和豆子為主，由於大部分的食物來自配給和國家經營的肉品交易，所以能夠買到的項目與種類都有限制，即便不同餐廳，菜單上時常就是幾樣菜色，雞腿飯、豬排飯或是奇硬無比的牛排，沒有過多的調味，甚至不用胡椒，炸雞腿搭配豆子飯，稍微體面或許擺上一兩片黃瓜切片，一道雞腿飯即完成，小攤販 40 元國民披索，約莫 40 元台幣，餐廳貴些，4 塊可兌換古巴披索（註 1），折合台幣 120 元，古巴雞腿飯程度上同樣象徵著簡單美味。

口慾如同被阻斷的血管，哪裡斷了就從其他地方繞過去，正餐或許不是那麼令人食指大動，但街頭小食永不缺排隊人潮，每到下課時段，餐車前大排長龍的人群，不分老幼，人手一支冰淇淋，白色奶霜毫不掩飾停留在口鼻之間，將冰涼滋味印記在臉上，另個角落，不起眼的窄門也拉起，立牌上寫著的是今日出品的零嘴，無論類似杏仁酥的點心，還是用整粒花生完成的古巴式花生糖，飲料則以古巴式濃縮咖啡為主，一口咖啡三匙糖，然後一飲而盡，閒話家常後，十塊錢國民披索一放，午後時光不再炎熱乏味。

註：古巴貨幣採取雙軌制，有可兌換古巴披索及國民披索兩種，前後者約莫 25:1，國民披索幣值與台幣相比約為 1:1。

## 教育是未來的希望

再窮不能窮孩子，是個口號，也是許多人殷殷期盼能夠翻轉家庭的一個希望，舉世皆然，古巴可能更是。

城市裡的武器廣場上，夕陽斜照將英雄雕像的影子逐漸拉長，上網的人群開始聚集，沒能使用手機的則三五成群閒聊喧囂，孩童更在廣場上玩的不亦樂乎，仔細看，有些小孩精心打扮後穿著愛莎服裝，藍色裙擺得特意提起才不致揮掃地板，另一頭，玩著滑板車的幾個男孩圍著雕像競速著。在古巴，對外貿易開放後，越來越多的進口商品輸入，中間層層轉手加上極重的賦稅，物品價格相比原價約莫都漲了四五成，即便平均收入不高，我想，古巴家長依然會想盡辦法給予孩子最好的，甚至某次無意從窗口探進屋內，小孩臉上掛著的可不是最新流行的虛擬實境配件嗎？

教育方面，1959 革命成功後，古巴政府於兩年後宣布教育是國家的基業，將所有教育機構收歸國有，與之並行的是所有古巴孩童可以接受免費教育，包括制服、書本，一應俱全，接受完六年的基本國教後，再來是三至四年的次級教育，最後則可以選擇技職體系或是大學，整個過程都是免費。在古巴，辨認學生的求學階段非常容易，制服顏色表示了一切，小學生是以紅色為主的吊帶裙或短褲，頸部圍有藍領

巾，中學則是天青色上衣和海軍藍下半身，色系與古巴國旗相互輝映，高尚情操與至誠的熱血。

多年教育的投資下，一份 2014 年世界銀行組織的統計結果中，古巴成為加勒比海唯一高知識水平的國家，尤其以醫學部分最為突出，平均不到兩百人就能擁有一名醫生，而且也成為中南美洲的主要醫療輸出國，包括委內瑞拉、智利等等，另外，近幾十年來的國際重大災難也都可以看見古巴醫師身影，像是 2004 年的南亞海嘯與 2005 年的巴基斯坦大地震等等，即便半個地球遠的西非，古巴政府也不遺餘力派出擁有熱帶醫學知識的醫生前往協助解決伊波拉病毒的肆虐，不可否認背後原因涵蓋外交政策和經濟收入，但是高醫病比帶來的絕對數字：79.2 歲的高平均壽命，以及 6% 的低新生兒死亡率。

旅遊勝地 Varadero 南方不遠處的小鎮 Cardenas，鎮上設立有一間小巧精緻的博物館，展示著古巴教育體制的變革，以及古巴男童 Elián González 遣返始末：一艘偷渡往美國的古巴船隻沉沒了，González 幸運地被美國漁夫救起，但也開啟了兩國政府間的角力和美裔古巴人多年對 Castro 政權的恩怨情仇，是要通往象徵自由的國度還是返回經濟相對弱勢但教育水平極高的母國，回到那句「再窮不能窮孩子。」何謂窮？窮什麼？令人在這個世界上識字率最高卻最貧窮國家打上一個矛盾的問號。

## 我們都是公務員

古巴街頭上，無論轉角遇到的速食連鎖店，或是仰望在空中馳騁的古巴航空，經營模式都屬於國營企業，員工替政府做事，領政府薪水，廣義上幾乎人人都是“公務人員”。自從 1991 年共產老大哥俄羅斯垮台後，島國古巴長期的對外貿易一夕間有了變化，外在因素合併內在政策使然，導致了所謂的“特別緊縮期間”，讓古巴政府不得不思索下一步該如何走。首先，糧食問題迫使政府遲不容緩的農村改革，漸進將國有農場改成規模小型、分散但整體產量提高的合作社，另外，開放貿易市場也打破長久以來國有掌握所有經濟的情形，同時政府陸續允許私人從事餐館、計程車、維修服務等等，也就是大部分人今日前往古巴看到的模樣：五顏六色的古董車穿梭在殖民風格的巷弄間，中高檔餐廳坐落在主廣場四周，貫穿當地樂手互動十足的現場表演。

或許經濟不景氣使然，台灣許多人的生涯規畫從原本的多方嘗試轉變成圖一個溫飽，報章媒體上不時會出現類似的副刊，教人如何通過高普考或者分享經歷磨練終至通過考驗的勵志故事。但是在古巴，反倒是許多人想從“人人皆公務員”的窠臼中脫穎而出，為何如此？從獲取的薪資情報可以窺知一二，根據統計，從 2008 年到前年 2016，古巴的平均薪資逐年提高，來到歷史新高的 29 塊美金，或許在一個漢堡 0.5 塊美金的情況下這樣的平均薪資的確可以飽

食整個月，但在非必需品依然高價的情況，所得猶如杯水車薪，舉例來說，國營百貨所販賣的家用洗衣機最便宜的要價 200 元美金，換算起來是半年的平均月薪…即便是相對高所得的古巴醫師，一個月收入來到平均的三倍，那也是兩個月的不吃不喝，為了買回一台陽春洗衣機。

等待改變，還是尋找出口？大概是每個古巴人急欲得到的答案。隨著觀光大門敲開，越來越多的遊客湧入這座加勒比海小島，古巴政府為了避免熱錢快速湧入衝擊原本的經濟生態，開創了兩種貨幣的系統，遊客使用的可兌換古巴披索 (CUC) 以及當地人稱國家貨幣的國民披索 (CUP)，使用上，雖然某些商店會明確標示同等對價以供參考，但真實情況，CUC 的物價指數遠超過當地人的消費習慣，曾經搭乘計程車，哈瓦那舊城內短短五公里的距離，司機即索求 10CUC 的車資，即便住宿家庭的長輩再三提醒要積極的討價還價，但眾多的觀光客讓計程司機一看我們開口殺價，搖了搖頭，頭也不回就尋覓下一個願意給他 10CUC 的客人了，但對當地人來說，10CUC 足夠做跨省移動了，這樣的差距也讓更多人前仆後繼地投入觀光產業的工作，因為只要能經手來自遊客的可兌換古巴披索，幾乎是領國家薪水好幾十倍，導致許多人寧願向政府申請租一台計程車，在客運公司據點喊價，即便整日只有一組遊客，那也值得其他人一個月的平均收入了！

未來時日，類似的行為將越來越嚴重，無論是觀光產業的白熱化，原本相對保守的教師和醫生也都逐漸出現私人市場，即便政府極度避免這樣的行為，但科技始終來自人性，行情永遠來自需求，如何在競爭的資本浪潮下屹立不搖，古巴政府正面臨新的挑戰，即便政策擋住了，人民願意嗎？

## 閃電不再

沿著革命廣場前的大路南下，穿過排列整齊的新式街區，不時可以看見放課的孩童簡單地將馬路封起，六個、八個在街上踢起足球來。隱隱的汽笛聲從遠處傳來，與地圖中運動場的方向不謀而合，肯定錯不了，哈瓦那棒球場就要到了，時間來到晚上七點鐘，太陽未完全西下，襖熱倒褪去不少，染紅的天色很古巴，球場外，人群排隊，也有些許攤販，但更多的是使用公共網路的青年男女。

球賽門票一張 10 元 CUP，但對觀光客來說，可能是 5 倍價錢？或是 10 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以及各種破爛西班牙語，最終總算還是以 10 元 CUP 成交，不過也間接得知並沒有太多觀光客來哈瓦那看球，因為還沒有公定的觀光票出現。一進球場，成排的水泥地板展開，沒有固定座椅，地板就是座位，端看想要坐高還是低，球賽七點半開始，國歌唱完隨即開球。可能平常消遣太少，網路、科技也不甚發達，棒球成為少數可以宣洩的管道，此起彼落的汽笛聲總是

在意想不到的時間點炸出聲響，若有精彩表現觀眾也不吝讚嘆，甚至全場起立大聲吶喊。場上熱鬧，場下嘴巴也沒閒著，各種零嘴、爆米花、花生糖、炸餅巡迴兜售，手一舉小販立馬三步併兩步貨送到前，飲料也是，調和果汁 2CUP 一杯，五顏六色的液體也不曉得什麼口味，碎冰漂浮在上，大口喝下看得旁人好生過癮，尤其仲夏夜晚在擁擠的人群中…

離開哈瓦那後，那晚激情縈繞不斷，有種突破虛華表象看見實際的古巴生活，後來，逢當地人聊天總會把聯賽內容拿出來討論，深化自己對古巴棒球所向無敵的印象，直到抵達最東岸的小鎮 Baracoa。即便與東部大城聖地牙哥相距不遠，群山環繞的 Baracoa 彷彿與古巴隔絕，擁抱大海因而文化更接近海峽之隔的海地與多明尼加，曾經發現最早古巴住民的遺址與生活器具，留有獨特的飲食習慣還有盛產巧克力聞名。

某個午後的博物館參觀，在烈日下步行將近半個鐘頭，爬到半山腰岩場，博物館因位於洞窟內而饒富特色，但與古巴大部分的博物館一樣，世界級的收費，地方級的展覽，就在即將離開之際，導覽員閒聊問哪裡人，一個月的旅行下來，我總喜歡這樣介紹自己：我來自台灣，跟古巴一樣的海島國家。聽到台灣，導覽員揮棒姿勢再度出現，我們討論起同樣稱得上國球的古巴棒球，我講起那晚的美好經驗，只見導覽員做了個軟腳動作，抱怨榮光不再，幾點原因分析下來，厲害的球員叛逃，像是世界大賽冠軍成員火球

男 Chapman，即來自 Province Houlgin，另外由於素質下降，鄰近加勒比海大賽不願花錢邀請過去曾為常勝軍的古巴代表隊，惡性循環下，古巴國家隊的整體素質不再耀眼，放眼其他職業運動，似乎也是如此，除了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制度，體育界的社會與資本角力，同樣現實與殘酷。

## 下雨天

豐沛的熱能加上島嶼四周最不缺的水氣，仲夏午後來場雷陣雨在古巴幾乎是司空見慣，雨傘在這裡雖稱不上奢侈品，但卻不見得人人都有，幸好，有別台灣的騎樓總是雜物滿溢，古巴迴廊建築的亭仔腳功能健全，雨天能夠避雨，晴天則可以掩蔽毒辣的陽光。

熟悉了慢步調，逐漸也發現，這裡的人善於等待，許多旅遊者甚至會說：在古巴，最廉價的東西是時間。一方面可能外在因素無法配合，像是總誤點的大眾運輸、結帳人員必須手寫編號等等，另一方面，或許古巴人已習慣不將行程排得太緊湊，以應付突發的狀況，下雨天就是其一，看著天空瞬間烏雲密布，行人應是加緊腳步，朝目的地移動，但一如原先步調，古巴步伐不慌不忙地徐徐前進，直到豆大的雨滴落下來，陸續才開始尋找最近的遮蔽處暫避...

一如過往，走在廣場上勘查新事物，哪怕是轉角好吃的美味漢堡店或是某間國營商店的產品比較特別

都可以攔住我目光，然而，愈發悶熱的空氣逐漸包圍，抬頭一看，陽光被烏雲壟罩，下一秒，已大雨夾雜閃電，我趕緊朝最近的騎樓躲去，身為旅人，為何沒有帶必備的雨傘？只能說，待了好些時日，旅行的緊發條不覺間有點鬆馳，時常口袋塞了幾張鈔票或是銅板就往外跑，唯一比較貴重的物品，就那台留下點滴記錄的相機。

倚在柱旁，前頭公園內使用公共網路的人大量減少，少數幾個意志堅強的人仍一手撐傘，另一手拇指飛快地繼續跟世界做連結，如同戰爭電影中的勇士，努力在槍林彈雨裡力圖作戰到彈盡糧絕，但我想一旦網路斷線，就可以輕易擊倒勇士了，不過大部分人跟我們一樣只是尋常人家，躲雨優先。即便不如原先計畫，但古巴人就是能夠表現得跟平常一樣，原本獨自的個體很快就可以三五成群，亂扯閒聊起來，餐廳侍者倒是挺專業地將椅子連忙收起，避免佔位的人將地方用髒，畢竟熱情歸熱情，私有化之後還是多少得向利潤看齊，另外還有一群人也頗為忙碌，就是販賣零嘴的小販，來回穿梭地向躲雨的人兜售，手邊那一包由白紙捲起來的物品，曾經路口停等車陣時，也看過沿街叫賣的小販，類似停等號誌才出現的玉蘭花阿姨，哪裡招手哪裡去，但由於不曉得葫蘆賣的什麼藥，遲遲不敢舉手招呼，旁邊觀察我們一陣子的大哥可能不耐這群想吃又不敢講的觀光客，伸手一遞，溫熱的手感夾雜著烤花生傾瀉而出，眼神示意完，大哥又逕自吃起烤花生，畢竟一看就知道是不會西班牙文

的觀光客。

而我們咀嚼著這意外而來的點心，等待下雨似乎也有了其他事情可做，趕上那個販賣花生的大叔，用生澀的西文講著：請給我一包。然後，以一塊銅板的代價交易獲得。

## 海島颶風

一年平均有近 20 個颶風在加勒比海生成，同樣身為島國的台灣很有感，只不過換了個名字叫“颱風”。海面上，風平浪靜，若不是民宿大姊已經開始防範未然，很難想像即將到來的 Irma，是近幾十年來唯一五級登陸的超強颶風。回到市區，炎熱緩慢的步調與剛才的節奏儼然不同，可能海邊首當其衝比較緊張吧，畢竟身經上百個颱風，以及台灣電視台真實卻極其誇張的呈現方式，對於颶風或颱風，都過分免疫到等閒視之，公車站裡，誤點的客運讓眼睛不斷停留在重複的播報畫面，前頭的古巴人評頭論足颱風的軌跡路徑，即將左勾拳般掃過島嶼北方。

夜晚，風雨漸增，前一刻還有說有笑地對於颶風來襲不曉得是怎樣的光景，後一刻已經是伸手不見五指。旋即，電力回復，剛才的黑暗瞬間拋諸腦後，玩累了，剛好也到就寢時間，關門、熄燈，無論外頭的風雨如何強烈，也敵不過半天的舟車勞頓... 不知何時，冷氣低頻的運轉聲嘎然而止，背景音效的喪失如

同關掉電視總容易吵醒入睡的人，短暫接通的思緒想著不久電力應該就會回復了吧，旋即再度沉睡，五級颶風，正式來臨。

即便來到白日，外邊天空依舊漆黑一片，坐在搖椅上，簡諧擺動和庭院掉落的酪梨果是時間向前走的少數證明，手機電力沒了，筆電電力沒了，與時間的連結居然就這麼輕易斷裂，好在，生理時鐘依舊運轉，Casa 主人在全然停電的狀況下仍做出道道美味料理，焗蝦、煎雞腿排還有酪梨沙拉（的確就是剛撿起的酪梨果），唯獨飲料少了冰鎮口感，回到房裡，燭光冷水澡與濕襖空氣，沒有太多光明的夜尤其漫長。兩日後狂風暴雨總算暫歇，度過昨日沒電有水的一天，心裡想著究竟是沒電好還是沒水好，總之聊勝於無，比沒水沒電來的萬幸。

踏出屋門，舉目望去四處積水未消，有些樹倒了，有些屋頂塌了，但大抵來說沒有什麼重大災情，畢竟路人都還能有心情拿手機自拍，速食店外，旅人心急地連線網路想與外界接軌，當地人不慌不忙地到配給中心領取急難救助，完美詮釋一個畫面兩種心情！同為旅人的我們也是焦急的。「可能明天，也可能後天吧。」運輸工具何時復駛？旅遊中心的女士對我們如此回答，在古巴你要學著習慣，很多時刻都只能得到可能可能，不是他們不想給你保證，是因為他們也不知道真正的訊息。連續第二天來到公車總站，無奈大門緊閉，垂頭喪氣的旅者只得跟

虎視眈眈的計程車司機們周旋，其他則三三兩兩互換意見，在與落單的背包客共商後，按照原定計畫前行，決定驅車向東，就這樣，舊車、老司機、泥濘道路，展開了 300 公里的移動。終於，在下個城市迎來三天來第一道陽光。

## 殖民作物 - 甘蔗枷鎖

對曾為被殖民國的台灣來說，甘蔗的滋味以及“抽甘蔗”是的樂趣是許多人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但香甜背後的磨難，除了被“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一語道破外，遠在加勒比海的古巴也同樣為此所苦，只不過這個會社不是來自日本，先是西班牙，而後是不斷覬覦南美的湯姆大叔。

原長於亞洲的甘蔗，伴隨著征服者入侵來到美洲，由於製成蔗糖後的利潤驚人，於是西班牙人大量在殖民地種植，並採取莊園式的管理，美其名曰蔗農，實際上是幾近奴隸的勞動，墨西哥、古巴、海地甚至亞洲的菲律賓皆是如此，海地革命後，古巴一躍成為加勒比海最重要的蔗糖出口國，每年以數百萬噸的銷量往外傾售，但獲益所得，皆歸莊園主。美西戰爭後，狗去狼來，莊園主換成了跨國企業，奴工的本質依舊不變，一直要到革命後狀況才有改善…

今天的古巴，依舊種有許多的甘蔗，盛夏之際初長的蔗苗無與倫比的翠綠閃耀，不過可能過去太苦，

今日的古巴人特喜歡吃糖，無論糕點或食物，尤其一杯 50cc 不到的濃縮咖啡，數匙的砂糖就這樣傾瀉而下，然後一口飲盡，百年的甘苦滋味也就化在這麼瞬間 ...

## 殖民作物 - 雪茄平等

才剛抱怨完赤辣的陽光讓人渾身提不起勁，一會兒山嵐飄來，沒多久雨雲襲來，讓身體反而忍不住打了個哆嗦，也因為有這樣得天獨厚的溫度與溼氣，Vinales 一直都是頂級菸草的故鄉。在其他國家，街角的煙霧瀰漫總是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唯獨古巴，無論是剛忙完勞動的農人還是偷閒的麵包師傅，嘴角叼著一根雪茄都散發濃濃在地風情，在古巴，雪茄價格從一碗 30 元的陽春麵到一客 3000 的法國餐都有，以品牌作為區分市場價格，所有品牌的擁有者 - 古巴政府在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人嘴叼一根雪茄的光景，源自於百年前的殖民剝削，經濟作物至上的栽種政策，甘蔗、菸草雀屏中選，除了排擠糧食的生產數量造成飢荒，壟斷的莊園生態更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幸好，殖民會過去，習慣會留下，今日，雪茄不再是少數人的享受，它讓所有人在嘴角上享受吞雲吐霧的平等。

## 美好午宴

再度返回聖城 Santa Clara，主廣場由於即將而來的活動正忙碌地修飾粉刷，無論是高樓的的牆面還是板凳上的油漆都上了新妝，曾玩笑話地說從沒看過古巴人在傍晚工作，但慶典非比尋常，偶爾的加班應該還可以接受。

一群坐在戲院前的年輕人叫住了我，幾句閒聊後得知為首的年輕人有個有趣的名字 Angel，西語發音類似中文的安海爾，目前就讀於醫學院，不過，他們有個更有趣的背景，古巴的多元成家團體。由於台灣正通過相關法律，我很興奮地分享這個走在世界前端的政策，也有了後續的邀約。隔天，來到醫院內部的辦公室，偌大的彩虹旗掛在牆上，七彩的標誌無分國界，除了 Angel 外，他們俗稱 Boss 的中年男性，是當地的公衛護理師，外派至委內瑞拉多年後回國。整個早上，耗在狹小的辦公室，藉由 Angel 的翻譯，我們了解到古巴人對於性別議題非常開放，在家庭中開誠布公並不是什麼稀有的事情，但政府的法律卻遠遠跟不上，下午，我們意猶未盡地來到也是他們同伴所工作的咖啡店，離主廣場相隔幾條街區，內頭窗明几淨，舒適的隔間、整齊有致的擺設，牆上掛了幾幅畫風前衛大膽的肖像，是第一間我造訪的古巴文青咖啡店。聚會中，咖啡廳不點咖啡，人手一杯 Mojito，燒烤後的糖霜黏在杯身，雙脣湊上時自然而然滿是甜蜜，再經過酒精的潤飾，味道非凡，Mojito 一輪

完，葡萄酒上桌，酒瓶上寫著產地 Santa Clara，原來是當地限定，淺嚐數口，甜味七酒味三，同樣古巴限定！直至今目前表現的洋洋灑灑，但“小人”之心仍然在我的想法的打轉，畢竟初出茅廬當很多經驗不得不謹慎，仍覺得目前一路平安歸諸於過分幸運，背包客棧或是網路分享的文章千奇百怪，直至結帳完成，才放下所有百轉千迴的小劇場。

再隔天，再次接受邀約，已習慣隨遇而安的旅行步調，與 Angel 在接近正午時分走上一段略遠的路程，印入眼簾的是一棟棟 9 層樓高的集合式公寓建築，我們即將要拜訪 Boss 家作客，如幻似夢，在背包客旅行能夠開啟這樣的支線劇情，都是始料未及，但也因為這樣的不確定因素和火花，才有別於安排好的既定旅程。Boss 家的擺設如同台灣中產家庭，客廳一台置中的電視也是社交中心，緊鄰著廚房和餐廳，隔間是家人的房間，由於 Boss 未婚，所以同住的是妹妹，中午的大廚也是妹妹操辦，第一道菜就是古巴佳餚，雞肉湯，由馬鈴薯和雞肉調味搭配麵線，是唯一能夠引起食慾的湯品，豆子料理始終食不下嚥，接著還有燉牛肉跟醃樹薯，看似平常的種類但已經是難能可貴的食材，Angel 跟我們說，牛肉是特地去買的平常可吃不到，實在無以銘謝，更讓昨天以前的我對於每每生發在內心的小劇場而感到懊悔與慚愧，最後，用甜死人不償命的布丁結束美好的一餐。

## 致 Denny 及 Hector

走在街頭，尤其熱鬧廣場的轉角，不時可以聽到親切的呼喊聲：Hey Amigo！Hey Amigo！如果沒反應，立馬轉換其他聲道：Hey！My friend！有些則會從膚色判斷，來句こんにちは（日文：早安）試圖吸引注意力，或發出生硬的“你好”。起初，走跳在外，總有顆冒險嘗試的心告訴自己應該打開心胸，接受任何新鮮的事情，如同電腦遊戲向 NPC 點開意外支線任務，不過總是事與願違，有了眼神交會後，不多囉嗦，這個來自街上的朋友下一句就會詢問你有關這幾天的旅行計畫，有趣的是，無論你想幹嘛，他都正好會有那麼一個“朋友”，可以是開民宿、可以是計程接送，或者開一間道地的古巴餐廳，久而久之，習慣這樣的招呼後，就能坦然的一個微笑結束後繼續發展。某天的日記上寫道：古巴的 Amigo 大概是世界上最廉價的友誼，不過事後證明，語言的隔閡，讓我差點稀釋了這份來自古巴的熱情。

旅途的尾聲，搭計程車回到首都 Havana，預計五天後的飛機即將前往祕魯，結束近五十天的古巴生活。不過，沒有重返市區，依照友人的建議來到不遠處的漁村 Cojimar，漁村有另外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海明威小鎮”，是海明威巨作“老人與海”的靈感源頭。時間已到十月，下午的氣溫仍舊高昂，遑論已在發燙的柏油路上步行一個鐘頭，總算在當地“朋友”的轉介下，來到一棟頗為高級的民宿，女主人義大利

的生活經歷讓房屋在小村裡獨樹一格，晚餐時刻，來到廣場中央走訪，清一色是年輕人專注在手機螢幕的古巴特有畫面。

Hey my friend ! ?，長椅上的兩名中年男子叫住了我，時至今日，對這樣的招呼早已見怪不怪，由於沒有其他計畫，索性坐下展開話題，戴帽子穿著時尚襯衫的叫作 Hector，是名樂手，這周適逢輪休，所以忙著處理家中的冷氣裝修，身材略為中廣的叫做 Denny，住不遠處的公寓大廈，平常工作是保全人員，兩人交替著手上寶特瓶，瓶蓋旋開後是蘭姆酒強烈的氣息。

Hector 由於樂手經歷，接待過許多外國人，也曾出國旅行過，所以英文溝通相當流暢，Denny 則可以說上許多單詞，比較熟稔後，Hector 開始導覽 Cojimar，哪裡是海明威的釣魚處、釣魚的小船位於何處還有筆下的老船長家地址，一一走訪後，為了表示感謝，共進了當地人的雞腿飯和解暑的啤酒。翌日，閒晃的我們再度相遇廣場，談國家、聊政治、說未來，可能由於英文在古巴還不普遍，所以會英文的古巴人很願意分享對於所有事物的看法，畢竟我們終究是過客，船過無痕。我提及明早想去海明威故居一遊，Hector 正巧要送制服到女兒就讀的學校，兩處相距不遠，於是開啟了一趟公車漫旅。

過去曾試圖在首都搭乘地方公車，壅擠以及路

況不明下，那次的經驗令人印象深刻而畏懼，幸虧有了在地人陪同，銅板價的公車、清涼可口的甘蔗汁還有龐大路網下我們這種外地人幾乎不可能理解的路線規則，地圖上四十公里路程，化作七段公車，三杯甘蔗汁，清早出門，回來已是放學時刻，古巴的一日生活，充實而美滿，晚上，再去熟悉的窗口小吃攤，點菜單唯一的雞腿飯套餐，依舊啤酒下肚，與 Hector 和 Denny 又度過了一天。

啟程日，計程車來到民宿門口，不需多說，這車也是他倆幫我們找到的，Denny 蹣跚的步伐由遠而近，畢竟他的皮拖鞋無法走快，Hector 則回到工作崗位上工，我無法敘述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在一個五十天前還是陌生的國度，中間一度對她失去好感，幸好最後逐漸加分，然後在前往機場下段旅程前，有一個當地人，走上一段不短的路，向你道別，道別時沒說太多的話，因為語言上還有很多的隔閡，我們靜靜的坐在曾是海明威釣魚的碼頭前，一罐剛買的可樂還有昨天預先準備的蘭姆酒，以一比一的比例搭配，共享我們最後的“自由古巴”(Cuba libre)。

後記：旅程的某天，收到 Hector 用 messenger 傳來的訊息，文法怪異的內容，大概是 Denny 跟一些人已經偷渡到薩爾瓦多準備前往墨西哥，看完後，瞬間，我意識當似乎這一輩子可能就不會碰到他了，除了名字跟長相，對於 Denny 我一概不知，那天的擁抱成為絕響，自由古巴，Denny 為了他的自由，永遠離

開了古巴。

## 以“Che”為名

二十世紀中後，全世界最風靡的一幅肖像大概非 Che 莫屬。頭戴軍貌，眼神堅毅地望向遠方。

Che Guevara，出生於阿根廷中產家庭，醫學院畢業後騎程摩托車環繞了大半南美洲，旅途過程中，Che 見到了嚴重貧富差距以及跨國資本下幾近赤貧的農民，原來，看似脫離列強殖民的南美諸國，只是落入另一種殖民，美其名的包裝喚作“自由經濟”。有這樣親眼經歷，在 Che 心中埋下了社會主義的種子。1955 年，Che 與逃亡的 Fidel Castro 在墨西哥相遇，經過長達十小時的深談，Che 決定跟隨 Castro 參與革命，這或許是改變 Che 一生最重要的決定，但或許對 Castro 來說，這也是改變其命運的一次會晤。

搭乘著 Granma 號，與 Castro 和其他的大鬍子弟兄們來到古巴，在 Maestra 群山中度過艱困的兩年游擊，期間 Che 逐漸蛻變，最後，除了醫藥箱外，他也扛起了步槍。由於 Che 過人的機智與優異的領導能力，很快地在革命軍裡面成為 Castro 倚重的成員，1958 年十二月，Che 在 Santa Clara 城市附近率領小隊成功襲擊載運軍資的火車，順利切斷古巴東西間的運輸，成為革命史上關鍵的勝利，後來 Santa Clara 也成為古巴最代表 Che 的城市。革命後，Che

擔任古巴國家銀行總裁，協助制定經濟相關的政策，但或許是還懷有理想，又或個人因素，Che 於 1965 告別古巴，決定再度投入一身的志業 - 革命，直到 1967 年協助玻利維亞革命葬身槍下，Che 不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種精神。

1997 年，不斷的外交斡旋，Che 的遺體總算從玻利維亞運回古巴，墓葬的地點想當然爾決定在這個屬於 Che 的城市，從此，Santa Clara 成為一座擁有兩位英雄的城市（另一位是古巴最知名的女慈善家 Abreu），每到 10/8 前後，整座 Santa Clara 都會動起來，商家貼上 Che 的照片，電線桿上及路燈掛上 Che 的標語，書店擺買了有關 Che 的著作，甚至電影院整週播放 Che 的紀錄片。而許多機關建築，尤其是廣場周圍，也都重新油漆粉刷，夜晚不惜加班都要趕在儀式前完成，看的出來，Che 的紀念儀式，意義非凡。

適逢 Che 於玻利維亞喪命五十週年，也是遺體至 1997 年運回古巴滿 20 年，讓一年一度的紀念成為全國性的活動。10/7 夜晚，中央廣場圍滿大批工作人員，週邊主要道路都被封鎖，沒有通行證無法靠近，戲院前架起了大型螢幕，問了路人得知即將有晚會表演，於附近隨意用餐後再度回到戲院前，廣場逐漸被圍觀的群眾以及上網的人填滿，從維安縫隙中，一群群手持樂器的表演者步入戲院裡，九點將至，螢幕轉播出戲院裡的表演，經典的古巴芭蕾一定

不可少，優雅的舞姿中看的出這個國家機器至上的地方將資源放在哪邊，另外，還有交響伴奏的合唱和吉他演出，節目與節目間的換場，都會放上 Che 生前的照片，嚼著雪茄的 Che 笑起來總是給人放心的感覺，許多照片也都是第一次看到，包括出國訪問與和小朋友的嬉戲照，表演進行約莫一個半鐘頭，最後的高潮是眾人合唱一首關於“Amigo”的樂曲，而廣場外好似所有人都做足了排練，一到副歌的地方，放聲齊唱，直到終了... 我想起某個關於 Che 的標語：永遠的指揮官、永遠的好朋友！

隔天一大早，夜色未褪，心裡揣著一絲的不確定向西邊廣場快步而去（在古巴多時，已經習慣他們的各種可能，可能今晚？或者明晚，可能早上七點，也可能八點...）直到看見便衣警衛圍成人牆、魚貫的人群受檢進入會場，才放下懸盪的心情。慶典準時七點開始，透過大螢幕看見總統 Raul Castro 在博物館裡向 Che 與其他玻璃維亞夥伴們的致敬，接著步出博物館向群眾握手致意。「是要當留下來的那個？還是先走的好？」看著身著軍服的 Raul Castro，不禁讓我浮起了這樣的問號。畢竟，在這個世界上跟 Che 共事過的人可能寥寥可數，與 Che 同為 Granma 號上的夥伴，Raul 是唯一僅存的人。

漸漸地，太陽東昇，終於看清楚廣場上的人山人海。紅的白的以及無數大小的 Che 肖像共同參與了這場紀念儀式，儀式從 Fidel Castro 的紀錄影片開始，

那是當年 Che 遺體回到古巴時所發表的演說，雖然西語無法全懂，但抑揚頓挫間，聽的出失去這個夥伴讓他相當痛心，接著，各層級的學生代表一一發表追悼文，串場依然是 Che 各時期的照片，不過或許是天氣開始炎熱，許多人陸續坐下，嘈雜講話聲此起彼落，直到演說者喊出古巴，所有的人才又抖擻起精神附和萬歲，演說者喊邁向勝利，台下的人附和直到永遠！儀式即將結束，旋律響起，不同於以往古巴音樂的熱情，音樂聲如詩般地緩慢播放，所有人隨歌唱著低聲呢喃，細聽歌詞，原來是關於 Che 的主題曲，訴說 Che 滋養、守護著 Santa Clara，歌聲繞樑不斷，直到人群逐漸散去，還是聽的到 Che Guevara、Che Guevara...

離開前，回頭又看了下那尊矗立廣場的 Che 雕像，因為 Che，讓一個世代的人有一個英雄可以追隨，讓一個世代的人有一種精神可以嚮往，或許 Che 在世可以將古巴變的更好，但他悲劇般的命運卻成為許多人讓自己更好的模範，也許這就是世界有趣的地方吧。廣場的人潮不久後散去卻又在遠處再度聚集，細看，原來是賣冰淇淋跟爆米花的小販啊！

**卷四**  
**除了 Super Surgeon ，**  
**我要當 Story Surgeon**

大學某個時期很愛閱讀翻譯小說，尤其擁有地域性的歷史背景，“家傳大煎鍋”即是其一，內容描寫沙皇時期的戰爭與逃亡，書中有句話我一直熟記在心，甚至自以為是地把它作為某種真理：一個個曲折離奇的美妙故事背後，都是由悲傷、痛苦與磨難交織而成的人生。求學時，按表操課的生活幾乎已然忘記，但那考前幾晚的背水一戰卻歷歷在目，旅行時，美食美景的感動可能倏忽即逝，但在烈日下火山口十個小時的步行肯定刻骨銘心。

移植手術那晚，所有人員七橫八豎倒在休息室沙發，時間一到又紛紛 table 上見；為了兼顧考試及資料收集，又不想錯過照顧兒子的神聖任務，八點半陪睡後凌晨五點起來享受魚肚白的靜謐時光；又或，表定是看急診會診的白班，電話一響起，就在急診開刀房放射科以及病房腫瘤噴血之間完成所託，雖然經歷當下總是充滿各種“豐沛、複雜”的情緒，但事後回想起，總能意猶未盡慶幸又擁有了了一個可以分享的故事，畢竟美妙故事背後，不外乎磨難與痛苦！

我不一定能夠成為 Super surgeon，但我立志成為 Story surgeon!!!

## 腸子內的異物

住院病歷點開，不意外地，內科病房年齡普遍偏高，80 不嫌少，90 剛剛好，樓層高點的外科病房略為下降，婦產小兒更不用說，不過有那麼一間房間，很特別的，平均年齡始終維持在 3~40 歲。

還記得第一次值班的夜晚，新病人報到，床號來自那個特別的房間，走到該樓層，新警察遍尋各處找不到一間名為 ABC 的房號，因為房號來到 ABB 後隨即嘎然而止，問過樓層主要照顧的護理學姐，她回了句：新警察齁？老警察都直接按牆上的門鈴的。於是，找到了白牆上對講機的門鈴，按下數秒後傳來低沉的聲音：請問哪裡找？「我是值班醫師來看病人。」隨即，白牆打開，後面隱藏著一個房間，門牌寫著那失落的 ABC。走進房間，身穿制服的人員分站四處，數字剛好與病床數相當，只不過病床上都還另有其人，黑色線條在軀幹上龍飛鳳舞，金屬光環在肢體末端閃耀著，還不時發出尖銳的摩擦聲響，原來，這是間專門收治生病受刑人的房間，高規格卻一點也不張揚。

曾經學長說過，沒有背著幾條性命，是無法成熟，或者換句話說，養成過程裡，總會踏著許多人的肩膀，而這個肩膀，有生有死。回到特別的病房，病房的病人除了身分較常人特殊，疾病也不惶多讓，舉個例子好了，最近有個病人異物吞入，不是硬幣也不

是電池，是 10 公分長的藥膏，一條？不！一次兩條。到院後，初步的 X 光的確有照出端倪，但通常，由於藥膏不具腐蝕性，所以擺著觀察幾天能夠排出就可以順利出院，但事情總不會那麼順利，第三天時，突然主訴上腹大痛，是會痛到冷汗直流、大聲哀嚎的程度，該是外力介入的時候了，手術從腹部正中劃開，不小心把人皮畫布上的龍頭也斬了半，循著較上端的 12 指腸一路摸到大腸，5 公尺的溫熱手感一次滿足，什麼感覺？朋友家抓鰻魚的那種感覺，有點濕有點滑，總算，在橫結腸摸到了硬塊，打開取出，有異物也有屎塊，什麼感覺？嗯，我不想說。

古今中外，醫學的認識許多來自於犯人的貢獻，尤其解剖領域，直到今日，知識仍源源不斷地累積 ...

## 醫療的等價交換

「多看幾眼，明天以後就看不到囉！」病房查房時，兒子對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說著，雖然幾句話化解了病情解釋時的凝結場面，但這句看似玩笑的話卻也讓我口罩下的嘴一度僵在那邊，即便知道老病人已臥床幾十年、即便知道老病人失智幾十年，即便知道截肢對病人，對家人甚至對整體醫療環境都是最好的，一個少數稱得上“三贏”的情境，我還是會想，病人發覺自己的腳失去一截，到底會怎麼想？

最近幾天，跟著主治醫師開了好幾台的截肢手

術，想起小時候號稱神作的鋼之煉金術士，先不說劇情的曲折離奇還有七宗罪元素什麼的，其中，貫穿卡通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等價交換”，今天的醫療現場，截肢手術以等價交換的概念大概可以譬喻成：用一隻手或一隻腳換取可能的性命拯救或整體生活品質，你願不願意？如果當下有危及生命的急迫性那沒什麼話好說，常常兩難的就是，一個慢性感染傷口在許多治療方法都試過後，依舊逐漸惡化，每每換藥時加上止痛藥還是哀鴻遍野，截肢果斷又快速，相反地，有沒有可能用保守的治療讓它好轉，有，但微乎其微，不過我想少了一隻手或一隻腳怎樣都不方便，以現在的我絕對很難想像自己如果減少上述其中一項會怎樣，但小時候頑皮除了右手完好外，其他石膏都包過一輪，很清楚那時的超級無敵不方便，更遑論截肢還有視覺上的衝擊，私底下再度詢問主治，如果病人不是臥床數十年，會再試試保守療法嗎，醫師回答：應該會吧！個人的答案可能也是偏向這個。

我想外科醫師比起其他，有著更多機會跟病人討論利弊，近幾個月開始嘗試看急診會診，最常需要解釋的莫過於可能需要膽囊切除或是闌尾切除的情境，急性發作的當下病人大概沒有太多的思考空間，所以頂多問問有沒有什麼後遺症，沒有膽可能比較怕東怕西呀，少了闌尾可能體重減輕幾克，心中各種小小快問快答，不過當然啦，我肯定會萬分專業地解釋膽的功能以及手術後可能的併發症吧啦吧啦…不過發現自己慢慢也會往越來越嚴重的天平那端靠

攏，畢竟沒有手術是小手術，在這個期待跟落差越大就越有可能糾紛的醫療環境，尤其最近再來婦產科的新聞，把每一個手術說得極其嚴重，是趨勢好像也是自保之道，但似乎又有點不近人情…(受傷過的醫師不會這麼想，沒發生事情的家屬也不會這麼想)，可是在解釋少了一顆膽，缺了一段腸子，好像大家都能點頭如搗蒜，畢竟看不到的東西，即便未來不舒服，將就點總能挺過去，但一手一腳真的就得要再三考慮了。

總之，醫療現場就是充滿許多的你替他想，他也替他想，有時候家屬也替你想，最後用我們再試看看作為一天查房一或一輪治療的結束…

## 我們好好的走進來

自從有了病房二線班後，半夜會接到電話，不是大事就是壞事，又或兩者兼備的大壞事，隨著資歷漸深，年紀愈長，對於電話另頭的主訴，哪些急哪些次急，按部就班，心中大致都有個底，賴皮點搞不好還可以一夜不離開被榻，但唯獨幾個關鍵字，從實習開始就被耳提面命，千交代萬叮嚀務必要起身去看看，胸悶胸痛說到爛外，還有之一就是突然的半邊無力。到了床邊，第一眼接收的那個畫面很重要，腎上腺素瞬間把睡眼惺忪給驅散，該做的該聯絡的一氣呵成，猶如格鬥遊戲接招毫不間斷，不過打完一輪的結果並沒有任何結束收工、好棒棒的感覺，畢竟許多時

候醫療所謂的神診斷對病人來說就只是悲劇一場，所以我並不特別欣喜能夠診斷特殊疾病，除非問題經正確診斷後有機會迅速根除，像是腸扭轉等等，才可能會稍微心安點，總之，那個半夜我得到一個腦梗塞的答案。

好了，病情到此告一段落，雖然過了些時日，整個過程卻仍記憶尤新，特別是隔天那句幾乎可以列為醫病溝通經典的金句：我們好好的走進來，怎麼現在躺在這邊，一字一句從家屬嘴裡蹦出，這樣的場景在模擬演練時，大概無腦反射都會回答：如果人好好怎麼會住院，不過若是發生在自身周圍，我想真的這樣回大概直接啟動院方的多團隊會議，回過神，即使一夜未眠，還是擠出一些話語來維持繼續溝通的可能，畢竟每個人遭逢劇變，否認憤怒接受的情緒變化可以理解，若反而越過這些，那才是真正可怕的炸彈。再隔一天，同仁拿出家屬整理好的問題列表，大概是有備而來，這樣的憤怒已經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了，當然，醫病的不對等幾乎能讓我們的每個處置都站得住腳，但是這樣的面對面還是相當尖銳，畢竟也是奮戰了一夜，畢竟，若不是突然間的變化，術前術後的互動也是不錯的呀。

到這裏講這些，並不是要讓江河日下的醫病關係更緊張，只是我時常會想，究竟那個晚上若我不值班，是好呢？還是因為是我值班，才能有這樣的一次經歷好呢？

## 奇妙的感官之旅

疫情過後的急診廊道，滾雪球般地，逐漸積累，一句流行用語以蔽之，大概就是報復性就醫，臨時病床上，有的蜷曲身體，似乎這樣可以緩解疼痛，有的手壓按腹，可能病灶來自肚子，有的，則大口啃著香氣四溢的雞腿，一口緊接一口，前者不曉得是不是一般外科的病人，但我敢保證後者肯定不是。

對於嗅覺，我似乎不曾重視過，小時候看卡通影集，主角威能常常是可以運用雙眼施展瞳術，像是火影忍者中的佐助，無敵的血輪眼招式，不但能拷貝，還能夠燒盡世界，又或是聽覺極佳，譬如獵人的旋律，聆聽心跳就能夠知道別人的精神狀況，但好像都沒有嗅覺靈敏的主角，帶領著夥伴冒險犯難，頂多靠著這項能力，加減追蹤獵物，這樣反而轉 Discovery 或是動物星球機會多些，但由於那一點都不帥，所以總幻想擁有厲害的視覺或是聽覺，中二認為自己能夠與眾不同，漸漸地，鼻樑上多了些重量，耳朵似乎也沒多出色，年歲逐漸增長，明白了卡通終究是卡通，不再對於這些厲害的感知心存想像，倒是嗅覺，林口溼氣導致的長期鼻炎，在來到台南後豁然開朗，所以我敢保證，台南的空氣不是甜的。

外科訓練，很多人直觀認為手眼協調要好，以及對空間的掌握，那倒是，但若有似無之間，師長們總在一些不經意的時刻，提到要善用嗅覺，當然啦，他

們不會說的那麼文言，我比較常聽到：去聞聞看。凱凱，打開手術後引流管路的容器，聞聞看這個綠色比較像是膽汁滲漏還是長綠膿桿菌；凱凱，這個味道可能是血便，追蹤一下血色素或者驗個糞便，有需要就排胃鏡；凱凱，這個病人口腔的氣味比較重，也許許多天沒有進食，幫他補充一下水分電解質…無庸置疑，有好的嗅覺在這些時刻多少能夠幫助判斷，但有的時候，很想很想塞住鼻子，拜託不要有鼻子，為什麼人類會有鼻子！？崩潰不斷上演在那些從大腸扒糞的夜晚，在那些讓腸液逆流而上從嘴巴濺出的夜晚，在那些因為扒糞，所有人員包括麻姊皆走避，還噴了一堆自以為可以壓過惡臭但往往搞得一塌糊塗的夜晚，咳咳，崩潰結束…

上個月底，初試啼聲嘗試做幾個氣切造口，老師手把手的帶入門，層層向下，小心！不要燒到甲狀腺，咦？視野這麼小要怎麼知道有沒有燒到？

「聞聞看，燒到會很香的。」

## 外科醫師的身體特徵

趁著昨天科內的成果發表，回顧了兩年來入外科的零零總總，從刀數統計到醫院外的些許成果，洋洋灑灑做了數十張的 ppt，我想這些能夠代表什麼？即便對報告者的我來說，依然十分模糊，唯有左手食指邊的傷口，在近 20 度的開刀房裡，淋上乾式刷手或

是冷水沖洗後的尖銳刺痛，才最真實。

曾經好多好多個夜晚，踏出醫院只能從側門時，或者在即將下班的時間傳訊息給另一半還有台四或五小時的刀等等開始，都不禁問自己到底為的是什麼？金錢？死豬價的住院醫師薪水各科相去不大。成就感？目前的我失落遠遠大於成就。唯一好處大概就是脾氣差的外科醫師大家比較能夠容忍。也許，很多人會說那就不要做那麼累阿，份內的事情完成別人絕對不會說話，但是就是這個但是，在外科這個強調操作遠勝理論的背景下，有師長願意手把手教學的機會能把握得盡量把握，另外，能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在更衣間道聲晚安也是倍感溫馨。

無論是在社會走跳或是醫療現場，我們都能看見許多身體特徵，像是抬神轎的弟兄總有膨出的肩頸肌肉，時常抱小孩或做家事的人會有媽媽手及斜方肌症候群，而外科醫師的食指，為了能讓肚皮縫的更密更合，一次又一次食指被縫線勒傷，也是屬於我們的身體特徵。

吃！都吃！

身為對肚子最熟悉的一般外科，病人常問的問題大概就是：什麼時候可以出院？可不可以拆線？又或，手術完，該吃些什麼，什麼適合，什麼不適合？通常，相對輕症，那種住三五天的，我都會引經據典，少油少鹽多纖維，而切腸切胃的病人，盡可能少

量多餐、避免刺激，不過，往往住比較久的病人，多是肚子開大刀的，他們通常手術後比較虛弱，我都會形容，一場剖腹手術，大概就像肚子被打了數十拳，需要時間修養，即使腹腔鏡外表看似幾個小洞，想想腸子像麵條被喇來喇去的，賭氣不動也是合情合理。

所以，當這類病人禁食完，家屬問我能吃什麼時，我都會回答，吃！都吃！喜歡什麼就吃什麼！幸好，台南不愧為美食府城，能喝流質的病人，總有間滿意的牛肉湯或是鮮魚湯隨侍在側，能吃溫和飲食的病人，各種鹹粥飯湯可供選擇，甚至病人問我可不可以喝可樂，即便知道她有血糖控制的問題，三個月了，三個月下來都是用腸子灌注營養的阿姨，第一次總算有點食慾說出想吃的東西時，喝！喝起來！而為了慶祝她終於出院，還請看護幫忙準備汽水可樂，均衡營養什麼的先緩緩，畢竟先求有再求好。

忙完一天，主任查完房後告訴我，凱凱，今天多吃點，早點睡，明天有活肝移植 ~~~

## 朝九晚九的移植手術

晚上九點，癱坐在刀房休息間，精疲力盡到連回家的力氣都略顯不足，看著桌上便當，一個個名字代表一個個仍在奮戰的身影，有主任、有學長還有許多協同的工作夥伴。

回想生涯參與換肝團隊的起點，大概從林口實習抽到一般外科的移植團隊開始，當時醫學生一心想輕鬆的念頭下（現在回想著實不可取），我們都會戲稱跟到移植團隊的人猶如抽到“上上籤”，怎麼說？在台灣的許多醫療院所，移植手術除了是一次極重大的手術外，也代表團隊接手了這個重獲新生的人接下來幾乎所有的求醫過程，舉凡感冒、肚子痛，精神不振來到急診，只要醫生看到曾有移植病史，為求謹慎小心，一律收給移植團隊，所以那兩個禮拜內，經手病人每每三十起跳，各種疑難雜症皆有看沒有懂，團隊名單雖掛有總醫師加其他學長共三人，但從未見過，獨守病房已顯得左支右拙，更遑論參與手術，開刀房連邊都沒摸著。

來到外科人生的頭一年，百廢待舉，許多部分都在緩慢學習，一下子要上移植這樣的大刀猶如越級打怪，所以總站在房間一隅探頭探腦，頂多最後關傷口時上手術桌幫一些忙，至少這樣吃起移植便當才顯得心安理得。跌跌撞撞地，住院醫師第一年成為住院醫師第二年，新手變成中手，開始可以有模有樣地下刀、叫器械、關傷口，不過若要上像換肝這樣的大刀，自覺力有未逮，幸好學長們不棄嫌，讓我有機會在捐贈者房間站上第一助手的位置。

以前我們都聽過一個機智問答，請問把長頸鹿放進冰箱前要做什麼動作，答案是打開冰箱，第二題，請問把大象放進冰箱前要做什麼動作？一樣是先

打開冰箱，可是記得先把長頸鹿拿出來再放大象進去，換肝大致也是如此，把 A 肝放進去 B 的身體前，要先把 B 肝拿出來，不過取下 A 肝需要一些時間跟一群人，取下 B 肝也是，不過有時候 B 肝很爛很難取，得要花上更久的時間，最後，把 A 肝放進 B 體內時，才是移植手術最精華的部分，畢竟沒有任何一個人的器官結構是一樣的，所以如何讓所有管路吻合才能達到盡善盡美，對手術者來說是極大挑戰，當然，還有術後照護這關要過，避免器官排斥、防止感染發生等等，真的，一個生命要重獲新生，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早上九點，晨會結束再度來到刀房，又是一天的開始，學長迎面而來。

「昨天還好嗎？」

「還好，剛剛結束了。」

## 成為外科醫師之路

每年仲夏之際，除了是老掉牙到不行的鳳凰花開，也是大小考試充斥、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時間，又或是，升等轉職等等人生的轉捩點，不過這些都離我尚遠，不用考試、無須準備論文，現在要做的，就是翻開筆電，把病人照護心得完成，回傳至教學中心。

第二年住院醫師至今，按部就班，各項事務逐漸

上手，簡單的包括電腦系統，複雜一點的像是行政流程，即便連稍嫌困難的人際溝通，都開始有點分寸，所以能夠將重心放在真正該用心的地方 - 開刀，畢竟在醫院跑跳久了，即便百般不願承認，但事實就是人與人才是速率決定步驟，阿... 說遠了。過去讀書有讀到，對於一事物，可以分成數個境界，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學習開刀亦是如此，首先得熟悉教科書上的解剖構造，然後依著圖譜步驟，背心法地將動作化成文字，再模仿老師學長們，依樣畫葫蘆地完成一台又一台刀，然而，幼鳥終究總得離巢，第一助手會變主刀，對面站的不再是學長，而是刀助或是學弟妹，遇到難處，時常嗚呼怎麼就是回想不起來學長、老師們是怎麼完成的，有時做做樣子能夠過關，有時候就只能打電話尋求救援，有了自己主刀的經驗後，當又回到助手位置時，眼界豁然展開，腦袋也多了轉圜空間，開始挑戰自己：如果角色對換，那下一步該是什麼呢？又或，是否我有其他動作可供選擇，漸漸地，之前所背誦心法，像武俠電影中，內心小人毫不間斷地將拳法施展出，開這台刀猶如被打通任督二脈，至此，我就能跟其他人說，喔～我會了。

但是，人生就是這個但是，夜路走多會碰到鬼，同樣的刀開多了肯定還是會有撞牆的時候，要嘛再度做做樣子過關，要嘛重回老路尋求救援，然而，有時候這一撞，不只一次，兩次三次都有，撞到你懷疑人生，甚至到連自己要不要轉行的想法都像跑馬燈不斷輪迴，見山不再是山，是猛禽是野獸，直到善心

人士路過指點，或是撿到師長們的“銳角”後，才又一改頹勢，重新回到軌道上，對於是否會“開”這台刀，我可能不再那麼快回答，喔，我會了。

以上是關於手術的部分，然而能不能完成手術是一回事，開刀術後又是另一回事，小時候曾經聽聞過一些所謂的“鬼”故事，比如誰誰誰切斷總膽管，誰誰誰關傷口縫到腸子，或者，誰誰誰大力出奇蹟的思維下刺破了什麼器官，由於內容驚悚可怖，第一個念頭都會是：怎麼可能！？第二個想法就是：還好不是我。等等，若以棒球生涯譬喻，人家至少是在大聯盟投球被一局爆，我們是還在小聯盟打滾，連被打爆的資格都沒有，終究，醜媳婦熬成婆，被叫上大聯盟代班投球，戰戰兢兢地，一球一針，但百密總有一疏，這一疏倒也不是真正發生了什麼失誤，而是有幾個小動作沒那麼確實，於是傷口關閉後，仍舊提心吊膽地追著護理紀錄，或病床邊看看病人到底有沒有因為這一兩個不踏實導致不可逆的後果，所幸雖沒有，不過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在重回助手位置時，不再對於一些看似吹毛求疵的動作失去耐心，畢竟一個外科醫師習慣的養成，肯定是建立在許許多多的“鬼”故事上，之所以我沒有發生，絕對不是我小心，而是刀開的不夠多，一個我很尊敬的學長這樣告訴我。

叨叨絮絮地寫了這些，回顧也記錄第二年的外科訓練，接下來被叫上大聯盟的機會一定會越來越多，問我有什麼要對自己說的：想起電視採訪那些選

手時，怎麼擠都是那幾句，謝謝教練給我機會、節奏掌握好投出每一球、賽前都會是先看對戰影片…嗯，好像我也差不多。

## 從雕花到木雕：黃伯的瓣膜修復札記

一日下班，手機鈴聲突然響起，螢幕上顯示著未知來電，在這個無線網路吃到飽或者隨處 wifi 的年代，熟識的人都用 line 或 messenger，就算是公事，也很少下班之後來電，是詐騙嗎？卻又不像幾個常見的詐騙電話開頭，腦袋掃過幾個快速念頭，還是將電話接了起來。

「醫生喔？明仔載敢有閒，我早起欲去回診，心臟科拿藥。」

阿，原來是黃伯，大嗓門的特徵以及固定禮拜四的回診瞬間讓我想起一陣子沒他老人家的消息，這中間又經歷了換手機及各種 app 更新，使得通訊錄上幾乎都只剩下公務機簡碼。

「有阿，你有來，我一定有時間。看時間按那閣來約。」

放下電話後，想想真的也好一陣子沒有與黃伯通話，過去偶爾彼此都會稍微問候對方，隨著小孩出生，工作量增加，以及總醫師的焦頭爛額，幾乎無暇顧及其他事務，也曾想過黃伯該不會發生個什麼萬一

了吧，不過幸好這通電話讓斷掉的線又重新接起。

初識黃伯是我住院醫師生涯的第二個月，2018年9月，會記得那麼清楚都拜前四個外科訓練每個月都十分精彩，有一日兩台達文西直接站到半夜的，也有不斷在手術台上大聲嚷嚷叫我要立正，不是身體立正而是腹腔鏡的鏡身立正，還沒聽習慣術語的小小住院醫師，常惹得開刀房大家哭笑不得，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蹟不勝枚舉，我都跟人家說這一切都是上天要考驗我對外科的決心，幸好我走過來了。

回到黃伯，在那個九月的某天，病歷表上多了一張急診待床，坐在7B護理站的我點開病歷，是佳里急診轉來的個案，病人發燒數天伴隨呼吸困難，心肌酵素提高，心臟超音波掃起來瓣膜上有異物，懷疑是感染性心內膜炎，主任接受會診認為有需要開刀，兩天後有空檔，於是幫黃伯安排了心臟瓣膜修補手術。第一眼見到黃伯，乾瘦的身軀看起來格外疲憊，不過簽手術同意書的手卻直挺挺地振筆疾書，布滿厚繭的雙手肯定有一番故事…

手術台上，跟著助手大哥，聽從主任口令將器械擺到適當的位置，看著因細菌感染而如同碎紙的瓣膜在主任的巧手下慢慢修復成型，哪裡要多雕一些，哪裡要少剪一點，絲毫沒有任何猶豫，手術時間雖長，但過程中彷彿在看一件藝術品的誕生，毫無冷場，中間雖然穿插被碎念的部分，但整體上收穫豐富。

手術結束後，黃伯待了幾天的加護病房，狀況恢復良好，所以很快地轉回普通病房。術後的黃伯雖然仍有些疲態，但雙眼炯炯有神，說起話來聲若洪鍾，與術前宛如判若兩人，不禁讓小小住院醫師再度讚嘆主任的技巧高超，以及外科迷人的逆轉力量，不過即便手術成功，治療心內膜炎的準則就是要打滿固定星期的抗生素，隨著探訪的天數增加，與黃伯逐漸熟稔，才知道他那雙布滿厚繭的手來自於他的吃飯工具：木雕師傅。

某次例行的午後查房，黃伯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個亮橘色物品，細看之下原來是一隻雕刻後的烏龜，再仔細瞧瞧，居然來自於午餐的紅蘿蔔，我驚訝地把專師學姊、護理站同仁、附近能叫的人都叫進來看看這樣的世界奇觀，眾人無不嘖嘖稱奇，直到吃瓜群眾解散後我又回到病榻旁，開玩笑地向黃伯說：你這個木雕師傅跨領域跨得太大了吧！沒想到黃伯向我娓娓道來，這才是他最早的本業：辦桌台上的花果雕花。

黃伯的家人，也就是黃伯的爸爸，姑且稱他為黃爺好了，在麻豆一帶當總鋪師，為求精進還曾遠赴號稱總鋪師故鄉的內門拜師學藝，然而，做這行的需要大量人手，除了統籌的總鋪師本人，負責掌鼎、掌砧的師傅以及打雜、切菜、洗菜的水腳，有時候水腳一人身兼多職，洗菜切菜完畢後就順便幫蔬果雕花，黃伯就是擔任這樣的任務，他說：黃爺即便是整團的負責人，也要求他從最基本做起，才能熟知每個環節的

“銳角”。然而，辦桌宴客的光景在講求衛生、舒適的主軸下漸漸式微，需要早起、工作量大、難以吸引年輕人投入也是一大原因，總之，還沒等到黃伯接棒黃爺，家裡的總鋪師事業就收攤了，擁有一雙巧手的黃伯找到了木雕師傅的工作，早八晚五，他的作品在許多藝品店都可以看見，不過生性閒不下來的他，喜歡利用豪雨過後，到出海口載一些漂流木，放在他的廢棄豬寮裡，周末有空檔加減做一些。他一直認為，這次的心肌炎一定是今年颱風多，所以他也撿了比較多素材，太過勞累導致的細菌入侵，沒有正確解答，我心想：可能吧。

又過了一兩周，黃伯的身體復原得更好，間隔打抗生素的時間，他有時候會請假回去拿些材料在床邊雕刻，雖然團隊不建議他那麼做，不過想想真的除了三個時段的注射時間，所有醫囑複製再複製了幾個禮拜，也就睜一眼閉一隻眼了，不得不說，黃伯的手真的巧，無論是木雕葫蘆或是木雕毛筆，線條跟曲度都十分精緻，此外，他也告訴我主任有給他看手術前後心臟瓣膜的照片，他自己研究了一下，認為如果主任有在做木雕，肯定也可以成為大師！

終於，來到了完整治療的最後一天，黃伯換上便服，神清氣爽地準備告別這個躺了近兩個月的病房，離開前，他問主任有時候胸口會有怪怪的感覺這樣正常嗎？只見主任大笑了幾聲：其他器官我不敢說，但你目前的心臟我敢保證肯定是最棒的，於是

團隊在一片愉快氣氛中道別。批價時，黃伯叫住依舊在護理站埋頭苦幹的我，詢問我的聯絡方式，不得不說這對一個剛進入住院醫師不久的新人來說是個好問題，欣喜的是可能是這些日子的照顧讓黃伯得到了對我的認同，但猶豫的點是作為醫生的我是否應該給病人私人的聯絡方式，未來會有其他的枝節產生嗎？最後，想到一個敬佩的外科學姐曾經在他開過刀的病人都留下個人手機，她對病人說：如果有什麼問題，隨時可以聯絡她，因為她認為：一個外科醫師一旦在病人身上動過刀，就有了連結，這個連結是怎麼斷都斷不了的，我看過黃伯的心臟，應該多少有一點連結，於是坦然地把手機號碼給他了。

一周後，公務機響起來自護理站電話，助理員問我說你是不是有一個叫黃伯的病人之前出院，正心想發生什麼事了嗎？接著助理員跟我說：他到護理站說要找一個留鬍子的年輕醫師，因為他把聯絡方式弄丟了，我們直覺想到就是你。這次，換我無言了…

（奇美醫院敘事醫學競賽第一名）

## 一場無輸贏的仗

在消化外科，無論是急診照會或是病人有異常，碰到幾種狀況怎樣都得立馬下決定：腸胃道穿孔併血行動力不穩、創傷性臟器損害併血行動力不穩以及腸缺血致壞死。

阿伯被家人送來的時候還能講些話，但鼓脹的肚子連外行人都能瞧出不對勁，血壓和意識在數字上還算及格，然而電腦斷層明顯的腸動脈阻塞和幾乎不顯影的右側腸壁都暗示著裡面狀況可能奇差無比，把隨侍在側的兒子拉到電腦螢幕前，即便對於診斷有相當把握，病情解釋這一塊我總是能多做就多做，畢竟簡短幾句話就要讓人決定開刀與否甚至生死一線未免太不盡人情，何況裡面參雜著聽不懂的專業術語跟完全沒有概念的數字機率，換個角度想，藉由多幾分鐘的互動，了解病人與家屬間的關係對於醫療團隊在後續治療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隨著資歷漸長，慢慢也頓悟出對於某些族群的病人，手術不一定困難，但後續可能面臨的併發症和長期治療有可能會拖垮一家人，為了搶救時間，外科醫師往往可以大筆一揮：這個就是立刻開刀，不開會死，在病人無法親自做決定的情況下，家屬只能毫無選擇地接受手術，畢竟個體誰也無法承擔說“不”的後果，為了減少這種幾近勒索的病情解釋，我會盡可能將家裡所有得參與照顧的人一次或分數次說明白，看見有些情感連結強烈的家庭，老實說，多少會增加一點手術作為解決問題的動機，反之，則會對未來照護有所保留，當然，所有的決策還是要回到疾病本身還有前人留給我們的經驗和數據。

刀子劃破肚皮，從皮膚到組織，一丁點滲血都沒有，強心劑努力地把周邊血液趕回中心，黑色腸子在

腹膜下呼之欲出，剪開腹膜，壓力像洩洪的大壩，網膜、腸子、腹水一哄而出，伴隨陣陣惡臭，我常跟別人形容：腹腔手術台上五味雜陳：胃穿孔有著經典食物腐敗臭酸的味道、大腸破裂則是細菌後發酵後的大便味，最難以招架的，就是佛尼爾氏壞疽 (Fournier's gangrene) 或者腸壞死的味道，後者除了組織壞死還帶有腸內物的酸敗，像是垃圾車遺落下的水漬經過太陽九蒸九曬後的味道。「前後拉看看剩多少，有沒有機會打斷再接起來？」學長指示下，腦袋瞬間轉過所有短腸症的定義，空腸幾公分，迴腸幾公分，有無迴盲瓣的保留等等，遺憾的是，幾乎所有上腸系膜動脈供應的腸段全壞死，藉由身體，阿伯再次告訴我們解剖課本上教的血管供應區塊，關起來吧，與家屬解釋過後我們做了一個標準的“剖腹探查”手術。等待轉床時，看著阿伯夾血氧的手指異常粗糙，新舊裂痕交雜，厚皮上又是一層厚繭。

手術室外，兒子坐在迴廊上。

「歹勢，遇著上毋好的狀況。」

「袂啦，恁也辛苦了，我阿爸討海人，脾氣原底就很拘執，多謝你的說明才使阮說服伊，予伊一擺機會…」

「是講，阿伯攏佇佗位掠魚？」

「平湖，阮是彼片的人，後擺有機會來行行」

「平湖，澎湖，聽說東北季風的時候，是會強到把船吹倒的程度，在那邊捕魚肯定不容易…」

這場手術如預期地沒辦法從鬼門關前拉回阿伯，但討海人的堅持向我示範了外科人所需要的擇善固執，即便過了很多年，從診斷到治療，從溝通到回饋，那晚至今仍歷歷在目，謝謝阿伯用生命與我們共同打了一場無輸贏的仗。

(奇美敘事醫學競賽佳作)

## 想來點超音波？電腦斷層？還是腹腔鏡全餐？

醫師節將近，一則醫療糾紛判決卻讓醫界再度鬧得沸沸揚揚，尤其在大外科系的醫師群組內，畢竟討論內容與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網路一張流程圖更是讓人笑著笑著眼淚就流下來了，上面寫道：遇到病人腹痛就醫，若醫師口袋裡有兩千萬，可以盡量完整地檢查詳細並嘗試保守治療，若無，則開刀一探究竟不得延誤…

細看出爐的判決書，事情大概是這樣的，一名婦人因下腹疼痛到醫院進行診斷與治療，A 醫師看完超音波影像認為是卵巢囊腫或膿瘍，於是收住院打抗生素進行密切觀察，沒想到當天晚上婦人右下腹痛加劇，值班 B 醫師認為可能是囊腫扭轉加劇，由於此診斷為婦產科急症，在與 A 醫師討論後安排婦人進行腹腔鏡手術，手術過程中，發現右側卵巢膿瘍合併嚴重

沾黏，與鄰近器官相黏難以分開，並且影響到周圍的闌尾與乙狀結腸，於是手術中會診大腸直腸外科醫師進行部分大腸切除和腸造口手術以保護兩段腸子的接口吻合處，遺憾的是，由於手術時間較長，併發罕見的氣體栓塞，雖經急救，婦人仍受不可逆的腦部損傷、喪失自理能力，家屬無法接受這樣的併發症或如同目前判決的醫療疏失？決定控告責任相關醫師。

25 頁的判決書中，法官依據上訴人的主張，將被上訴人（主治 A 醫師、值班 B 醫師、麻醉科 C 醫師）的醫療處置從診斷、麻醉、開刀到急救，拆解成一個一個的步驟，再將每一個步驟對比現行的醫療準則或是根據專家學者的意見判決是否有違反醫療常規，主要最關鍵的一段認定如下：婦人在「13:58」入院急診，主訴「右下腹疼痛」，血液檢驗報告顯示異常，「14:21」之抽血檢驗異常，「20:10」發燒及突然感覺腹部劇烈疼痛，懷疑有發炎現象，醫師即應考慮可能之疾病，闌尾炎屬於需列入鑑別診斷之疾病之一，醫師 B 卻在刑事偵查中自承其排除病人罹患闌尾炎之可能，醫師 B 未將闌尾炎列為應鑑別診斷之疾病，難謂無應注意而未注意之疏失，對婦人應成立過失侵權行為堪以認定。〈節錄自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7 年度醫上字第 24 號〉

我想，目前這場官司仍可上訴，暫不論定是非對錯，醫界普遍認為腹腔鏡鏡檢 (Laparoscopic exam) 手術是一種診斷兼治療的術式，在手術的同時發現問

題並找專科處理併發症實在是再合情合理不過。但是換個角度，病人端主張醫師 A 僅以超音波檢查，未進行電腦斷層掃描，即診斷婦人腹部劇烈疼痛係因腹部左側有 7 公分之卵巢畸胎瘤所致，其未排除有無罹患腹膜炎之可能性，即貿然決定施以腹腔鏡手術，造成嚴重傷害，不符合醫療常規，看到這裡，興許就能夠明白兩邊對於腹腔鏡鏡檢到底算檢查還是手術有極大的歧異，也是這場糾紛的主要因素之一，當然，如果今天人好好的都沒事即便不完全符合所謂的醫療常規，大概也沒有什麼糾紛，所以醫學教育養成的過程中，時常聽到一句名言：期望與現實落差越大，糾紛越大。

這是一個 102 年的案例，七年過後的今天，醫病關係更與以往不同，身為外科醫師的我也算是見證了這樣的變遷，每每接到急診照會有腹痛的病人，即便超音波八九不離十的肯定了某種診斷，即使臨床上我做完身體檢查、抽血數值也相信這樣的診斷，但是今晚我還是會安排電腦斷層，除了取得更詳細的解剖構造，也把剩下的不確定性排除，然而，多一分檢查，不代表多一分保障，長遠來看對醫療體系反而著實資源浪費，病人端也暴露在輻射還有等待的風險，另外，就是越來越厚的紙本文件，從最早的手術同意書，將疾病、術式及手術原因標明即可，漸漸加上一式兩聯的手術說明書，說明書上圖文並茂若無法滿足，我就會把家屬找齊，將影像病歷系統打開，標明位置、詳細解釋，要拍照、要錄音只要事先提出，我

都會同意，不否認講清楚說明白很重要，結果就是每一個手術最嚴重的併發症皆非死即傷，家屬聽了往往也一陣迷茫，最後還是要藉由主刀醫師的經驗做決斷，到頭來這些文件又淪為紙上談兵，但沒印出來又深怕上述案例產生的落差，唉～醫“生”好難。

凌晨一點，坐在手術房內等待麻醉中的闌尾炎手術，學長問我，這個病人有找婦產科看過嗎？我回答：沒有。學長再問：那你準備好 2000 萬了嗎？我回答：沒有，但我切了電腦斷層。

## 為大愛送行

行醫生涯，與死亡最接近的時刻，常常是睡眠惺忪時接起值班手機，依照指示來到某某病床前，將剛剛快速掃過的病歷串成一齣醫療短劇，然後以一個很突兀的角色說出幾句台詞後，結束短劇的最後一幕，當然，沒有什麼感人片尾曲，只有一張公版證明書。

偌大的手術房，幾個瞬間後，突然間安靜了下來，各個團隊迅速而有效率地將器官切下，包上冰塊，又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各自努力後，只餘低沉佛經不斷重複呢喃，連生命監測器發出的電子音也都消弭，畢竟再也沒有脈動可供偵測了，醫療團隊為求完整，利用 3D 列印出器官模型，物歸原處，填補滿空白的位置。餘下眼前是一道將近 80 公分的傷

口，沿著身體中線從胸骨一路到肚臍下，針起針落在蒼白的皮膚上，逐漸將綻開的傷口化為一道像是紅筆畫過的線條，掀開頭罩，再次驗證了黃皮膚即便毫無血色也永遠不會蒼白，而是萎黃，幸虧有貼心學姊的巧手補妝，面容有了些氣色，再添上新衣，總算體面了起來，不禁想起民間故事中的玄天上帝，胃腸洗淨後，感動天庭，升為神格。伴著輸送床穿過廊道，未至鐵門全開，留下來的人早已淚流滿面，團隊深深一鞠躬至上無比感激，最後的告別簡單而隆重，畫下了這段故事的句點。

此刻，新的五頁篇章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 平凡的一天

外科住院醫生時常得在大開刀房與門診刀房來回穿梭，哪裡需要人力就支援哪裡，門診刀相對來說不會是太複雜的刀，畢竟要在局部麻醉底下能做的事情有限，然而，門診刀也不全然是輕鬆的，因為醒著的病人永遠比全麻的病人來的緊張，所以常常得在下刀前快速地判斷每次的病人型態，有些人適合風趣地閒聊哈啦緩和情緒，有些最好一言不發咻咻咻趕快完成就是了。

阿姨告訴我們她自己坐計程車來，順著話題接續下去，怎麼沒家人一起，突如其來的哽咽告訴我們家中發生的噩耗，全國性新聞的那種，阿姨說她很喜歡

跟別人開玩笑，不然她不知道怎麼過下去，周末有空來山上可以坐坐，歡迎。

小姐很緊張：傷口之後可以提重物嗎？

「很重嗎？如果是金塊那沒問題，我也可以幫你提，哈哈。」

「那可以健身跑步嗎？」可以。

「我開車回去會有影響嗎？」不會，但是台南開車很危險，小心安全。人工血管順利完成。

阿伯依舊問了關於有了傷口之後可不可以勞動的問題。阿伯你做什麼的，賣早餐的。那應該沒影響我說。如果流汗怎麼辦，有差嗎？嗯...的確保持乾燥比較好，但幾乎沒影響。阿伯：我的早餐店開在小學對面，有空一定要來。好，小學對面菜市場附近，夠local我一定會去！下禮拜我有休假過去！阿伯：不行，聽你的話我決定休兩周...我：我有說什麼嗎？

回家後，常停車的地方架起了戲台，九月九太子爺生，平凡的一天不平凡地又過去了。

卷五 我、與兒子

外科醫師晚回家已是司空見慣，如何陪伴孩子對我來說曾是一大難題，幸好後來找到節奏後也共度許多美好回憶，回想曾經也問過自己：有小孩後會比較快樂嗎？先說我的答案：不會“比較”快樂。

網路上許多暖爸藉由經驗分享與小孩的互動，讓大家感受有小孩後的世界獨一無二，卻也有人馬上反應，沒有外援的情況下，小孩 24 小時黏著，分離焦慮使得大家不得安寧，的確，我因無外援時常是手忙腳亂，當初還自以為是地分享如何鬧中取靜找到一份屬於自己的清幽，但後續睡不飽是司空見慣，吃飯也如同作戰，終於，直到兒子搖哄入睡才稍微鬆懈，氣力放盡之餘總會冒出疑問：為何生小孩？生小孩快樂嗎？兒子熟睡的臉龐雖然可愛，但是並無法回答問題。

然而，就在他漸漸開始有喜歡、不喜歡後，你會思索他的喜歡、不喜歡是否其來有自，是參考誰的動作還是新創屬於自己的節奏？注意到今天跟昨天有著細微的變化，或是昨天還不明瞭的指令，一天後能夠將垃圾投入桶裡。我突然想到，我們在各種領域的滿足與快樂不就來自於一個一個的成就？我會了一台刀，多爬了一座山，只不過有了兒子，看著他學會了新技能，一起嘗試新的活動罷了。

對我而言，有了孩子後，不過就是經歷不同的挑戰，至始至終面對新事物的動機從未改變，也就沒有所謂“比較”快樂了。

## 逐漸淡去的“我”

轉換成父親角色後，生活中，“我”的成分逐漸淡去。家中角落被玩具蠶食鯨吞，從沙發上排列的車車到陽台內的巨大沙坑，連最後該是固若金湯的書桌也成為幼兒園行事曆的展示空間，吃東西也是，披薩雞排這種好快樂的食物幾乎在家中絕跡，冰箱飲料大多是果汁或鮮奶，出門遊玩則得花些心思，一天的行程，通常要規劃上下午各自獨立，中間安排一段中長距離移動可以在車上小憩，地點最好有樹蔭，人盡量不能太多等等 ...

生日對小時候的我來說，畢竟有個殷殷期盼的意義存在，過了十二歲，大概離告別小學不遠了，十八歲生日時，代表著即將可以行使某些權利，要登大人了！然而到了三十二歲生日，我實在無法具體描述它會跟三十一歲或是未來的三十三歲有什麼太大差別，原本索性就這樣過了，但是非常謝謝，謝謝工作同仁以及開刀房夥伴的驚喜，對，這該是一篇相當遲來的感謝文，但如同前面提到，身為“我”的角色逐漸淡去後，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時間來表達感激得等一些時間。

很多人大概都知道近幾個月的我實施著早睡早起的作息，爭取一點點的時間，看點書，整理照片，寫寫文章，讓“我”盡量維持著一些原本的輪廓！

## 環山音樂會

久久一次的長假，又逢國外疫情肆虐，索性帶著一歲半的兒子再次環島，八天七夜的旅程，參考網站遊記分享，無論是大武濱海步道或是長濱金剛大道，都讓我深深感受到台灣各地小鎮的美麗與獨特，旅行尾聲，我們計劃花蓮的太魯閣國家公園，一來壯麗的峽谷著實魅力無窮，二來想起小時候父親也曾經這樣開著車載著我來此家庭旅行，敘述著他年輕時參加救國團健行的零零總總，身分轉換成為爸爸的我，載家人來太魯閣列為必做的一件成就。

穿越醒目的東西橫貫牌匾後，一路驅車至天祥，道路外側，立霧溪深切的峽谷讓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沿途電線桿上飄揚的湖水綠旗幟，讓人不注意也難，上頭寫著太魯閣峽谷音樂節，原以為這樣的音樂節是近年地方創生的產物，並不以為意，下山途中，遠遠一雙招呼的手，是國際的搭便車手勢，在國外自助旅行受惠良多的我，決定減緩速度，載人上車，乘客是名約莫六十出頭的阿姨，她錯過了台灣好行巴士，得等上一個鐘頭，聊天時，她說她連續第三年來太魯閣，不為別的，就是要來聽這場音樂盛會，回到飯店後瀏覽了有關音樂節的資料，與家人交換意見，決定再上太魯閣參加這場一年一度的盛事。

太魯閣峽谷音樂會，創於 2002 年，今年邁入第 19 個年頭，構想是藉由音樂的展演讓更多民眾領略太

魯閣豐富的層次，每年除了演出地點會作更動外，主題及表演形式也都各具特色，今年主題為「天地樂章，詠唱自然」，所以邀請了太魯閣族著名音樂家伊祭·達道演出，翻找過去節目，音樂節居然也曾在清水斷崖舉辦過，實在是太驚訝了，所以為了能有好精神聆聽，夜晚早早入睡。翌日，驅車前往新城火車站搭接駁專車，因為主辦單位實施交通管制，只有接駁公車能夠上太魯閣台地，十分鐘一班的班次，相當方便，九點整我們已坐上巴士，前往表演場地的路上。

會場舞台坐落在台地的草皮上，群山環繞將所有參與人員緊緊擁抱，時間一到，表演正式開始，由十鼓開啟一天的序幕，無配樂的鼓聲在大自然的共鳴箱中，層層疊加，效果非常地好，半身高的兒子開心地隨節奏擺盪身體，接著由伊祭·達道領唱太魯閣族母語，雖然無法確切理解歌詞內容，但溫柔的旋律著實感受他對故鄉的真誠及音樂的熱愛，除了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台下的人，或坐或臥地在草皮上，用最舒服的姿態將身體交給自然，我想這也是來到峽谷音樂節才能夠獲得的完全放鬆吧！聽完了無國界樂團表演後，行程因素無法待滿全場實在感到遺憾，但有過這次的經驗後，我想未來的秋分之際，或許就會像便車阿姨，將峽谷音樂節列入年度完成清單之一！

## 拜訪拔仔庄

出太魯閣後南下縱行台九線，分隔島鮮豔飄揚的旗幟吸引了目光，細看是「光彩拔仔庄」的廣告，位於瑞穗富源村的客家年度活動。過去旅行時，曾拜訪許多散佈在花東縱谷的客家村，像是以菸樓聞名的鳳林鎮，或是吉安鄉的好客藝術村，這些移民來自於許多不同時期，有些是清領末期從西部丘陵遷徙而來，有些則來自日本移民村的招墾，然而移民日久，逐漸落地生根，成為這塊土地上住民。

車子駛離幹道來到富源村，秋季陽光下班的早，五點多只能依稀看到庄頭北面巍峨的山影，活動現場保安宮朱紅的牌樓矗立著，在矮房中獨樹一幟，讓人想錯過也不容易。保安宮主祀霞海城隍爺，是花東一帶歷史最悠久的城隍廟，黑底金字的善惡分明正是城隍最好的寫照，也是拔仔庄的信仰中心，拔仔庄地理位置大概是今天的富源、富興和富民村以及大富村居民共榮的生活圈，據當地族群的說法是：社區北方大山貌似樂器「鉞」，故當地稱「拔仔」村。

光彩拔仔庄的活動在熱鬧非凡的歌舞表演中揭開序幕，由身著阿美族服飾的舞者們帶來慶祝豐收的傳統舞蹈，背對著廟宇獨有的燕尾脊和飛檐，畫面看似衝突但理解背後的移民因素後無不讚嘆土地上族群融合的美好，而這些舞者多來自迦納納部落，部落因為地處台地上，形狀像個籃子，故被稱 Kalala。部落建

立年代久遠，曾經因布農族的侵擾而一度廢社，當清朝在瑞穗設治，迦納納不再受到侵擾，因而部分族人遷了回來。以目前來說，部落以拔仔遷來者居多，也有許多人就此留在拔仔庄至今。

突然間，站近些的我們被水花噴濺到，原來是水舞開始了，水舞活動每逢半點會表演一次，搭配著背景音樂，時而古典、現代，時而傳統、流行，依節奏做出不同的變化及呈現，讓底下所有觀眾目不轉睛。除了精彩可期的水舞秀，活動單位連結了許多在地物產，像是舞賽檸檬汁、白川薑黃粉、小屋紅藜還有熱門的三代肉桂捲，讓各個社區和小農們有個可以展現的另類“舞台”，表演告一段落，來杯酸酸甜甜的檸檬汁實在是相當過癮，沿著廟埕四處走走，樹下坐滿了茶餘飯後來聊天的長輩，老夫婦相依著到香爐前拜拜，孩童們利用各種物件玩耍著，心裡不禁想著：一場在地活動，讓我看見了旺盛的地方活力與欣欣向榮的台灣角落！

## 夜宿紅樹林

蟲鳴唧唧，水聲陣陣，看著帳篷穹頂透進來的月光，思緒如煙飄的好遠好遠，飄到闖蕩世界各地那年，不過如今，不再是一人，兒子與太太舒舒服服地一夜好眠著。

台灣由北到南，擁有極長的海岸線，環境相當多

樣化，地理課本時常提到河流與海水交界間，由於潮起潮落，土壤鹽鹼值變化大，生物若要在此生存下來，必定要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動物尚且能夠藉由移動選擇棲地，植物則必須靠著獨特的演化，頑強地活下，一片又一片的紅樹林成為優勢物種，台灣最有名莫過於淡水的紅樹林，往南邊走，新竹的新豐生態保護區則在近年成為許多遊者口中的秘境，海堤上的許多餐車，不禁讓人聯想到古巴哈瓦那的濱海大道，台南則以位於台江的四草紅樹林聞名，發展出坐船徜徉紅樹林的慢旅行，而北門雙春的紅樹林，也是相當具有特色，除了同樣可以搭船遊憩外，最期待莫過於可以夜宿紅樹林間，享受獨一無二的生態體驗。

下快速道路後，漚汪再往西走，過南鯤鯓代天府，兩旁盡是水鄉澤國，魚塢養殖？地層下陷？抑或百年前的倒風內海遺址？不得而知，不過沿著南2縣道走到底，就可以抵達雙春濱海遊憩區，我們先到隱藏在紅樹林間的木棧道散步，閱讀解說告示牌，原來除了常聽聞的水筆仔外，紅樹林植物包括紅海欖、海茄苳、土沉香等等，這些植物在園區裡都能觀賞的到，紅樹林稱之為紅除了樹皮略顯赭紅外，剝下的樹皮經過萃取能夠製成紅色染料。約莫四點，我們來到遊船旁集合，一天兩個班次的遊船，嘗試由水路觀看不同的面貌，開船大叔除了詳盡介紹紅樹林生態，此行遊船更不能錯過台南版忘憂森林的景致！大叔說：數十年前政府在沿海廣植木麻黃為了減少土壤流失，沒想到養殖業的密集導致許多地區地層下陷，也

包含了雙春這裡的防風林，由於根系都浸泡在海水之中，植物陸續枯死，成了現今的枯木奇觀，在攝影者眼中或許是美好的畫面，但我想這背後卻是自然給我們的一個警訊。下船後，天色漸暗，隨意用過晚餐，突然一群半身大的孩童抓著網子就往海邊衝，剛剛的開船大叔瞬間化作生態解說員，讓遊客認識潮間帶的生物，我與小子當然刻不容緩的跟上。

適逢退潮時刻，沙灘上充滿密密麻麻的小沙球，遠遠看去好像祕魯納茲卡線，小點與小點間形成各種美麗圖案，原來它們來自沙蟹的傑作，如果大一些的洞，極有可能是招潮蟹的住所，另外，生態解說還提及許多無論是在海裡游的或是天上飛的生物名稱，短短的海岸線，蘊藏著無窮的生命，即便看似廢棄的漂流木，上面也住滿了成堆成群的節肢動物，潮間帶多樣性，令人讚嘆！回到帳篷內，小子經過一天的放電快速睡去，秉持著到戶外就少用 3C 的原則，看著帳篷穹頂透進來的月光，今晚，我想來點紅樹林的聲音。

## 認識百年鹽場

台江內海在 17 世紀時為台灣西南部的一座潟湖，簡稱台江，坐落在現今安南區西側，百年來滄海桑田，由於河流改道、氣候變化等等多項因素之下，內海景觀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泥灘地。這樣的泥灘地，除了開闢成魚塢養殖，西南沿海一

帶，因為日照充足、乾濕季明顯，鹽業也成為發展重點，北至彰化鹿港，南至屏東東港皆有過去鹽田所留下來的痕跡，其中，台南最著名的鹽田景觀就屬巨大的七股鹽山以及拍照聖地井仔腳鹽田，不過若提到哪裡是台灣第一個製鹽的工業區，那就是位於安南區、台江國家公園裡的“安順鹽場”了。

安順鹽場 1923 年竣工，適逢百年紀念，有別於其他鹽場多由民間籌組而後被會社所併購，安順鹽場在日治時期是臺灣製鹽株式會社第一個專為製鹽而設置的工業區，所以廠區內有完善的辦公廳舍、宿舍，裕仁天皇更曾親自視察過這個“台灣第一”，後來員工眷屬日益增多，在廠區外圍逐漸形成了“鹽村”的規模，國民政府接收後，各方面基礎建設推動，設立了鹽工診療所、鹽工之家，包含了理髮廳、福利社和俱樂部，提供醫療、民生及休閒娛樂設施，據當時文獻記載，登記加入鹽場的鹽工有五百多人，加上眷屬有近千人的規模，相當熱鬧！然而，工業化的興起，鹽業人力無可避免地被機械取代，而後國家以進口代替生產的製鹽策略調整，90 年代末期，安順鹽場關閉、鹽村遷移，留下的建築慢慢傾頹。

鹽田雖然廢棄，但舊台江內海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環境保護的意識抬頭，從最初的四草生態保護園區到現今的台江國家公園，不難看到對自然生態的重視，以黑面琵鷺為首的許多的冬候鳥在冬春之際都會飛來四草濕地過冬，亦吸引鷓鴣科、雁鴨科等多種

鳥類棲息，因而有「水鳥濕樂園」之美名，野鳥協會在這裡也設有據點，每個周末都有義工大哥大姐熱情地為民眾和小朋友解說各種鳥類特徵，此外，據點的位置就在原安平出張所裡，加上隔壁鹽工之家改建的台江鯨豚館，在百年古蹟裡認識這塊土地百年的變與不變，別有滋味！

除了自然生態和古蹟整建，近期最大的改變就是安順吉鹽故事館開幕，建物原為鹽場員工宿舍，經整修後做為鹽業文化展示場域，有別於單向說明的平面展覽，故事館設計有許多巧思，讓參觀者多了許多趣味，仰望天花板可以看見倒立船隻的燈飾創意，俯瞰地板，腳下踩的是以馬賽克磁磚拼貼出來的鹽場地圖，色塊示意不同的曬鹽規劃，不稍微研究，可能還無法參透，硬體外，館內有踩踏水車的裝置，讓兒子體驗踩踏水車引海水的辛苦，搭配牆上的彈珠裝置，互動性與娛樂性皆高，參觀完故事館，來到園區外面的體驗區，嘗試將雙腳浸潤在曬鹽池裡，堅硬顆粒的觸感及沁涼透徹的海水，面對即將而來的夏日，先稍稍過個涼癮。

## 嘉南大圳溯源

2021 為嘉南大圳開工滿一百年，為了紀念八田與一技師與其留在台灣的志業，烏山頭水庫舉辦了一連串追思活動和老照片展供前往的遊客可以了解百年圳流的歷史與改變。八田與一園區位在於烏山頭

水庫的入口處，下交流道後很快即可抵達，為當初八田與一與技師群在建造嘉南大圳時的住所，住所建築已登入為國家文化資產，是標準的日治時期官舍建築，裡面包含起居、服務性空間及玄關、緣側、廊道等，而為了應對台灣風土氣候的獨特性，像是梅雨季，潮濕多蚊蟲的環境，在建築上強調通風與防蟲等條件，所以牆身為編竹夾泥牆外覆雨淋板，地板挑高，與地面固定距離設置氣窗，以保持通風。

園區內，日式庭園造景讓人賞心悅目，兒子在榻榻米上或走或爬也相當舒服，由於許多地方皆披覆草皮，即便襖熱的暑假，只要選定一棵大樹下遮蔽，就能夠放鬆休息一整個下午。園區雖不大，但水池、小橋還有防空洞一應俱全，再適合放電不過了！離開前，去附設的販賣處帶走一罐八田燒酎，原料來自於烏山頭水庫的水以及嘉南平原所生產的米。

台灣地形南北狹長，河流大多東西流向，人車想越過河川，必定要搭建橋樑，同樣地，嘉南大圳完工後，圳水若是要跨過河流，也必須修築渡槽橋，也就是俗稱的水道橋，坐落在嘉南平原的水道橋共有七座，各具特色，包含最近剛修復完成的曾文溪渡槽橋。不久前與兒子參與山海圳國家綠道健走活動，其中一段的“大圳之路”正是沿著水圳漫走，從農田水利會官田工作站出發，不一會兒即走上由堤岸道路改建成的自行車道，兩旁圳水陪伴，可以一覽嘉南平原稻禾豐收的金黃美景和遠處的台南群山。第一座官田溪渡

槽橋為混凝土基座，搭配洗石子梁柱，渡槽則是鋼構材質，雖然整修後無法直視橋體本身，但百年前的美感依稀可見，再行幾百公尺，就會碰到渡頭溪渡槽橋，幾乎是小一號的樣板，但旁邊厚重的橋墩著實讓人體會樸實之美，順著平整的鐵馬道，蝸牛、蜈蚣、粉蝶相作伴，兒子來回奔跑，一點都不無聊，三公里的距離在在邊走邊玩的情況下很快地結束，一個轉彎後，壯觀的曾文溪渡槽橋在面前呈現，寬兩米總長約340公尺的橋身，是7座渡槽橋中最長的一座，橋面下層鋼製的華倫式桁架，由三角形和方形的幾何設計建構而成，在藍天背景襯托下遠望著這座橫跨兩岸的大橋，思忖百年後的今天能夠一望這美麗身影，真的非常幸運！

隨著圳水來到獲選2021台灣經典小鎮的官田區，除了品嚐名聞遐邇的鮮甜菱角，官田區近年來也不斷力求產業轉型，菱角殼的再活化利用成為生物炭甚至除臭、吸附雜質等多功能，“黑金”美名不脛而走，產業的活絡發展，也讓地方創生有了眉目，今年年初，位在隆田火車站站旁的文化資產教育園區正式啟用，園區主建物的南北倉庫來自於日治時期鹽業轉運所需儲存的建物改建，進到北倉，可以融入「嘉南大圳」主題式的沉浸劇場，在這裡，大朋友看門道：藉由劇場可以理解當初烏山頭水庫建築的生活背景以及水圳渠道的運作原理，小朋友看熱鬧：光是追逐蒸汽火車就能好好放電，日、夜不同場景的交替，栩栩如生，讓人完全沉浸！此外，來園區另外一件非得做

的事就是在水圳戲水，然而，水圳水的排放與天氣息息相關，若是連日大雨，田地受到足夠雨水滋養，大圳水就不會排放，但若雨水不足，藉由大圳水的調節，農地擁有足夠的水源灌溉，不再“看天”，我們到此一遊的時候碰巧是連日大雨後，所以溝渠裡沒什麼圳水，但園區貼心地準備了兩個大游泳池，讓兒子仍可以在裏頭一消酷暑，雖然小小遺憾，但這樣的安排也讓我能夠給小孩很好的一個生活教育，包含歷史、包含文化以及嘉南大圳的智慧。

## 品嘗淺山小鎮

提到台南玉井，十有八九的人肯定可以立馬說出到芒果、芒果冰，腦中一浮現那金黃果肉搭配沁涼的刨冰口感，夏日酷暑一掃而空，而玉井之所以有芒果之鄉的美稱，冠蓋全台數一數二的種植面積當之無愧，然而，除了可口的芒果冰，玉井糖也曾風靡一時，過去日治時期包括舊台南縣的“南瀛”區域有著九大糖廠，北邊從後壁烏樹林糖廠，南至仁德車路墘，最東邊的正是玉井糖廠，依傍著後旦溪而建造的製糖廠區周遭可種植的腹地不大，但盆地地形讓玉井小鎮獨樹一幟成為鄰近甘蔗產區的集散地，工作機會增加之下也聚集了相當的人口，甚至還曾經有戲院的設立，不過隨著國際糖價大跌，玉井糖廠也在合併後關閉生產線……

為了延長盛夏的尾韻，搭配各處活絡的地方市

集，淺山市集在舊玉井糖廠前盛大開辦，看著旗幟上寫著淺山兩字，原以為是搭著日式風格想吸引遊客的宣傳方式，然而在查找了資料後，原來海拔 1000 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區又稱為「淺山地區」，它們不若高山難以到達，而是接近人類生活圈的生態系，台南地區包括白河、東山、楠西以及玉井皆屬於這樣的地理劃分，於是在玉井辦的市集自然而然就稱為淺山市集了。市集沿著樹糖路兩旁設攤，販賣著鄰近鄉鎮在地小農的特產，像是玉井芒果乾、東山龍眼蜜、白河蓮子粉等等，攤販背後建築為 2015 年由糖廠招待所改建而成的「噍吧哖紀念館」，並加入台南市立博物館成為四大館舍之一。噍吧哖紀念館為傳統的日式官舍建築，墊高的基座和雨林板外牆因應台灣潮濕多雨的氣候，過去由於招待所肩負著社交功能以及外賓接待，所以除去辦公的功能外更增添了怡情養性的景觀設計，廳舍旁的小橋和流水、不知何時被老樹攀附的古樸圍牆，日式庭院造景完整且優雅地保留下來，來到了建築內部，空間雖不大但藉由良好的動線設計，層層指引，將焦吧哖事件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記錄這段屬於玉井、屬於淺山人的抗日故事。

除了建築內部有清楚記載事件始末的圖文外，外側有座由紅磚構築而成的「靜默之聲」紀念牆，長度 100 公尺，以「靜默的地景、無言的陳述」為創作主軸，鑲嵌 2833 塊紅磚，象徵 2833 位可考據受難者，紀念牆有些地方仍遺漏缺口，原來除了“榜”上有名的受難者，還有著太多太多沒被發現或者資料不

全的死傷，只能藉留白為他們留下一席之地。離開糖廠區域，順道走走玉井的信仰中心 - 大武壠北極殿，過去也曾為礁吧呷事件臨時拘留所的北極殿，主祀玄天上帝，傳說其收有龜蛇二護法，而廟中放養的烏龜為玄帝足踏蒼龜之象徵，至今仍然可見烏龜爬行與廟宇中，此外，交通中心的圓環旁也繪有事件相關的精緻壁畫，讓玉井小鎮，除了有糖，有芒果還有深刻的文化與歷史！

## 出海口的地方攝影展

台灣至少有兩個行政區名為台西的地方，一個是雲林縣台西鄉，另外一個則是在彰化大城鄉台西村，畢竟都名為台灣之西了，想當然耳這兩處地方都靠海，屬於臨海地方。

雲林台西對在地人絕對不陌生，畢竟從小只能坐台西客運到相對都市的斗六，國高中也都有來自台西的住宿生同學，另外，那時不諳世事，知道西螺有西螺米還有大橋，虎尾有糖廠還出產花生，台西什麼沒有黑道最多，不曉得何時開始存有這樣的刻板印象，長大後鮮少再坐台西客運，北漂南返就這樣越過中部，倒是這幾年很喜歡收集紀實攝影的書籍，當時鍾聖雄、許震唐老師的“南風”剛出版，裡頭黑白分明的“現實”比起阮老師遙不可及的“人與土地”系列更觸及深一層的想法，看過他人評論，同感後者藉由純樸農鄉來反省、批判都市，卻沒有能力提出農村

遭逢及面臨的問題，前者則一步一腳印，收集正在或已經發生的傷害，試圖改變些許現況，而南風一書的創作之地，正是大城鄉台西村。

某年暑假，畢業後回虎尾準備國考，適逢南風結束科博館特展來到縣府，花了一個下午抽離考試的鬱悶，反倒陷入諸多情緒的迴圈，當前藻礁問題影響了環境保育，獲得了國家級的關注，而攸關一整個村莊健康衛生的問題卻只能零星發聲，得證：沒有純粹的是非對錯，一切唯有利益。攝影展幾乎將攝影集內容搬上檯面，搭配文字，可以知道台西村受的汙染與影響，搭配文字，可以知道台西村受濁水溪孕育百年，仍留存拜河神的民俗慶典，搭配文字，可以知道河神有拜有保庇，過去台西村西瓜瓜瓞綿綿，鰻苗年年豐收…

不久前，興起一股追尋大河出海口的念頭，帶著兒子終於來到這個台灣以西之地，紅磚灰瓦，要不是有著曾經這般的連結，這個臨海小村莊大概也就這樣罷了，濁水溪北岸，由於上游各種的攔截和栽種，河道變得極為寬廣，廣到無法看見匯入大海的模樣，河堤上，遠處整片礫石雜草，倒是環保署的空氣監測站聲響不斷低鳴，瞥見圳溝旁不起眼的指標寫著影像館，心裡嘀咕走入其中，那是個左右護龍完整的三合院，交談瓜子聲不絕於耳，碎石頭地的聲響讓動作停止，似乎習以為常有這樣闖入的不速之客，連忙道歉但身體又更往裡幾步，一幅全開作品掛在正立面，突

然冒出奇特的聯想：好似某些故事，探險家來到原始部落，卻發現一台高科技的飛行器矗立其中，形成強烈對比…

展館空間有限，無法將當初所有攝影作品掛出，大部分只能堆放角落，此起彼落的，室內光線昏暗，作品不是挺清楚，空氣及作品中皆堆疊一層厚厚灰塵，攝影師留下了影像，留下了故事，但似乎無法如願牛轉乾坤，新春氣象，上頭留著正副總統署名…

## 來查畝營，為王送行

柳營舊稱「查畝營」，到底是查畝還是查某時至今日仍有不同說法，支持前者認為當初是專司農地之丈量與分配的軍營住紮此地，因為「查畝」，支持後者的人提到：鄭氏軍隊以「二十八宿」作為編制，此地為「女宿鎮」屯營之地，所以應用「查某」，直到日治時期，劉姓家族為此地大宗，於是地名改日語音譯柳營，至今劉家洋樓及古厝仍保存完整。另外，位於市鎮中最大的信仰中心莫非奉祀「遊王」的代天院，誰是遊王？為何是代天院不是代天府？短短一段話，居然包含著許多問題，柳營實在是充滿故事的地方。

遇到代天命名的廟宇，實際上可以與其他地方的代天府作為連結，也就是“代天巡狩”的王爺系統，「巡狩」是古代皇帝巡行視察國家疆土的制

度，然而中國幅員廣闊，皇帝不可能親自踏訪每吋土地，所以就有了代替皇帝巡視國家的官員，而民間文化也將這套官僚制度平移模仿於信仰系統，於是王爺成為奉玉皇大帝旨意，巡查人間的神明。供奉這樣王爺的廟宇，就會以“代天”作為名稱，然而由於柳營所祭祀的遊王神格極高，廟宇等第是玉皇大帝的直轄樞院、茲宰府郡，所以起名代天院。然而遊王又是哪一位神明呢？大家俗稱的五府千歲，無論是「李、池、吳、朱、范」還是「朱、雷、殷、金、蕭」都是有具體姓氏的千歲爺，但柳營的遊王並不在此分類，也沒有文獻特別提及遊王的由來，但代天巡狩的特性就是遊府吃府、遊縣吃縣，久而久之民眾也習慣敬稱遊王。

過去我在新營當替代役時曾聽聞：「新營有廟不做醮，查某（畝）營有錢不做廟，鹽水有錢不造橋。」字面上的意思外，許多人探究為何柳營三年一科就會為遊王公做醮，如此虔誠的地區信仰卻不幫遊王建廟，而是以「一座香爐、一座王令」，輪祀於信徒宅第，要知道，在農業社會為主的時代，建醮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可不亞於搭蓋廟宇所需要的資源，這樣的俗諺直到代天院的建立才被打破，當初一說是地理環境不適合，但地方上更喜歡遊王因生性淡泊，傳論只要百姓好就好，無須為祂的住處而煩惱，即便住民宅也無妨的說法。民國六十年，代天院落成後，地方民眾維持著每逢「子、卯、午、酉」三年一次的王醮大典，更特別的是，即便民眾有心，代天院為遊王建醮仍需先請示玉皇大帝首肯，所以會從農曆七月一號

開始鑼壇大典，進行方式由各庄出人擊打鑼鼓，24 小時不間斷直到乩童開示，這個儀式到現在還持續進行著，但因社會風俗習慣變遷，縮短了敲擊時間。

王醮時間確定後，接著緊鑼密鼓一連串的動作，包括建王船、恭迎鑿醮的三位王爺、豎燈篙、過黑山、敬拜豬公、旨王大典最後送王，為期好幾個月的儀式要到送王那刻才正式告一段落，近年來，對於文化認識的意識興起加上傳播媒介的渲染，大家可能不知道代天巡狩的意義，但肯定聽過燒王船，甚至有些文宣主打著王船祭，事實上，送王（燒王船）是所有儀式中的一個環節，送王當晚，由道長主持科儀，並進行點艙儀式，確認每一項上船的物資和項目，廟方廣邀許多不同劇團演出來酬謝神明這幾個月的辛勞，無論是牌樓正前方的康樂台，廟埕廣場上，或是隔一條街的空地，五光十色、好不熱鬧，最後在乩童帶領下請三位建醮王登船，火燒王船後，才算圓滿達成這次巡狩的任務。

## 海邊的蒙古包

凌晨五點，來到蘭陽溪出海口的小廟，灰色山影倒映在紫色水面上，原以為這時間該是安靜的，不過熱鬧的舟筏往來，彷彿陸地與水面是兩個相異世界，帶著相機的異地人很快就格格不入，小廟旁晨起的長輩可能看出了我的侷促，也或者鮮少外地人在這個時間闖入這裡，總之，幸虧長輩的偕同，真正來到出海口沙灘。散佈在沙灘上的“蒙古包”，來自各種回收利用的建材搭建而成，廣告帆布尤為大宗，五顏六色的色塊拼貼起來像是印象派也像是強調色彩的畫風融合，一頂帳篷來自建案廣告：幸福落成，在近百頂帳篷中尤為突兀，現實往往如此荒誕，細看這些蒙古包，可以發現一些差異，近海主要是工具收納，規格往往較小，形狀各異，近岸主要作為休憩搭伙，空間較大也時常連成一排，像破風手一般，總要幾帳能夠阻擋海風吧。

紀錄片裡到此地的補鰻人，多來自台東花蓮的阿美族，少數在地人，以及一些移工，每年十一月至二月到此“撈金”，汛期的夜晚，以最傳統的手拉網，賭運氣也搏命，然而今年遇到日本外島的火山爆發，東部海面漂浮了許多細細小小的浮石，據說影響甚鉅，是更需要運氣的一年。與長輩逛了一圈，幾縷輕煙升起，早餐搭配不是咖啡香，而是小發財車的汽油瀰漫…電影情節般的遊牧民族，在小島一隅成為暫時依海的人。

## 給兒子的一封信

明天將是一個里程碑，從上學這一刻開始，你將踏入社會化的第一步，然而，對我與媽媽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兩年半來，媽媽與爸爸一直都陪伴在你身邊，只有幾兩次的時間讓你住在外公外婆家，一次墾丁，一次媽媽打疫苗身體不舒服。

對於期許，媽媽與爸爸會盡量、盡量始終如一：身體健康、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讓你完成你想設定的目標，無論是現在從草皮驅車而下，還是未來的展翅高飛！這一週，媽媽為你準備了好多的東西，印有名字碗還有杯子，刻了一個旋轉出印的名字印章（爸爸自己的醫院章還是手動補紅墨水…）以及準備好上學的其他必需品（玩具車、枕頭還有被被），這些東西都代表你即將擁有自己個性和想法的個體，如同你剛學會說話時，要或不要都是你跟外界表達自己的喜歡與討厭。

時間真的好快好快，點點滴滴就像帳棚裡的車子越積越多，不知從何說起，但確確切切地存在著！



# 成為完整的人

---

作 者 | 廖得凱

主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張麗善

總編輯 | 陳璧君

副總編輯 | 陳良駿、侯博震、陳文祥

執行編輯 | 高淑怡

封面設計 | 楊忻宜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 段 310 號

電 話 | 05-5523196(圖書資訊科)

設計印刷 | 天祥行・元祥印刷廠

地 址 |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129 號

出版日期 | 2024 年 10 月

電 話 | 05-5332365/5345163

定 價 | 300 元

G P N | 1011301220

I S B N | 978-626-7270-90-5(精裝)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成為完整的人 / 廖得凱 著 — 雲林縣斗六市：  
雲林縣政府，2024.10  
面；公分  
ISBN 978-626-7270-90-5(精裝)

863.55

3014117